

春雨樓初刪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讀鄞志董小鈍先生傳深惜其據行狀僅論其政蹟而不一及其學術傳者之隘也先生爲謝山大弟子謝山固嘗以有用之才目之然所施爲僅僅止此先生有不屑者焉先生之大者在傳雙韭之學今其文集所載如論深衣論廟制及禹廟記繆之類皆深於禮者辨南寧三江講開復甬郡三喉之類皆熟於水利者記陳秀才事書樂平志張彥芳傳後浩氣吟跋與夫寄屠法田論吾鄉明季諸公立祠祀書皆表彰節義者又如兩

春雨樓初稿

序

一四明叢書

續圖本

次奉書某君論修四庫全書一謂當彙爲書目勒爲定本使後世作僞之士如張天覺劉炫之徒無所施其伎倆一謂謬託於經而不可言經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皆工師游戲之筆又如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張九成之論語詩字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其去畱當先著凡例此尤精於經義者也若夫粉社掌故如燕京三里河醉家灣鄞縣館及郊外殯舍不讀其集幾無人原其始者且當文網嚴密之時鮎埼文字存而未

刊其答范莪亭書述邵海老言他日盛行必在曝書亭  
之上又答蔣柳汀書有云禍患者天之所爲豈人之所  
能避哉義正辭嚴讀之懷懍然有生氣然則傳先生卽  
所以傳雙韭而先生之文雖不及樗菴之疆健卓然有  
功於雙韭雖樗菴有不逮焉斯集藏諸伏附室久矣壽  
鏞爰取而付梓且著其學行焉抑考鄞縣藝文志曰紅  
雨樓文稿十四卷一名春雨樓集然讀其自序蓋年過  
三十之作春雨樓集蓋合先後著述而成者也今曰初  
刪稿又削其繁矣因並論之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

濟雨樓初刪稿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張壽鏞序

鄞縣志本傳

董秉純字抑儒一字小鈍竑之子受業全祖望好談政

治

齊佳士撰行狀

祖望目爲有用之才

蔣學鏞答小鈍書

乾隆十八年

以拔貢需次京師久之補那地土州州判

四明談助

那地本

猪獐雜處雍正八年始立漢官其俗喜唱蠻詞男女野

合甚至棄夫不顧其夫家知覺則採取毒草自戕秉純

乃親爲曉諭

行狀

禁蹋歌鬼師剷除毒草

蔣學鏞撰壽序

集鄉耆

朔望講鄉約俗爲之變那地山多田仄禾收甚歉秉純

出示兼種二麥編氓賴以活州治西南二十里有大山

春雨樓初稿

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壓溪溪水穴山而出遇大雨水漲不能驟洩東南之田

常被淹沒秉純謀所以洩之之法并爲築隄以防衝決

其地生員不滿十人童子應試者僅三人詢之則以應

考者惟官目子弟得與百姓不得列焉乃力勸土官破

格招徠那地生童始多

行狀

在任八年

談助

歷權天河縣上

思州事天河自唐建縣以來土子未有肄業所秉純葺

文廟創建鳳岡書院延掌教集諸生誦讀作學規四條

一敦禮讓二明經術三習詞章四嚴賞罰揭之講堂俗

尙巫覡僞造符呪經懺立教主斂錢惑眾秉純嚴革其

習在上思見丁祭禮器殘缺儀文簡略卽爲增修州地  
閒曠民不知種命樹瓜蒞之屬以資食用且令陸地徧  
栽桑麻民皆得挾纊列生祠祝焉尋擢甘肅秦安知縣  
秦安風俗好爭鬪每因小忿不恤身家罹大辟者歲不  
勝計秉純刊布律例頒四鄉父老令其宣明勸化關風  
漸止城北十里有鎖子渠淤塞數十年力濬成之書院  
無資產時有作輟秉純集眾捐輸得千金買田五頃入  
之奇零沙磧爲民間所私墾而難責以陞課者勸令少  
輸地租歸作書院經費落成於乾隆五十一年春因題

春雨樓初刪稿

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春雨書院復念各鄉肄業者遠不能集爲建隴城玉  
山河陽三義學五十三年以疾歸里卒年七十一

行狀

春雨樓初刪稿目錄

清郵 董秉純抑儒撰

卷一

碑記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春雨樓初刪稿

目錄

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五

贈序

卷六

疏引

卷七

志銘

卷八

狀傳

卷九

祭文

卷十

雜著

秦雨樓初稿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雨樓初刪稿卷一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碑記

樂平縣修慈湖書院記

樂平之有書院肇自元至正間知州事翟君講楊文元公之學所謂慈湖書院是也己而就圯越二百年邑令鍾君修復之卽以爲文元祠又其後太守詹公拓而新之規模宏整倍昔時則邑人李天培職志焉萬曆中金君忠士之宰樂也議改社學爲洎陽書院邑人王邦本

春雨樓初刪稿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承意創之東林黨禍作盡毀天下書院王氏子姓捐金上度支兩書院得無恙今復百餘年矣兩書院皆蕪沒予友今宰黃君允諸生某某之請復慈湖之舊而請予記予曰君可謂知本矣夫古者長民之吏未有不兼師儒之職田疇廬井桑麻歷久有代謝而詩書氣澤流轉無窮三代以降東漢循吏最盛其民遵循教化嘗至數百年之久後世吏與師截然分爲兩途爲吏者但知簿書而已矣刑名而已矣本無所挾以化其下而下所以奉上者賦稅而已矣力役而已矣於是雖有卓異之

吏淳悶之民不過苟且相安於無事而去思之碑德政之頌則尤猶吏奸民塗飾耳目上下交相賊者之所爲今試執邑之人而叩之曰某令之前爲某令某令之前爲某令其知之者必其及身而見者也必其博雅君子也否則寂然無有能應者矣夫豈獨其民之偷則上之所以使民自不能忘者其道本無有也方文元公治樂時與仁講禮諄諄爲樂之人士昌明本心之學故其教化未有窮盡旣蹶復起而金氏書院之成陸起龍爲之記溯源於慈湖之教序大夫之造士與所以講學甚詳

釋雨樓初稿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悉故歷今或四五百年一二百年講堂絃管已無片羽隻籥之存而噓殘薪而吹剩火尙有如君子及諸君之慕義孰非文元公之教澤流之甚詳哉卽今日吾子之不忘文元知樂人之不忘吾子於他日已故曰君可謂知本也抑文元公吾鄉之先師也碧沚鴻禧之館本心之緒言觥觥如也子雖愚下猶能憶其一二暇日庶幾與吾子及諸君次第及之

新建天河縣鳳岡書院記

今天下文教日隆省府州縣庠序之外莫不有書院廢

遠府凡五屬宜山附郭有龍溪書院龍江書院而李公書院則太守生祠也德勝鎮亦有屏峯書院河池無書院而學宮之前有義學思恩有環江義館東蘭初改流百務草創然州擢之西特設義學惟天河自唐始置縣迄今千餘年未有創斯舉者我皇上御極之三十有八年代州張君健來署邑篆始謀於眾建義學昇得白金以兩計者百有六十適奉調入闈事未集以銀貯之訓導劉君撤闌改署河池予來承乏下車於明倫堂延接諸生堂頗頽敗訓導君僦居民舍及謁聖宮更荒落至

問書院方知欲舉而未暇也予重爲慨然今年三月茸學宮旣竣乃買得民房一所其正中瓦屋三間立爲講業之堂其西建大門一座門舍一間東立菱舍三間繚以周垣定議於四月下浣藏事於六月中浣規模楚楚略具顏曰鳳岡書院以城東有鳳皇山也乃詔諸生告之曰古之爲吏者教與養並其職也故敬敷五教卽屬司徒之官後世歧而二之長民者曰吏而掌教特設儒官以爲之師後世又以官設之師形格勢阻而鄉黨中賢士大夫足爲一國之望者聚其族而尊奉之其效轉

盛於學校於是書院始日廣今以予之不德無以誨化  
吾民而天邑又千百年來無書院宜乎吏與民之切切  
於是也今書院創興矣吏之謝吾民者庶幾有詞矣而  
下之報稱乎上方自此始諸生知之否耶夫古之爲士  
及所以造士者經明行修是也今則專事詞章然文之  
佳者湛深經術又其極爲載道之文固德行所流露也  
予固願諸生砥節厲行以嗣響鵝湖鹿洞諸先哲然卽  
以文章言必如何勤勉乃克日進乎高明以庶幾不負  
張侯與予之惓惓而上報聖天子作人之化乃爲立學  
規四則揭之堂壁而先書其略如此云

學規

書院爲士子讀書之所而讀書非但博取科名之謂也  
謂夫經書所言皆吾身當爲之事足以取法而實見之  
今日也顧五常百行備具於書無不宜法而在學言學  
則禮師長敬朋友與夫講習習服出入言語之閒尤切  
要諸生果能體認涵養於此一無差失卽推之家庭平  
日無差失卽推之異日立朝事上出身加民無差失如  
此方無媿乎讀書無媿乎儒士卽無媿乎科名若徒記

誦古人之論說以夸文詞而博科第末務而已非學也  
方今聖天子在上文教日隆故雖天邑之僻小猶得勸  
興書院乃發軔之初猶恐諸生狃於故習惟知書院爲  
會文之所而未講求乎實學故首揭以爲諸生告諸生  
其勉之

右敦實學

古人爲學日有就月有將日知所亡月不忘所能朝而  
受業晝而講貫夜而習服其次第有定也程期有定也  
日之所業書之於冊或數日而校或一月而校勤惰工  
拙接之歷歷可數是以其教不煩而業易進向見各處

春雨樓初稿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院不入院者惟朔望一至居其中者亦惟文期會集  
而日無常定之課課無可稽之冊是職業無定程也勤  
惰無主名也其何以申掌教之責今與諸生約凡入書  
院先各循資力定爲常課使日有章程每月置考課冊  
填寫所業每日執冊請掌教判日校課聽掌教不時抽  
取背誦覆解月終掌教各就冊所書校其勤惰諸生務  
不負此日月不負掌教之啓迪以力副此院創建之意  
則從此精進雖讀盡古人之書力追古人之學亦易易  
耳豈特工帖括博科名哉

右定課程

尙書扑作教刑註家謂夏楚二木學校之刑也然人心不古處束縛馳驟三家村中童子師能行之而黨庠術序輒以爲不便於是生徒及冠者師長卽不得以弟子之法繩之甚且稱字稱行儼如朋友豈師嚴道尊之謂然夏楚之設原以勵廉恥非必鞭策也苟能知恥則記功記過卽無異於華袞斧鉞掌教但於一月之終大書於榜曰某也勤記功若干某也惰記過若干黏之講堂俾邑長官司以暨通國之人共得周知某某之賢否嗚呼可不懼與

右嚴獎勵

齊東樓初刊稿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固其宜也然近者又兼令賦詩則韻語亦所當習夫有其習之必有其師之所謂事不師古以克有訓非說攸聞今日不睹六朝三唐爲何物耳不聞劉曹沈宋爲何人輒欲效西家之鑿習東牆之笑何怪心日勞而藝日拙至於時文果能以六經爲根柢以子史爲波瀾何愁下筆無驅遣苟或不能則胸中無昌明博大之文數百首往來寢處於其中雖有刻苦之思何以自達諸生於時文向有所業但當選擇精粹厲其課程毋使閒斷以期至於日多日熟

至於詩亦須多讀俟讀至一二百首心目間已有詩之境界趣味然後聽掌教命題於作文之日兼賦一律勿徒思生吞活剝草率搪塞也 右習詞章

全州新建湘源書院碑記 代陳牧

古所傳書院蓋肇於唐而莫盛於宋顧後世所稱四大書院者以予考之有南北宋之分焉北宋曰嵩陽曰睢陽曰白鹿曰嶽麓生徒皆極盛然自中原板蕩二陽鞠爲茂草故王厚齋謂今嶽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並起齊名則又南宋之四

春雨樓初稿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書院也由是而言必有朱張呂陸之大儒而後有極盛之生徒有極盛之生徒而後書院乃極大則書院之廢興果係乎高閣大序講堂齋舍之整齊乎哉然以嵩陽睢陽之盛其後卒不復興者蓋臬比絳帳之無存邊問乎西序東榮之絃管可知王沂公晏元獻公之有功書院實不減於戚同文范希文諸賢哲而居牧守之職者當惕然自任矣予牧全之明年覽其山川之秀美土地之肥饒人材之道上且考其古今著述之善且富也慨然歎美其中州靈淑之磅礴側出而開三江五嶠之

榮光岳氣者乎奚爲作人之場闕若也旣而翻閱志乘  
固有清湘書院湘山書院又有鳳坡梅潭明經瓊溪諸  
蹟屢興屢廢而清湘則宋柳侯讀書堂州人所謂柳山  
書院者理宗朝賜額清湘元順帝時齋舍滿二百十楹  
明武宗時再興修有燕居率性二堂有甲峯寸月皆軒  
也有熙熙俟賢詠歸靜觀育德秋高曲水凡七亭又有  
登春臺有應泉燕居堂之外有杏壇而柳侯祠卽祀創  
始之柳公開也實極一時之盛宜其人文駢起直接道  
州之濂溪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予不敏無以承諸

賢後又清湘布局極大經制甚繁勢難克集乃於城北  
復購得舊宇一所改建而新之仍於左右構學舍數十  
楹其成也題之曰湘源翼後之君子恢廓而增加之者  
復清湘之舊而溯其源於此哉其經費皆州之縉紳矜  
士所勦堂舍旣構當廣置田畝以爲束脯焚膏之費而  
諸紳復以書院最亟莫如考課學規請予詳定予惟學  
規豈有越朱子白鹿洞所列然聖訓精深學者或望而  
生畏求之不力因憶吾友浙寧董先生某宰天河時創  
鳳岡書院規則最明切乃勒朱子之訓於講堂附董先



生四則於後而建院之始末別鐫之石嗚呼繼自今吾全之人士將由柳山講學之風徽上追南北宋之盛則朱子之規訓具在固吾所望也否則守董先生所言而允蹈之其於清湘也不亦庶幾乎全之人其勉之

秦安縣三義學記

三義學者一在隴城曰隴城義學隴城漢縣名後不知何時廢至宋改隴城砦今改爲鎮而城尙存其半豈卽漢物歟蓋遠不可考已舊設巡檢司一員建置亦不可考乾隆四十五年裁去其署當變值前令列之藏吏之

秦南樓初稿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冊實則遞相授受而未售沿及予屋猶無恙客年春邑中置春雨書院延師集生徒會課而各鄉遠不克集者甚眾隴城去邑九十里竟無一人至至冬予偶宿此因思曷不以貯師徒而徒度置也商之三舍馬生之騏劉生奮漢延學生姜夢元爲之師於是願來學者不下三十人新正人日遂開學雖然學開矣而學舍固官舍也今歲之濟濟樂羣者安知明歲不售之人而寂寂也終吾之官此或不之輟後之人其將嗣而繼之乎是在馬生劉生暨諸生勉之矣

一在碧玉關關居縣之西北而隴城則東南相去百六十里去縣則百里凡上官之自通渭入秦者冠蓋所必經向設館舍以棲騶從予過之屢矣昨歲仲冬候迎觀察使者宿信信焉有雷生天植者慰人也來謁語及居停頓末潸然涕出怪問之曰舊產也二十年前行省中丞過此當事借營行館添設門屏既過不復撤請之兩年始命改作工方勳州刺史來問何以撤對以將營肆大怒咎而強委之值言之貌甚戚予憫之曰若其還值而歸若業何如曰二十年矣豈望返而再貽之厲儻以

春雨樓初制稿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惠得記其事俾後人知此地之由來卽幸甚予歸詢之吏而果初給生價三十有六貫今以歷有補葺增至六十貫每新舊尹授受以抵閒款予甚非之夫上官之臨吾境歲不一二至至不過一宿或一飯而去而屋中經歲虛無人必易壞壞則修而增其值以貽之後人事豈有終極乃檢俸而捐其價改爲義學如隴城制并記雷生語以酬其願他日仍得借爲行館而終歲聚師生其中無虞朽蠹豈弗一舉三得案志書闕名閉門不知何時改曰碧玉因題之曰玉山義學

去玉山而南六十里曰郭家鎮俗名郭家嘴以山自閉門至此斷爲山口也民居數百家有集有肆有鄉學曰阿陽義學而無師生其創始亦無考舊亦借爲行館供茗粥於是卽其所延師集徒一如玉山之制是謂三義學其講堂學舍皆另有冊掌於縣吏其脩脯皆撥自春雨書院發當商所營之息之內而玉山阿陽兩處無馬生劉生者爲之糾集董率又方創始故今歲生徒落落其最盛惟隴城云

知縣董秉純曰三代之隆上自王公國都以及庶民之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黨鄉社莫不有學然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皆鄉學惟建於國中者曰國學曰太學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漢唐以來太學極盛州郡之學無聞宋之時郡縣皆設學又有所謂書院者學則官師掌之而書院則鄉之賢士大夫自以其學相傳授其盛乃返過於官設之學元代不少減當明之初太學則合天下之舉貢俊秀卽已成進士而未仕者皆入就學而郡縣之學分設長官其弟子員有定額曰學生則官廩其衣食曰增生自學生而廣之曰附生又自增廣備設然皆由

鄉學生遞次升補於是鄉學爲最備中葉以後日就弛州縣各聚其治之俊秀而試之上於郡郡又試之以上於提學使者而鄉學乃替矣然其制極古其法最善有教民之任者必自鄉學始今秦邑既有學校長官有書院而又於各鄉設義學法云備矣雖然此治法耳若由法而深究之則邑大夫之躬行倡率者宜何若其師之訓弟子者宜何若其弟子之習其師之傳者宜何若方累幅書之不盡是在予與二三師長及羣弟子之交相責而已矣故因記三義學而并及之可不勉乎

齊河樓初制稿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別本

重修天封塔碑記

代李鶴峯閣部

乾隆壬申予典試浙闈已卯以江南督學移兩浙凡浙中名郡邑其山水之佳麗形勝之阨塞與風土人物當別擇識記者或再至或三至略得梗概亦古者采風之遺而使者仰體我皇上省方問俗爲斯民修舉振興夙夜乾乾意也辛巳夏前知姚州四明屠子可堂以門舊謁予武林且請爲重修天封塔記秋以科試再至甬上去城十里而近卽見所謂天封者義義魏立雲中已入鎮院緡志乘諏詢當事諸君塔之所由建及命名及修

造及地理文獻所關詳且盡而今茲幾圯重新則甲子  
秋颶風是故越十餘年邑人洪朝枚與寺僧靜月各輸  
募得千金屬生之父庶偕前輩范君從律與郡紳士列  
呈大府以次飭取屬邑各鄉戶又輸得千餘金乾隆二  
十四年己卯塔告仍舊卽屠生請作記者予作而歎曰  
是何鄞之人好義者多也夫塔梵言所謂浮圖也浮圖  
言儒者不道因推爲形勝更推爲文運然則又與浮圖  
何與是故由前之說當道及洪屠諸君所不急由後之  
說彼靜月又何無事而自擾也班孟堅之賦西都曰國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  
疇之畝畝惟茲塔建千餘年基業遠矣經前輩之風流  
久矣予讀東沙張氏嘉靖重修碑敘梅林少保檄咨周  
守及時鄉先生太保尙書聞公總督侍郎口公而大司  
馬卽東沙公也其下尙十餘人終以住僧成正不誠所  
謂先疇舊德哉宜鄞之人奔走急急也而論者欲以浮  
圖少之形勝鎮壓之說私之則諸君子之古義盡晦矣  
今天下治平百餘年功德休養生息涵煦宜有以長淳  
風敦古處康雍以來國家有大興作河防海塘富民大

賈皆襄力不倦比年直省大吏奏各州縣民願自輸錢  
修築城隍所在多有予以校士之故旌車四歷竊願與  
吾民宣上恩德慶治化之成而鄞之人禪宮一塔徒以  
先澤之存不忘踵事數千金並集況其大焉者乎是不  
可不有以記之不然金塗銅綠峙水流山釋子之妄談  
彤家之詭論耳天子之大臣守土之命吏當止抑而掃  
除之安用大書特書爲哉

創造鄞縣城隍廟碑記

代鄞令張君

三禮祀典不盡傳於後世而後世壇廟之祀至於荒謬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會不可糾詰獨今各省府州縣之祀城隍蓋卽社稷  
之屬而古禮所謂地祇者其典最可信夫五嶽視公四  
瀆視侯則省府州縣之城隍各視乎省府州縣之官屬  
無可疑也予以乾隆癸未宰寧波之鄞縣下車謁城隍  
廟則旁附於郡靈佑伯之東廡無專祠心甚異之旣而  
詢於父老則曰邑附於郡非別有城隍故神亦宜附予  
益不以爲然因翻舊志鄞在漢爲鄞隸會稽郡唐武德  
四年以句章鄞地爲鄞州八年州廢爲鄞縣隸越州  
是前此鄞邑並非附郡也開元二十六年始立明州而

分鄆地爲四縣吏之然時州治實在今之小溪鎮猶未  
附也長慶元年始并州治於鄆城則前此邑固自有城  
隍神固自有廟而後乃廢之也自是朔望謁神卽耿耿  
今年某月有諸生李某來告將創縣城隍廟而以其遠  
祖某公之宅之基爲之予甚嘉之率首先捐薄俸而董  
事某某等亦各願輸金勸助以俾於成會予內遷不及  
見功之竟也而董事暨李生猶以先河之功必於予乎  
記之予惟縣之城隍卽縣之令其廟卽令署也令而  
無署不賢者必作威福以暴役吾民其賢者民又必樂

春而樓初搨稿

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赴工趨令伐鼙鼓如子來以供其役而成其事今以  
聰明正直之神顧使之寄於廡下如寓公然而其民莫  
有伐鼓子來樂於赴工而趨事宜乎諸君之亟亟也惟  
予莅茲土五年矣其民安予之拙而予亦以拙自安無  
一瓦之覆一椽之飾以煩吾民而客歲奉命修築城垣  
造敵樓厥工甚鉅而課程僅三月今年諸君又勤勤於  
城隍之廟可以知鄆之民其急公易使教化之可行而  
風俗之成也抑王荆公有言教化可以美風俗而今之  
吏勢不能以久然則能久於茲土而可以至民於善而

又秉其聰明正直之德以化夫急公易使之民吏固萬萬不能與神頡頏也古禮重社稷之建而推及於城隍或此之謂乎於是本其意以記之

創建鄞縣會館碑記

代屠雁湖

吾鄉風俗舊有小鄒魯之稱同居里巷相友扶持至於客塗旅次握手班荆古誼尤切乾隆十六年邑人章某陳某賈京師日久覩自故鄉來者乏會聚居停之所爲殷然動念糾同志四十有八人卽所從事設例捐金而營其息積五年得白金以兩計者三百五十告之范

香雨樓初稿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某楊某邵某亦忻然復集所善二十六人共爲襄力因徧告鄉人之居都下者相率樂輸至六百八十餘人而而君復貸其肆中執藝諸人貯公之款助之總其數約千金矣遂以六百六十金買正陽門東三里河僻家灣民屋一所其舊主人吳姓大門南向入而左有重門焉由是而堂堂之後爲正房皆南向堂之前爲軒北向翼正房者爲東西廂西廂之耳又有房焉其後爲庖湑之所爲藏貯之庫又房側前軒之西則以樓守者乃塗墍之丹雘之數月落成適吾友董君抑儒來居是屬其條



定規則并可善久長者於是履端之團拜有所神祀之  
燕享無襲而吾儕會禮闈需選部覲天顏者均得解鞍  
息駕於是乎處無賃僦之勞獲如歸之樂誼至渥也越  
至於今十有六年矣行之久而鄉人益喜其便陳君乃  
郵書萬里以碑文爲請夫好義而輕利者君子所難能  
也今吾鄉縉紳之來於是者一歲之中不過十餘人三  
年大比多亦不過數十人而已而此六七百人者篤於  
鄉誼爲謀其安倡之而罔勿和取之而罔勿應奔走糾  
集至於千金之多此豈有所利於己而爲之哉欲不謂

之好義而輕利不可得已然則有所操者約而所濟甚  
多者吾鄉之士大夫其樂於從事又當何如乎古人謂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此一役也吾鄉風俗之醇美誠  
有然已然何莫非聖朝治化之成故吾鄉人居首善之  
域者霑被尤深爲能推己以施於人相勸以義而無有  
沮止此不可不大書特書以永其傳若是館之規畫盡  
善已詳條例予不贅言也

上思州移建城隍廟碑記

上思州城隍廟亙在州城東門之外半里許其初建時

無可考夫以一州之福主不得正位中城而僻處荒郊其不合祀典理最易明於是乾隆四十二年州牧孫公泳議移建城內方創始遽遷去議遂格四十八年冬前牧楊公紹裘議踵其事集州之鄉長二十有一人給勸輸之簿民情踴躍願襄事者不下數十人乃越歲而楊又遷去予於春仲抵任詢悉眾議隨又集紳士四十餘人謀之復以請之郡伯均無異詞及秋乃召州之攻木者攻石者陶瓦者塗墍者發金貯材至九月漸次聚集而予又遷秩將去不克落其成也先於孟冬之六日構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架正梁豎頭門定垣址冀速葺事而學正李君訓導吳君暨紳士咸請一言以記事予惟三代而降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紛雜難據合祀典者落落惟城隍之廟則古地祇之祀信而足徵者顧聰明正直之謂神豈因人之祀我而降之福而人之崇祀神者若以神能福我而始爲之崇其廟潔其牲全以私意測明神又豈正人君子對越之本心然其實有適相合而彰明較著者卽如移建斯廟孫公始建議卽以州牧超遷天津太守楊君繼之不三月假守思恩調邊去予自二月至今民安其

業吏有餘閒訟庭之上絕無兇殺劫奪之案上廛大府  
執事歲復大稔豈非神之昭格蔭庇自下吏以逮合州  
士庶者哉至八月上旬晚禾既再熟惟收於降霜後者  
閒苦雨澤予與僚吏步禱於廟牒始發雷聲隱然繼而  
密雨達旦復大稔何神之響應若斯也夫神明者天也  
天不可以意度而朱子曰天卽理也理則一定不可移  
城隍之廟宜建於城中固理之大常孫揚二公暨州之  
士庶循理而行斯其食報亦理之一定者然則斯廟之  
成循乎天理宜於神人其感格至速其報施甚豐後之  
官斯州生斯土者知凡事有大常之理遵而行之吏皆  
得以循良最民無歲不樂有年不亦神人其慶也哉若  
斯廟之址基丈尺工費之數規模之闕敝製造之精良  
監督首事之若而人時尙未盡其詳請俟後之君子蒞  
此而觀厥成者更記之此不及

重修秦安縣城隍廟碑記

秦安之有城隍廟莫詳其自始考之志但見之祠廟卷  
中而略無一語識顛末予於乾隆乙巳冬來秦謁廟廟  
楹題之幾滿皆頌揚神之靈威而無記載事蹟文字可

案至於堂皇宮室頗修整無破敗唯黝墨已甚而前廳與正殿隔塞不相屬寢宮之前以長廊接正殿旁無牖過於幽暗當稍改治乃於丁未孟夏之望命工撤前廳之屏去正殿之中門聯前後重檐而覆其上爲一字又移香案入正殿之前陳設神牌祭器空前廳以爲拜禱之所規模軒爽內外聯絡又出侍從二像於前廳俾正殿不踧促其寢宮廊舍闢四牖西夾堂亦另闢南窗於是幽暗皆豁然矣又撤前殿西偏小屋一楹置焚帛之所其東亦有敗房二楹撤之而改爲主祭官致齋之所

於此北上固有僧寮聖母宮乃改設其門與前殿之檐略等包僧寮其內稍進再立門以別神宮宮之東畔別構三楹作大竈爲冬日賑貧煎粥之用於是自前殿以北皆整齊矣兩廡各五楹舊供十案吏像頗剝重裝之各設石爐一座儀門之上舊爲演劇之樓其下臨砌爲屏門嫌其逼仄乃移神馬於北牖內而虛其南通三楹而一之正中建門門內外皆空之亦令軒爽前殿之月臺甬道儀門外之甬道皆重築闌以條石弗使缺墜大門外固有坊稍丹腹之坊之左右各增女牆如屏而斜

障之其內各爲臺爲階坊正出爲級過街南爲照壁皆  
墜塗丹堊於是自前殿而前又煥然矣工始於五月歲  
事於七月旣成董事某某等請予題楹子曰予方怪題  
者之濫而猶踴爲乎無已則鐫數語於石以記此舉之  
歲月庶補前人所未及俾後之欲求顛末於記載如予  
者得有所徵且備他日續修縣志之掌故其可哉抑予  
尙有說夫城隍三禮所謂地示也古人從無混入人鬼  
者而甘省蘭府譌以爲漢初之紀將軍斯則蘭之前哲  
黃蘭坡先生彭襄毅公辯之詳矣而各府州縣多仍其  
誤秦州則有碑有題額有坊不一而足獨秦安無有此  
必前輩有特識者更革足爲法守惟五月十八猶以爲  
神之誕辰與金城天水同蓋更之未盡者彭襄毅曰城  
卽築土之高者隍卽浚土之深者城隍之生辰築城浚  
隍之日是也旣不得以紀將軍之生辰當之亦焉有金  
城天水街泉之城同築於一日而均以五月十八當之  
哉此世俗之傳會雖無傷於神之靈威顯赫而廟貌旣  
一新曷不正告之俾咸與維新乎是爲記

重修上思州名宦祠附入前牧戴公記

子於乾隆甲辰春攝上思州牧奉府檄徵上思舊志得  
前牧浦江戴公纂本愛其文簡嚴詳盡得政績之實因  
思以彼其人必俎豆名宦他日過之祠宇已頽敗粟主  
黝墨不可辨乃重新椽桷整其階除爲門於前以蔽之  
且奉主歸洗滌則公之名無有也載翻郡志公果未之  
祠但稱卓有治行而已卽擬詳請補入而近例凡祠名  
宦鄉賢必詳三院咨大部奉允准而後行子暫攝又部  
推在卽迫無暇及因思定例原以避寮屬之徇冒子孫  
之營求今戴公去子百餘年矣子豈有所私於公哉且  
祠中自陳公至黃公及梁公皆康熙甲子以後故志無  
有曾公至朱公十人皆載之名宦傳事蹟詳見藝文藉  
非公志諸公名雖列於祠孰能舉其蹟者公固大有功  
於諸公哉而獨遺公之名諸公其將舍然乎予旣葺祠  
宇新諸公之主遂商之學正李君樹端訓導吳君儲伯  
重爲公製主附之且書其事於壁以俟後之君子久任  
斯土者因子之言而讀公之志詳公之政績上之大部  
奏之當宁以昭重典則戴公之幸亦子之幸也不然俾  
讀此文者知此舉採之文獻質之幽明雖冒自專之嫌

實區區好善之誠迫於時日之不暇而非有私於公亦以謝予之責不可以不識也是爲記

### 秦安縣改建馬祖廟記

案小雅既伯既禱古註曰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又曰天駟房星之神曰伯故自漢唐而下祀馬祖皆以天駟當之顧天駟既爲房之四星則天神也考古人祀天神必配之以人鬼誠以天神地祇飛揚飄蕩昭格爲難必藉與吾同類之人鬼素有功於此事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如社爲五土之神而句龍配稷爲五穀之神而棄配皆是也則祀房駟爲馬祖而必有配祀之人鬼無疑也秦安舊有馬王廟其創始無可考其像中座三首六臂正面之首三眼形甚怪左右二座皆人身而衣冠其名號正中有以爲馬王者東以爲牛王亦有以爲馬王者西則有稱水草王者有稱大王者予謂天神之像不可見而後世釋道家類以奇異者象天神雖想當然亦神道設教之或有則中座當是像房駟但不得稱之曰王廟既爲馬建自不應以牛王雜出故東座當爲馬王而配食於房星之人鬼三

古之有事於馬者虞人牧人圉師皆是其名不著而配食之鬼非大神聖如炎帝后稷之類則近其地而著功於其事者皆足取如句踐之配禹陵是也粵稽秦隴之閒之能有事於馬者無過嬴秦之始祖非子爲最古則配祀之東一座其非子歟西座之水草王蓋司芻茭牧圉之神固當專其職固不必顯有姓名而混以爲大王則非也是子之臆見所論定者若以爲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事之無害於義者孔子從眾則秦安之人自爲去取可耳不足深究也而今此修改是廟廟既久而敗像

春雨樓初稿

卷一

玉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剝落又邑中多畜馬之家而無營馬乾隆五十年秋初設營伍有馬十乘營長趙君永成數爲予謀新斯廟苦無貲今年春予修鎖子峽山路募錢百有餘貲趙君與有力焉既卒事乃以其餘成趙君之志而改建之經始於四月中浣告竣於五月之晦棟宇重新規制齊整像則仍其舊但重爲裝飾而新之且與二三紳士討論考據如右而予改題其屏內之門楹曰馬祖廟并爲之

記

重修慶遠北門二侯廟碑記



慶遠府北關之外互有梁吳二侯廟康熙中葉郡守焦公映漢嘗修之其初始無考案柳之融縣亦有廟稱二公皆玉融產懸宋嘉熙勅書焉而慶志稱吳爲宜山人又稱二公驍勇嘗捕盜數百卒以屢戰殞於陣埋首玉融之石洞屢顯靈迹宋末上其事於朝封侯爵顯祀之勅中亦稱遠俗艱窶寇竊水旱之不常非神無以託也今天下承平久矣跳梁鬪穴之費銷熄絕滅則神威無以著見而民之以疾痛旱潦相祈禱者酌斗牽牲絡繹不絕其顯赫無異曩昔豈非所謂能禦災捍患則祀之

者乎宜其廟食長存也今歲甲辰五月霖雨積日慶之上游河池思恩德勝之溪壑溝澮悉注以出崩濤駭浪觸處摧敗北關之外暴漲數十丈漸侵城址民皆惶懼太守漳浦林公率僚屬虔禱於廟越日水卽消去民賴以安城卒無恙修祀事者無算然廟基已爲水蝕士民請更築之太守公捐俸以倡再踰月輪奐一新威儀重煥適子來慶太守公命書其始末如右蓋禦災捍患太守固與神共分其職而仰酬神貺以正告吾民更太守所當專任其事者也抑予更有誌者郡志祠廟卷中引

通志稱二侯宋末人蓋因勅中有嘉熙年號以爲理宗時人也而忠義卷中遂稱嘉禧四年奉命討賊以沒考之史並無其號案勅中明有昔在天禧鑿擊以斃之語則爲宋初非宋末而嘉禧二字直誤合天禧嘉熙而僞撰遂使二百年前人物事功忽下移於末造而勅中亦譌禧爲僖蓋地志之可笑如此然二侯之神靈與吾民之敬共虔禮固有明徵而足信者不以附會掩其精英也敢敬告之世之君子

那地判官署種花記

香雨樓初稿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董子以丙申之春二月來判那州判之署後固有山荒穢不治董子旣鑿石平土爲壇爲臺於其上下思得雜植花木以爲寫情適意之具而無有也臺之最上層有李七本花時已過亦無實最下有佛手柑一本而花尙早因博求之村市土人不識所謂花卽有之亦無能舉其名叩之不應也越半月過南山之迴龍寺有桂樹焉山僧欣然以一本贈於是又得雜桃二株石榴四株枸杞一叢於羅君署皆雜種之役隸見予之勤求也爭思取媚凡山澤之產目所經見略似花者悉取以獻

於是得紫薇三本薔薇二本白樺三本萬壽菊數十本  
花胡蝶小茴香燕子風蘭野蘭一丈紅茼蒿各數本而  
雜草之無名號與花之不佳者棄之篋中固有各種鳳  
仙落地金錢美人蕉矮雞冠鳶蘿諸種子復取回播之  
又遣急足入郡借於諸好事者復得秋海棠金線草長  
春萱草數本而秋菊之種類且至十數可云貧兒暴富  
矣四月六日大兒至自馬平攜茉莉一盆夾竹桃一株  
月桂一盆佛桑一叢庶幾雄視一切冬復於羅君署得  
梅花一大樹又尋得山閒樛梅三株次年春南丹牧莫  
君亦贈蝴蝶樹繡毬二種繡毬所常有蝴蝶木本者從  
未之見甚足寶貴已而又移椶竹數十竿於巖巔分芭  
蕉三本於平壤得醉芙蓉紅白芙蓉共七八枝埋之流  
水之上於是凡得木之類十二種二十四本藤之類四  
種八本草之類十種其本無算童子方朝提壺夕荷鋤  
或插竹或編籬扶持灌溉勤加保護以與花相對吟也  
乃忽奉管理太廠之命將與花別雖相隔不五十里朝  
發而夕可歸也然形隔勢阻情之所動何以回首於是  
不自釋者移日客曰子之於是花也可云愛之深矣而

未免喪志於玩物也且花之開落無常而子之遷徙靡定曷不著之於文則花雖隕而長存也子雖別而仍爾也他日壽之棗梨傳之奕葉何必不與種花滿縣者媲美也歐陽子曰凡物之滯於形質者皆有盡惟託於文字者無窮何子之見不及此也予曰是又不然也凡吾之有此花也不過借以消吾之長日也非有滯於花也卽今之不舍然於花也亦不過寄吾一日之情也非有動於心也如必欲其畱之而傳之則此何與於官守何關於職業不亦彰吾之曠瘼而貽之醜也是何足以記於文也雖然吾之爲此行也及瓜而代未可知也朝榮夕謝亦未可知也而是花也爲之記厥目於牆壁以防樵牧之闖入兒童婦子之採掇或亦子與氏無毀薪木之義於是乎書之而豈曰傳之云哉

重修牛公鎖子峽渠道記

秦安山縣也截長補短方百里而盈積實山得十七平川十二溪與河僅十一而不息之水又僅得河溪之四舊志所稱四大水蓋指瓦亭莊浪略陽水洛而言而其源皆出於隴山故總謂之隴河縈迴數百里自靜寧之

石門口入縣經顯石峽玉鐘峽鎖子峽繞縣城西而入  
新陽崖出秦州之三陽川以入渭其小水惟東川自臘  
家城西流至縣合於隴路頗近吳川自西北注閉門關  
再注於神泊卽注於伏羌之安遠而入渭皆深繞山之  
低下灌溉不能資也而潢洿沼沚絕鮮康雍閒令之賢  
者因開渠以灌田遠無可考乾隆五六年山左牛公運  
震莅此銳意開渠其在東南隅者去河近所灌無幾易  
爲力今猶有存者民自歲修之惟鎖子峽一渠爲道稍  
長直入城中自北而西可灌之田三四千畝利於民頗

春雨樓初稿

卷一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廣然予讀其碑記及始開條例蓋廢民熟地數十畝歲  
償租畝石有贏責之務稻之田主佃戶田旣出租則主  
無大利而佃丁尤病償不及額渠主每出撓之撓之不  
已稻夫棄不務渠率弛而傾不數年遂廢三十三年令  
于君方穎興工修城牆苦濠閒無滴水修渠取水及工  
畢其取租一如牛不數年又壞三十九年王令鳳儀復  
修法無考以方半集而去不果通及子苾無一人及此  
渠者旣一年偶讀前選貢胡靜菴欽遺文有牛公開渠  
記隨詢之今選貢哲冕鈇旣得其略今正二日集諸紳

士商之知牛公故有碑在渠道之左揭而考之復偕諸君集渠口酌以道所經之地主張例貢讓熊國學辭生元直張生安蔡生鴻材董其事萃石工土石渠夫長七八十人始於鐙節後三日成於清明前一日自鎖子峽折而東二里許爲進水渠口越三大溝溝上架木爲槽飛越過之直抵北門之濠上亦架槽以度旣入城正南至十字街則西折入縣屏外之池街心直南一道入胡冢巷以達西城牆之穴一道自學巷達奎樓東城牆之穴又一道自興國寺側入東巷折而南亦匯於奎樓一

道自西巷遶縣署而南同入屏池出西城牆入於濠而城外則旣渡三澗至馬家河西折入民家菜園又入高姓墓側出安家河之西河川爲一道自馬家巷南之小橋側下深溝迤邐過蔡家花園折而西過西壇亦下西川爲一道其經由所損熟地鴻材最多原議予出價售買而蔡生之父河以子爲民興渠何以煩私橐聞者義之相率不受值其受值者僅數畝不及百貫而已於是公議條其善後之方另列於冊而予先粗舉大略如右嗟乎是渠也自牛公至於今幾五十年矣卒得重爲修

復然使非有如蔡河者慨然倡捐值之議以感諸君之義而仍循納租之說安知不五六年一二年又如前此數十年之或興或廢而卒無成則蔡河固此舉之領袖哉然又使無張讓熊辭元直張安諸君爲之指陳董率以泊乎此工之成則蔡生尙未覩吾渠故道豈卽感激而自奮則諸君之力又曷可沒哉然吾以爲創統垂緒俾後人得以續承起廢厥功終莫大於牛公嗚呼安得天下之爲令者皆如牛公之爲民勤事天下之爲鄉紳士者皆如蔡生張生辭生之繼美不倦俾高山之縣低下之水終得紆迴注於十數里之阡陌而數千百家之民庶永沾膏澤也哉是爲記

眾樂園記

秦安官舍之西舊有圃周二百四十步相傳前令于君時大作亭榭池館種植花木甚盛後圯於水越二十 anni 子至一望荆棘野蔓縱橫頑土起落而已既丙午冬家仲懶園先生思欲少葺以爲遊息之所適予偶餘錢十貫因呼土匠五六人及貧民乏食者二十餘以工代振日給饗飧剗削浮土穢惡低其低者以爲池高其高者

而得原於是半畝之內有潢有洲各二有橋三有渠有溝有井有隰有原有崖有岸有窟有甬道有臺有壇而時方冬寒未宜植木也明年二月請貸於紳士號令於胥吏役隸人各樹一本除舊存嫩柏四榦老柳二古榆一小竹一壇凡得牡丹六叢叢各含苞以十數來禽三梨二海棠各種三丁香五玫瑰四文杏碧桃各一山桃村杏合十五垂柳六棗一香椿一薔薇深紅淺紅黃白各種十櫻桃一木桃一惟草本尙有待舊所成池苦無水掘井以注勞而苦不積今正望後方爲吾民修牛公

渠於鎖子峽以溉田工甫竣其道之自北城入而西出者適繞吾園之外乃築兩竇以進俄頃上下之渠皆滿流入池池亦半刻而盈其半懶園先生深以爲喜引舍中友姻族諸弟姪及奴子相與顧而樂之莫不歡忭踴躍而初入地之花木皆欣欣有向榮之色懶園乃命子記署名曰眾樂子曰是園之可樂固已然以予兄弟子姪友朋親族童僕之所樂而卽云眾不已嗇乎若推眾樂之義引吾民與之同樂則官舍中豈能雜以攘攘濟濟者卽何所不容而區區者方之芻蕘雉兔之往非腐



亦既侈先生曰何子馳思之妄也夫半畝而方古人七  
十里愚不至此吾豈有是哉夫縣邑之長官百姓之病  
瘵休戚無一不宜寓之目而貯之心而農事尤亟子之  
修牛公之渠知勤於民已然田功之旱潦河水之漲涸  
與渠工之宜通宜塞日異而時刻不同使必涉乎隄堰  
周歷乎阡陌而知雖勞莫及今也坐吾園之中一注目  
而數十里之潺湲可傾耳而聽數千百畝之漣漪得屈  
指而數啓閉準以此淺深準以此旱乾水溢準以此而  
今之始達也合一畧十數之眾欣然而樂卽知十數里  
之內數千百畝之田之民之眾皆欣然而樂雖此十數  
里之民之眾合之一縣其爲眾仍無幾然以視予兄弟  
親友固已十百千倍之眾矣故予所謂眾樂者不在此  
而在彼也然眾人之樂以吾園而知則名吾園以眾樂  
不亦宜乎予益歡然大樂遂援筆爲之記

一隅閣記

予旣成眾樂園引渠蓄水種植花木懶園先生猶思構  
亭以休腳力避風雨而資無所出尙有待花開月上予  
頻過拄頰看山徙倚石上而已是月將杪予以事赴秦

州信宿而返懶園迎謂曰吾園營室既成矣導予視之園側故有面東小屋一椽今啓北牖開西窗以臨園凡園之原隰池塘花卉竹石歷歷在指顧又其地高於原數尺高於池塘平壤幾二丈儼然臺閣又僅僅方八尺實一隅耳爰名之曰一隅閣懶園曰義止此乎曰亦尙有說夫以半畝之園十數人之暢心怡目卽推之數千百畝數千百人之眾之樂固一隅三反之義況以予之貧縣令之微秩若方之漢文百金之露臺於分豈宜再侈天下事惟約鮮失惟小易成韓退之曰吾力薄不能勝大者故取其小而易成者爲之今以十賁構園以八尺成閣其細已甚然不滿意不再宿而得其非用力於小少之效哉且謂一隅之小者以閣中言也若放眼閣外雉堞嶙峋於當面角樓聳其北萬柳搖其南而竇蓋單于諸山之羅列如屏者冬則雪積玉瑩春則草生黛綠朝而旭日之鋪紅暮而晴霞之散綺又或新月一鉤歸鴉萬點孰非吾閣中之所有則此一隅也何必不與坡翁超然之臺黃州快哉之亭爭勝而豈得以小少目之懶園先生忻然曰吾弟方寸中固有是退藏於密放

之彌六合者故稊米非小也其卽以此題之壁何如予  
曰諾

九龍山靈湫禱雨記

秦安縣東南六十里有九龍山焉上麓有靈湫舊傳久  
旱於湫中取水得水一分可得雨一寸取水之法以磁  
瓶繩繫而入之湫浮水上頃之出瓶驗水如不雨瓶內  
罄如雨則所得分寸卽於瓶中卜之歷歷不爽邑人奉  
之甚虔廟中題楹題額幾滿乾隆戊申五月不雨者彌  
三十日麥方成粒而引漿豆正吐花而營阜百姓惶懼

春雨樓初稿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予與同官建壇城隍神座下虔祈不應凡迎鄉社龍神  
又步迎信嘉村三聖母北關楊四將軍之神皆不應已  
半月矣耆老皆焦急請赴九龍山是月二十日先通誠  
於城隍暨諸神奉淨瓶跪壇前以黃表紙封瓶口數層  
覆以布繼以紅索陰陽生負之楊四將軍偕之導予輩  
步出東山乘騎四十里至酸茨坡舍騎攜杖十五六里  
乃至所謂靈湫者先寧將軍之像於湫神之側焚疏瀝  
求雨救豆麥狀晚宿山村國學宋生錫章家漸有微雨  
飄灑二十一日黎明咸盥漱過神廟迎像及將軍像於

靈湫之亭百姓扶老攜幼拈香跪亭外數百人予與同  
官跪亭下於是繫瓶以索下之井歷數刻吏請詣井焚  
驗瓶瓶封紙如故以香線穿紙入之香末溼二分許眾  
喜爲得雨予未之足再下之仍跪亭下時微雨自初禱  
飛揚漸次茂密至瓶下井三次衣冠皆霑溼瓶口之紙  
與布淋漓滴瀝而瓶內之水僅增一分雨亦隨止耆老  
皆言得雨當可必而未必透足神不可瀆宜迎瓶歸雨  
壇靜候遂謝神而返近城十里紳衿黎庶知水入瓶拈  
香跪迎不絕有感泣者至暮仍無雨更初始飛灑予坐  
守壇下交二鼓北風大作予甚憂雨且散也已而風定  
密雨點滴有聲已而檐溜盡響然不久卽止止而復作  
如是者三至三更住明旦偵探四郊有人土寸許者有  
二三寸者優渥不旣而溥徧麥豆均有益焉嗟乎雨暘  
休咎天意必有所在其挽回當以人事六事之責是也  
原非但求禱於神靈而一念感格神亦無有弗應故瓶  
入井而得水之神之應予以雨也瓶屢入而弗增知雨  
之不容濫應也然則雨施固徵湫之靈而雨止尤靈之  
顯然足徵者是不可以不識乃捐俸俾宋生修葺垣墉

以答神貺書此懸之楹

李氏新建祠堂記

古者宗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大三士二皆一世各立一廟也然其後世代浸多雖王者不能不毀而祧之所謂毀廟之主遷於太廟是也由斯以推則王侯以至士庶雖作廟之數不同要必有太祖之廟以聚歷世之主而同堂合饗之此三代而後卿士之望族以及閭閻庶姓各立爲祠堂雖經傳無明文要之禮以義起而不失爲正者而或遂妄爲攀援附會取遙遙之華胄以炫俗甚

齊南樓初制稿卷一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本非其祖而強爲推戴則大謬矣秦安縣東鄉高莊李氏居於秦久矣久則流派必遠支息必繁其中英奇顯達之士諒所不乏惜以明季遭兵燹大宗之廟支系之牒盡爲煨燼無從尋討至今惟國初以來五六世有可紀而已乾隆五十年予莅秦明年創春雨書院爲諸生謀膏火勸紳士勦力唯龍山一鎮最踴躍而李氏之族登名樂輸者至八九人於是李生昌俊兄弟常謁予於公所及予旣告謝閒寓書院李生時過從因以將修宗譜建祖祠請規制於予且云伊父普天翁遺命創修

高祖而上無考今但始於高祖也出行狀爲質子聞而歎曰甚哉汝父之賢也汝兄弟之孝也祖祠必宜一聚歷世之主而奉主止及於實有可考之高祖昭其誠也祭祀惟其誠而已矣而爾兄弟及同宗之人又先遵先志而續成之子復何所參末議故乃爲條定宗譜世系直圖橫圖之例使歸自考訂而建祠之記既博求古人立廟之緣起卽約略昌俊兄弟問答之語以爲文若斯堂之址基宮室起造之日月經費子將南去不及見其葺事俟後之人更記之

春雨樓初刪稿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雨樓初刪稿卷一

春雨樓初刪稿卷二

清蘊 董秉純抑儒撰

序

錄朱子周易本義原本序

予年八歲讀坊本易經於朱子周易上經四字小註不能曉問之塾師亦未了了後得鄉先輩葛氏所刻廣義讀其序乃知今之所刻雖爲朱子之文而次序實程子易傳本也蓋明初輯大全竝錄朱程之書析朱以就程中葉有奉化教諭成君者以程傳煩學者多不習取本

春雨樓初刪稿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專刻之而仍承大全舊次故此註所謂經二卷傳十卷者於刻本全不合然後十餘年不解之癥結乃悟然葛氏亦仍依俗本未有更正及年十九見御纂折中則十二篇之目具在朱子之本井井無恙也夫學者讀聖賢書能求其義理之精蘊文字之歸趣而已區區篇第之先後原所不急故程傳從費直王測之分合不得謂之悖乎三聖之書也但如予之愚以開章原委數行卽不能解而謂能解全部之義理豈其然哉且費王程子之書各自成書也今蒙以朱子之名而實大相刺謬滋

學者之疑啓通人之謂其謂之何又況煌煌御製久矣  
頌之學宮布之天下而天下之小儒俗學因陋就簡轉  
相沿習曾莫之改正夫其不知改而正焉者真以一俗  
師之譌本爲一定而不可移乎亦寓之耳目曾不思之  
於心耳如是而精蘊云乎歸趣云乎真俗學之大忠經  
學之奇阨也予之思欲改刻之也三十年矣而無力每  
授徒輒告之故今從折中中錄出亦未見有應者今年  
冬課幼兒懋澗乃手爲錄定敢謂有補於聖經賢傳之  
毫末然於先儒復古之初心本朝頒行之大典庶幾無  
忤且示懋澗誌予少時之愚而幸澗今日得所指授當  
益加勉也於是乎書時在乾隆丁酉十月

周易傳義合鈔序

子既錄朱子周易本義原本因思程子易傳平實詳盡  
於義理無所不有實學易者不可不讀之書而近世士  
習簡略故朱子之書寧齟齬其義而安於流俗之紊亂  
者便其簡捷也況易傳平鋪至於累牘有相與束閣而  
已其能求全書於塵積之中而玩索之者蓋千百人中  
一二博雅君子也不亦深可惜哉予故因鈔本義復取



程傳附於其後間有與本書不合文義者註於上方遂亦附諸家之說之與程朱互相發者彙錄之約五十餘萬言凡六閱月而畢事既以課兒輩或足誘掖世之有志讀書者使引伸於無盡云

讀詩私說小引

六經皆聖賢之文而學者不以文目之者其末也得其本而奚有於末不曰文可也我不敢知曰今之學者無能得其本抑不有從事於文者乎從事於文而曰秦漢曰八家於六經之文缺焉何哉今之論詩者唐宋元明

春兩樓初剛稿卷一

二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上至於漢魏止矣而風雅頌則未有敢以詩解之而誦之者間有之輒曰藝經是果然乎予於聖賢之學久自暴棄而頗有志於學詩竊意學詩必自風雅頌聖人之詩始乃取而以吾讀漢魏以下詩之法讀之解之頗自以爲有得隨筆記之別紙不使與經雜或者其免褻經之罪庚寅十月朔日董秉純小鈍甫識

詩經用韻錄略序

詩者樂章也其亦如後世之歌曲乎歌曲焉有無韻而近日誦詩之徒不知古韻朱子又有七分理會義理三

分理會音韻之說遂一切信口讀去竟不知詩之爲經之爲有韻之文而坊間所刻旁訓逞臆刪竝朱子註釋混淆之則學者雖欲習爲韻語煩冗雜亂何所適從於是三百篇之韻不復可見然予謂朱子三分理會者原以古韻不易考集傳註有未詳也其實朱子之註正病於太詳夫古人用韻必非有如今之韻譜可翻閱不過隨其音之高下清濁類而取之又入於歌唱其聲緩雖音有參差音所發之元本不殊其收聲必易合而急口授讀自不免聲牙也今朱子所叶雖今韻同一部而微不同者必加改易博考古書蓋大費苦心然謂古詩之音韻反和諧嚴密於後世豈其然哉今之韻譜蓋并合唐韻之細碎而分一百六部而考之唐人古體仍多通用如真文元寒刪先至合六韻而一之不聞其別註何作叶也乃朱子之註細密如此於是陳第楊慎之徒操異說者不一而足本朝顧寧人毛西河李榕村諸先生辨之尤詳近日鳳岡張氏詩音表竟謂平仄古皆通用不必改叶若以詞曲之例例之其說良是然生數千百年之下而欲考定數千百年以上之聲音制作既無

由確指其作何去取則但以後世學爲古詩者之韻求之卽未盡合古其與求合乎古而反戾於今者何如乎子於去冬授幼子懋澗詩經音韻取旁訓之悖於朱子者改正之復就朱子所叶更其偶有錯誤者然終以過於詳密爲疑今年門下又相討論乃參取楊升菴轉注古音略邵子湘古今韻略先列今韻各部通用之例於卷首俾讀者知諸韻之原有可通而刪去嘗叶之煩惟存其本不通而必須改讀者凡再易稿而定題曰詩經用韻錄略至如周頌多似無韻朱子疑有和篇相叶而未卒言則張氏平仄通用之說亦竝存以俟學者之考擇錄竟授門士私竊識之非謂於朱子有抵牾正不望徧告近日率口讀詩之徒笑吾多事也

周易用韻考略引

易經傳皆用韻傳猶易見經殊難諧叶故朱子置而不講惟於註中間及之然既有其體雖固難考索猶當闕其不知而明其所可知使承學之士知此經體例若先儒先爲拈出費氏自不至離傳於經使參錯雜入矣甚至劉牧石守道之淹通竟不知彖象傳非孔子分列

豈非不著明用韻之故哉東萊門人王莘叟音訓予未  
之見不知曾及此否近世張絳鳳岡氏及之而予亦未  
見客歲既手錄古易十二篇授兒輩今復註其用韻於  
每卦之下大抵文周之辭可通者不及十五十翼乃得  
六七雖固孤陋又山中無他書可考索亦聊舉其凡俟  
他日詳求焉

錄鮎埼亭集文外序

謝山先生易贊時以詩文稿付純藏弄手定凡六十卷  
其餘殘編剩簡及重出未刪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一

六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滿一竹筍純拜泣而受先生喪畢細爲搜檢黏連補綴  
又彙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  
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忍塗乙思更謄寫  
衣食奔走卒卒未及歲丙戌館東村邱氏之松聲柏影  
樓課徒之隙手鈔得三百餘紙後復南北礮碌作輟無  
定雖船唇驢背無勿挾與偕行而竟未能蕝事今丙申  
春判那州地僻政簡署中寂靜日課四千字歷四閱月  
而卒業於是重爲釐定古人文集必賴有力高第弟子  
爲之讎正而後後世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

侍讀之於宋學士固不獨都尉史編有待柏譚侯芭者  
流也顧予何足以當此惟是名公大家其一生肝血所  
注必別擇慎審寧割愛而不惜其實吉光片羽皆可珍  
貴是以六一居士集纔數十卷而今兗國全部纍然巨  
觀南豐類彙至一二質實語亦備載況先生之作皆粉  
榆掌故舊史所關無一不有補於文獻非聊爾銘山品  
水可聽其去留者蓋先生之作所以得去者有二少年  
刻志經史之學多與同學質證散見於簡帖題跋及後  
從游多所問答遂合編經史問目行世歸里時倡真率

社拈宋元鄉里故蹟及勝國革除節義諸公爲題得詩  
三百餘篇而從前考索之作皆爲複見此所以不列於  
正集也然簡帖所及或不盡此一事傳記志銘體例既  
別詳略不同而文筆與詩思各有所長豈得得彼舍此  
故是集雖已刪節爲五十卷而去取仍未定當翻正集  
及詩集審校其全文相類或意義已盡者竟去之或題  
義同而記載議論有異或文筆可獨存則仍存之蓋淘  
汰以歸粹精予既非其人則與其芟蕪竄削使蕩爲飄  
風湮爲野蔓無寧仍存繆篋藏之名山以俟後之虞山

之於震川而已矣嗟乎先生著述不下三十餘種今存者惟詩文正集集外一百十五卷續甬上耆舊詩七十卷國朝甬上耆舊詩四十卷然皆排定目錄鈔十分之八而未必若宋儒學案序目雖定全未發鈔水經註用功最勤經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擬移經文諸錯簡重定翦綴分黏大半而先生卒今若依題跋所摘而整理之當可成就子以任之蔣孝廉學鏞竟未克爲耆舊詩及學案存盧孝廉鎬亦未修舉其餘若詞科摭言漢書地理志稽疑辨誣四明族望表雙湖志雖存而多不

全若讀史通表歷朝人物親表世表竟不見有片紙隻字或疑原未有作顧茗上沈東甫已曾見之不知其何謂予之鈔此歷十有一年且方以爲得就修正之始蓋傳書之難如此先生生平於前輩詩文集冥搜博羅露纂雪鈔不啻飢渴之於甘美卽此集中借書求鈔書諸簡帖可以感發而興起而表揚先哲瞻念同儕山陽之笛思舊之吟無歲不有今自先生之沒二十有二年矣穿中片石卒無應者而遺書之飄蕩屹屹有不可知之勢至使予隻輪孤翼皇皇於車塵馬足之間卒以案牘

餘勞完此委付天或假年猶當再爲覆審否則藉手以報先生於地下其不在斯乎亦重可慨矣夫

錄謝山先生時文稿題詞

謝山先生總角時卽善操觚顧獨不喜作時文嘗言生平非應試未嘗爲此也後入京師董浦句山諸先生多強之爲則稍稍應之亦不收拾故詩古文詞積數千百卷而制義殊寥寥戊辰主紹興之蕺山校諸生課皆下等諸生大譁請山長爲之翌日而成十首卽集中所載夏后氏以松十藝也自是凡有課皆爲之程式得數十

春雨樓初稿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首及刻課藝遂借列諸生名壬申主粵東之端溪亦有文數十首於是合京師諸作共得百四十餘首予旣釐定詩文正集外集遂亦取時文稿令生徒手錄定之嗟乎先生之不喜作者時風眾勢之文耳若先生之作衛道之文也翼經之文也經世之文也降而考據典故採摭舊聞使人知學問之不可不博而歎然動讀書好古之思卽一二小品佳料神味溢出興致灑然讀之長人知慧十倍曾先生之文而可以不作乎然則閱時風眾勢之文先生之不欲作也固宜讀先生之文彼時風

眾勢之文其亦可以翻然悔詘然止矣予之存先生之  
文其與先生之不喜作時文也將無同請以質之世之  
操觚者

吳山長時文稿序

古者師儒之官必經明行修者充之非但以文章也卽  
以文言亦必湛深經訓精諳渠度而後不媿乎大匠自  
後世限於資格學校半置挨年之貢其人久困場屋出  
貢後荒棄本業者或十年或二十年至於入官大都老  
智耄及師旣無補於弟而弟子之莠發穎豎者妄或輕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師於是視學校爲虛文而鄉黨自好之士遂別營書  
院別求山長然其初如前後四大書院固爲極盛至其  
久書院之設旣多則山城僻縣中安得俱有名賢卽不  
免延及老耄弊與學校等不特講學之風缺然日課月  
課大抵庸劣之括套蓋甚可歎也予於甲辰春月來上  
思齋長永福李魯岡先生其副博白吳角峯先生皆名  
孝廉年力又正盛與之談藝謙退中時露英鐔知爲健  
於是道者而角峯先生固掌三台書院教諸生以課藝  
呈閱經先生拔萃者皆能入題之奧交予甚爲歎賞於



是二先生亦各出藏稿相與印證李先生以風調勝而格律周密巧力兼到吳先生火候純粹理法不失累黍在本朝名集中高處可擬素存慕廬諸公次亦不失爲蔣季眉太史而惜乎此間領會者之不多見也先生於詩律亦已升作者之堂五古略有晉處士風味歌行大得力長慶集而雅自猷然會予將去乞一言畱別乃序之如此其足爲天下之儒學師山長先生勸非特曉此閒承學諸生也

鳳岡書院小志引

春南樓初稿卷二

十一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志者識也其名起於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自漢書有十志鄭漁仲作通志於是郡國之圖經及凡有記載通號曰志顧天河雖小亦數千室之邑而自唐以來千餘年無志之者鳳岡書院不過數千室之一隅又方作於今而爲之志無乃已侈乎曰非也凡天河之無志正以無有人焉爲之件繫而條舉之也使前乎吾者舉一事卽筆之於書其於成邑志也何有然則此志之作固爲書院計亦使後乎吾者皆各掌記其所有事以共成邑志也柳子厚曰同職者後來繼今者各以所聞知攷

孜孜不怠則卒有明也端木子曰賢者識其大者予不足當請先識其小

重錄上思州志序

地志國史材也其要在勸善懲惡史而不足垂戒爲穢史志不足爲後人法何以志爲然又必身有其事而後筆之書否則戒後人不先自警乎若後之爲志者循習功令延一稍知操觚之士因仍苟簡虛葩浮藻主其事者原未之見不過塗飾耳目博聲稱而已而稍知自好者寧韜束不事雖羨其名謂猶愈於自炫其惡也然則

雷雨樓初稿卷二

十二四初稿書約園刊本

天下其將無志乎予權上思牧問州志無有也越月太守陳公奉部咨取州縣新志檄再下搜得前牧戴公康熙甲子纂本蓋百有一年矣予讀其書其始至也州方遭羅逆剽掠之後百度廢棄公循次修舉其於學校也首建大成殿次兩廡戟門泮池次啓聖祠次臨星門次明倫堂學宮成矣次祭器次藏書皆建庫貯之次名宦鄉賢祠其教民也先立義學延師課之次行鄉約以本朝十六諭刊板印發里閭選通達文墨者逐鄉分講次請於學使者杜撥他學足額之弊而土著子弟始奮於

誦讀矣次重舉起送之禮而新進諸生卽副鄉薦矣其  
衛民也加培城垣使高厚造營房以駐兵各郵駟設舖  
舍而行旅不露處羽書不畱滯暴客無侵掠其惠養士  
民也貧生有支給月課季考有供應佃丁不任糧役而  
荒田盡墾矣分析舊米新米之條銀而新墾不至重征  
矣建永豐倉貯穀又捐穀石以實倉而積貯有備矣革  
各陋規銀百三十二兩又革祭降鐙節迎春各雜用而  
民力日紓自捐省塘各費免民幫貼獄卒工食禁止公  
差往來供應而民之滋擾乃盡絕矣凡公所書於志皆

公躬行而允蹈故能使世之賢者見之而思奮不肖者  
觸其良心亦頗變而媿生則公之書真可謂之志矣又  
其筆削謹嚴繁簡得體前人美蹟雖已泯必記如藏書  
設兵是也而名宦諸傳獨寥寥數語以其全已見藝文  
也然則公良吏抑又良史矣予旣得公書鈔錄四部呈  
太守轉達大部仍錄三部自藏其一以一移存州學以  
一畱存州署俾後之莅此者觀感而興起各以公爲法  
實心實政無媿於公則數年之後必有踵公而續爲上  
思州今日之志者豈不休哉是爲序

紅雨樓文稿小序

紅雨樓文集者小鈍夫之所作也小鈍年過三十學不加進氣不加充偶有撰述欣然不敢自存客歲之秋謝山夫子棄吾黨同學諸子收拾遺稿共得一百五十卷其波瀾老成與年增長而規模繩尺則弱冠時已累黍不失足可照耀一世小鈍不敢望古作者亦竊遊先生之門十年而成就僅僅如是宜其不敢自存也然因檢點先生之集時時取鄙文訂正搜索荒函頗成一集以中多先生命題且有加點竄者不敢自棄用姑存焉以當裴豹之丹書而幾幸於過此以往或能執少作而生慚色庶乎其可若如李吁江謂天不假年卽此可藉手以見古人則吾豈敢焉乾隆丙子五月小鈍董秉純書於吳山重陽僊舍

小鈍日記第五冊引

先君子年二十一卽自立日記簿填註每日晴雨以及祭祀婚喪交際遊歷飲食言語之偶異筆墨拈弄之歸趣直至易簀前十日而止凡二十餘冊予不肖少不自檢年踰四十始於乙酉之春閱山陰劉蕺山先生功過

格甚有益於人之語而有醒取俗所刻太薇仙君功過  
條例增刪之凡緊切於吾身者別自爲格而立簿書之  
卽以爲日記然時館於邱隘之三樹堂於館則書於家  
輒輟次年仍廢棄獨是簿畱於行篋至辛卯館安州張  
氏之譜筠書屋仍取是簿續書之於功過已不復可註  
但日填所業及講說經傳之有所會悟者備錄之亦閒  
書誦閱簡冊之有足記以備遺忘及登仕版兼及吏事  
至辛丑六月已得三冊至昨丁未臘月第四本又盡當  
易新本爲第五冊嗟乎予今年六十有五矣去日已苦  
太多則來日能有幾何此簿或得畢書未可知也或得  
半而止未可知也卽仍盡此本其視前數本之年齒幾  
何其視前此未書之年齒幾何吁可慨哉雖然百年必  
有盡期而吾之所書於簿者或未必一二十年而遽蕩  
爲飄風化爲異物則來日之所書固有限而書後之來  
日正無窮也特其爲功爲過吾不得而定後之人且有  
從而定之者斯則其可畏也斯則甚可慨哉吁

百花絕句序

丙申九月過河池司馬署邱君廷選出百花絕句爲正

今年春訟庭寂靜民間一無所事閑坐無聊因別爲編  
次而和之答曰以子之才不置之承明之廬花甌簪筆  
之地亦宜試之盤根錯節塵案山積郵籤雲集撫字催  
科奔趨望走絡繹不絕而乃投閒置散削鋸去角至使  
風雷雨雹之指掌束袖而作閉門索句之態今朝酒盞  
明日花枝雖浩歌自得略無窮愁寂寞之概類乎古之  
仕隱而以揆之疇昔之抱負儒者用世之權衡豈其然  
乎其在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道思  
其爲子今日賦乎子曰子之所以規我者似也所以期

我者則甚非也自顧生平少而失學老而無成何所謂  
抱負至於緣情寫意雖時有所作而雕蟲末技豈足登  
大雅之堂備珥筆之簡此著作之不足言也若夫民人  
社稷學優而仕者之宜有事以漆雕之賢猶曰斯之未  
信何況於予況置之盤錯則折足覆餗立而可待人苦  
不自足造物者方逸我於安閑無事之區而我乃從而  
尤之曰何不勞吾之形而疲吾之力也所謂訾醫師以  
菖陽引年欲進以豬苓也何言之謬也獨予雖散秩而  
飽吾祿居吾位自必於吾乎有所責任而操翰弄墨耽

玩於無情之花卉爲曠官爲素餐此則當引罪而無敢  
自飾者雖然亦有說慶遠古百越地也前漢尉佗之後  
代有風鶴之警本朝定鼎孔定南平之而李定國不靖  
土蠻復叛大將軍線公用大師焉康雍間土司猶多讎  
殺而東蘭都夷哨之役去今二十年而近至勞巡撫使  
者駐軍蠻峒一月餘寶自那州而入今聖天子久道化  
成太守賢明矜狼豕獠之區一化爲蕩蕩平平之路使  
官其土者魚蟹之訟寂然庭可張雀羅於是絃歌吟誦  
之聲出矣不然而盜賊未熄師旅繼興民罷於力役而  
赴愬不絕將供給撫綏之不暇則吾與一二寮友雖欲  
理故業申書生之簡畢其可得乎然則是集也無與於  
官方職守而以當康衢擊壤之歌謠未始非所以頌揚  
太平宣上恩德也因竝記以爲序且錄一通寄之邱君  
使知吾輩之得以雍容歌詠者歐陽子所謂幸生無事  
之時也而豈偶然哉

戴約碎詩集序

凡詩有詩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學人之中  
其流又有文章道學二家焉詩人之詩晉之司馬彪傳

玄何劭張協之徒是也陶彭澤則詩人而幾於道矣齊之謝朓梁之范雲王籍陳之陰鏗北周之庾信其詩纖穠開晚唐一派惟孟襄陽王右丞儲太祝劉文房韋蘇州賈閻仙柳柳州諸公允爲唐之詩人之正宗宋則梅宛陵姜白石兩家而已才人之詩十九首尙已曹氏父子阮步兵左記室郭景純皆其顯者劉越石盧諶之徒以幽并本色遭時不偶悲涼慷慨特甚要惟其才足以達之康樂兄弟具揆天之秀力開生面而鮑明遠能以堅凝之響特張一軍唐之才人說者推太白爲冠蓋空杜陵之詩聖言也其下盧仝李賀李益孟郊元白之徒各以才雄一世而杜牧之之英奇挺拔李義山之穠豔譎詭又才之至奇者也學人之詩兆於古詩君子長歌二行至唐而韓昌黎大放其詞至宋而風轉盛然自宛公荆公朱子誠齋諸家而外如東坡如山谷如石湖漸流爲文章家數而明道康節之後闌入道學語爲詩家別派而風人清微婉轉一唱三歎之風息矣然諸派之源皆出於三百篇原非得而優劣之也不但蜘蛛網屋空梁落泥出自蠨蛸伊威之句凡卽景抒情深微曲至



之作何莫非國風發其源而小戎之富麗碩人之工豔  
博大斯干大東之奇幻才人學人兼臻其極若大雅精  
於言理深醇淵粹正大卓越洞天人奧探性命之微  
則昌黎李習之以迄宋元理學諸公堂奧昭乎可步也  
蓋此三派者精而造之皆足名家無容軒輊而尋討其  
遷流之變詩之教溫柔敦厚無尚乎高才博學也而才  
人爲之率至逞才學人出之未免愛博於是性情漸遠  
議論喋出詩幾大類乎文至儒者以玩物喪志爲戒但  
取明道無事追琢詩竟入於語錄而流愈遠矣然其貌  
爲詩人之詩者繪辰鏤月樂酒品花而性情不屬則爲  
腔殼爲不根爲影響是故詩人之詩千萬人不一遇也  
予之從事於詩四十年矣初自放翁入手失之弱繼而  
涉坡谷之籬又失之粗年歲踰壯一意讀杜然猶延佇  
於學人文人之廷堂詩人一派蓋概乎未有得也客秋  
過東蘭見姑蘇戴生延年藥砵集俊句極多其用意深  
厚而吐詞清遠真詩人之詩也已而藥砵訪予地州請  
爲之序自惟所作遜藥砵遠甚何足以序藥砵乃備述  
生平讀詩之蹊徑於簡端俾天下之工於詩者取予言

以評隲藥砮之詩究竟何如也

伏羌紀事詩序

伏羌紀事詩者伏羌令楊君啓裳芳燦紀逆回圍城守城之事之作也初回人馬名心創立邪教撒拉回宗之甚眾及撒拉回反乾隆四十六年大軍勦之盡殲其眾并名心誅焉四十九年正月有田五者圖再興其教潛聚靖遠又修通渭之石峯堡使張文慶譌稱爲名心報仇約以五月起事未期其黨李應得首之遂突劫西安州營獲我軍仗火器出攻海城以圍靖遠時固原提督剛塔率兵勦治至狼山斃田五賊退據靖之小山剛以賊首既除餘可旦夕盡畱之堵守而總制亦駐訊諸禽家屬越數日賊竟自鶯窩口越山出轉掠而南於是沿途煽惑脅聚勢大熾五月十日焚劫通渭之馬營監十一日進圍通渭盡日而破令王樓亡逸典史溫模自縊死在籍知縣李南暉率其子貢生時沆巷戰死賊大猖獗悉棲其妻小於石峯堡而率眾數千四出焚掠西安副都統明公撫中軍參將孫公遇於中路竟遭其害十八日賊眾李鬍子張文慶馬四娃麻渡渭攻伏羌其北

岸姚謝兩莊紳士率眾鄉丁爭拒爲所屠營於縣之天門山去城纔一里十九日圍城伏羌向不設一卒蓉裳衣短衣懷印佩一劍呼幕中戴生曉嵐族子簞山先登陴而飛書大府請援躬選幹役馬增壽等數十人軍流遣罪人李忠等亦數十皆持鎗炮弓矢棍仗又簡同人之素誠實可信者馬映龍白中煒等十餘家又呼號市巷平民願共守者人各日給錢二百枚而學校博士弟子偕其師鄭君行健亦百餘人於是森然植立城上者不下三四千蓉裳分四目部勒之各守一門而身與戴

君周遭城上出令曰賊未附城敢出聲張皇者斬矢刃及城始以矢石報賊負雲梯至必俟半上乃發鎗雉堞內積石等堞賊穴城斃門逼城下則乘石扛其鉅者墜下賊與門俱碎然賊終不退堞上磚飲羽如蝟炮聲呼聲振動城石檐瓦不絕夜則城上亦以呼聲相震撼賊附城某角則某角張角鳴金畢萃效命如是者四日五夜城上士民番代休息惟蓉裳目不交睫足不停跡當是時蓉裳有老母及二穉子在署命其僕延入常平倉空者多積薪芻其外曰賊果入城太夫人必不屈卽發

火并倉貯焚之我誓不與賊俱生矣至二十二日賊忽閉營不出遙望遠岡似有旌旆人馬飛揚來往狀或曰官軍且至或曰賊引他賊來益眾矣然卒無一騎近城下既昏黑賊又攻且急城上人愈懼怯蓉裳周走而呼督勵激勸不住口是夕危甚既旦賊又退於是蓉裳出重賞募有至前岡偵探者得兩人獄中出而縋之下半响果得官軍至止竄跡出制府李公獎勞檄硃墨爛然復出銀牌十數枚於是蓉裳徧示城上人人人心稍定已而軍官與賊戰賊死傷三四百人城上亦縋勇士數十人自辰至未官軍罷去賊乃屯天門山傍晚下遙見婦女數百趨登山既皆溼跣號哭出營門而下蓉裳曰此必賊將遁而棄絕家室也其夜賊營燈燭徧布果南遁翌日官軍悉附城下制府親出仰視慰勞苦又命颺陽知府王彝憲入城徧勞之又翌日偵知賊自秦安大施焚掠將由底店仍入石峯堡官軍乃尾之去伏羌解嚴始穴西門通樵採蓉裳亦入坐城上樓而巡警猶前日方賊之破通渭也道路阻塞偵探無出蓉裳一意召集丁壯部署守禦器甚嚴忽有回人馬監生兄弟者請見

曰君侯備守城具以某視之此烏合之眾拒之易耳設若城中有內應變生肘腋君將若之何蓉裳愕然延之密室詢之則署後武生馬稱驥兄弟偕其族十數人逆跡顯有據然蓉裳未敢遽捕也益嚴爲之備已而通渭所逃囚徒以黥面爲官役捕蓉裳訊之盡得城破令亡實已又捕得蜀人丁再鶴者亦自通來檢其腰有乾餼火器藥遂嚴鞫果賊使告馬稱驥者此五月十八黃昏時事也於是蓉裳亟呼嚴備之眾持鎗炮矛刃塞其巷東西稱驥挾刃出拒旣生擒四人亦傷我眾三人蓉裳下令施火攻又斃四人餘悉就擒說者以爲此天佑蓉裳若遲至次日賊已逼城卽內捕外禦悉備心力旣分成敗難料矣已而京營健銳火器二隊兵大至大將軍大學士英勇公副將軍兵部尙書福公先鋒海侯及口外阿拉善四川屯練土兵並集海侯先至破底店賊巢賊退保石峯之石城大軍四周其山圍之浹月上水竭渴甚夜半賊推其家口婦女千數填深溝溝平突出奔竄官軍聚而殲焉賊盡滅時七月初五日也於是大將軍奏凱歸副將軍晉嘉勇侯總制甘陝一切戰取守

禦功皆上之蓉裳與焉而聖天子皇仁普被凡蠲征振  
糧給埋葬葺廬舍償被掠牲畜曠典無弗備而會稽陶  
君午莊以監伏羌振務與蓉裳同臥起戍樓兩三旬蓉  
裳固才子驚魂既定時或舒嘯於風清月朗之會而午  
莊意興亦復不淺憑高酌酒豪吟不禁蓉裳首得詩百  
韻午莊賡之箕山再賡之一時傳誦中書大府亦加欣  
賞遂爲金城寮友所豔稱其明年予至自西粵讀而奇  
之思欲盡步三百原韻齒衰才盡不如所懷又明年頻  
晤蓉裳蓉裳請得序而梓之而潛山丁五星墅通州胡  
二□□亦以爲言予乃喟然歎曰諸公無徒羨蓉裳之  
詩之工也蓉裳亦非藉此詩之工而流傳於世也古之  
才人生長戎馬之間或參軍記室則請纓投筆慷慨激  
昂之詞所在皆是至於馳檄露布倚馬千言鋪張備至  
亦時有之及其身歷危難倉皇無措甚且一夫夜呼羽  
書猝至意沮神奪况吾儕躬隆盛世生少不聞金鼓匡  
坐不睹旂旄簿書期會肆應爲難今蓉裳乃揮灑自如  
咄嗟立辦英雄膽略才子風流兼擅不愧故知非此詩  
之工之難而此事之難之真足紀也願非有蓉裳之詩

春雨樓初稿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有午莊簣山之和其事或未必盡詳則事也詩也所  
皆宜梓而傳之斷斷也雖然蓉裳方膺制府之薦入覲  
聖天子他日建旄開府所以樹國家之勳業正自此始  
戴旂常勒貞珉方無盡耳而何有於區區伏羌一縣之  
事友朋百韻之詩爲哉姑記吾語以爲異時券

春雨樓初刪稿卷三

清鄭 董秉純抑儒撰

序

古樹詩續集序

吾友邱東河學敏家南江之東皋二十里舊宅有三樹焉蓋自南宋迄今六百餘年物矣國初有詩人玉冊先生者居此堂嘗作詩徧徵同社和之而李先生臬堂爲之記詞章流播不脛而走予嘗於杜茶村鄧孝威集中得其題詠則一時之風流可想矣乾隆丁丑東河以賢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三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至都下出臬堂記徧示都下名士屬而和者復數十人越五年裒然成集將續刻之而問序於余余維此樹之傳久矣雖其突兀偃蹇盤龍攫虬風霰不蝕野火不燒自足長留天地然自邱氏聚族有此堂卽有此樹海內未有過而問者五百年玉冊出而樹始傳又百年東河出而傳愈遠名流大老弄翰展卷儼然青銅白石掩映茅堂老屋之前信乎子孟子所云有世臣之謂而非喬木也夫班孟堅之賦西京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使玉冊與



東河生長寒門下戶雞棲豚柵豆蒔瓜棚雖欲表彰先  
澤傾動海內繫雉媒而求龍友其可幾乎命律者呂召  
雲者龍千尺之桐乃棲威鳳干霄之枝不巢妖鳥惟茲  
樹遠有蔭芑條葉布澤蟠根苞基馴至於今而詩書禮  
樂冠裳文物之流風愈遠滋大然則古人不忘角弓必  
拜嘉樹豈不以是也哉顧玉冊當滄桑鼎革之初所交  
游大半采薇食蕨之徒席帽麻鞋之侶所輯詩多變徵  
之音白楊荒楚晤言伍之詠歎什之今東河生重熙累  
洽之朝鷺序駕行金春玉容其萎華者皆朝陽之梧桐  
也其雖啗者皆高岡之鳳凰也雖其優劣不在於是而  
運會使然則不可謂非東河之幸矣昔廣陵鄭超宗家  
有黃牡丹一樹盛集名士賦詩虞山錢尚書定黎美周  
第一一時呼美周黃牡丹狀元茲集出其與杜鄧諸公  
不知誰當爲狀元者東河將使誰定之

范逢吉集名公尺牘真蹟帖子序

明嘉隆間少司馬范公東明解組里居喜藏書作天一  
閣盡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琳瑯插架縹緗充棟其從  
子鴻臚子宣尤愛法書名畫凡唐宋元明名蹟及異國

人所作怪雅畢集每司馬得一奇書鴻臚或借鈔不應  
必重購得閣中未有本具酒茗佳餚迎司馬至其家爭  
誇耀爲笑樂是則承平士大夫之韻事故家族望之風  
流臬堂李先生序之詳矣垂二百年范氏之後賢莪亭  
永祺集勝國以來名公鉅卿騷人墨客居士公牒私書  
之手稿寸絨尺素之墨蹟數千百紙補綴裝潢蓄爲十  
鉅冊於是同學諸君爭羨莪亭以爲嗜古拾遺有六一  
之博雅纂言記事追退之之勤學世食舊德胚胎前光  
司馬鴻臚之澤庶乎不墮而予獨以爲非然也學者戒

讀無益之書況敢爲無益之舉古人著集流傳精之神  
乎身心性命顯之關乎世道風俗淺之亦以存典故記  
章程必非供嗜好也使莪亭徒誇淹雅愈博愈勤不曰  
玩物者喪志乎夫今風俗靡靡甚矣濫惡之詞令各有  
習套無益之寒溫刊爲定例但發一函即可不揣射而  
歷歷條舉政蹟必龔黃召杜文章定枚馬班楊開尊之  
家皆北海出門之路盡步兵斗粟尺布必銜環結草以  
報口噓指拂卽割臂銘心不惜此等繆種痼疾自其多  
生薰習以迨於童習白紵各初其師說癥結於膏肓藏

府其將使誰告之而誰正之尤其甚者狀牒凡通於上官雖甚拂逆必甘言媚詞作婦人孺子狀民隱何以達吏情何以伸至於蒼赤偶變成局一翻詬訾告詰無所不至人心風俗遂不可問而不學自用之徒又以杜撰爲脫套臭腐無知之輩反詫雅音爲野合使以莪亭是集震聳啓曠立懦廉頑使人世知朋友之道原以勸善規過上下之交亦有獻可替否鳥獸之肉不登俎疏越之響有遺音正風俗挽人心存掌故不皆於是書重賴哉或曰君言固也然今所刻尺牘至多何獨善莪亭予

曰刻本眞屢莫辨古之名臣章疏多增刪失實何況簡帖韓文公不刪上宰相書大儒之不自欺移之後人改頭換面矣又況鴻椽散彩寶藩留香走龍蛇而飛雲煙予見前人序董文敏集謂其搖筆染翰散華落藻如龍一鱗如鳳片羽海內藏弄卽莪亭之什襲愛玩與後世人興起寶慕可知矣豈但司馬鴻臚爭欲鈎致誇耀哉莪亭工隸書喜賞鑑圖章名畫其讀書也元元本本務窮盡道理而後止今卽不以同學諸君之言謂不然不於吾言契會最遠乎

呂紹簡臨許實夫容印譜序

自李斯變篆籀爲八分而李斯之篆幾至失傳唐人三百年中李陽冰而外無能精此者宋興先有吳之徐鉉兄弟蜀之林罕楚之夢英中州之郭忠恕其從事於說文之學最盛終宋之世尙有張謙仲虞仲房李巽巖元亦有吳衍皆能探古篆之源流而入其奧變字體既正筆力復蒼古雅健明世士習陋於帖括從事古學者稀其足以紹先正者無聞焉本朝有淮人張亟齋者顧亭林極稱其篆學之精顧所謂精者考校字畫而已非有李徐之筆法也然明人於篆學則疏而以篆文彫花乳石印則最盛私印之行宋以前亦俱用五金鑄造元人王元章始創用花乳石彫之所謂煮石山農也明人倣之盛行於時幾乎家有蒼頡之傳人人相斯之室然求其不軌於古而刀法老勁可以卓然名家者惟文三橋何雪漁兩家而已百餘年來海內工篆字者首推趙凡夫而刀法之精則徐聖思丁原躬許實夫雖各有所長皆能得文何之傳而化其形迹非近日榕城林時瑞輩可及也予於庚寅之春來濡陽應張五孝廉仰山之招

仰山殫精此道幾有屐鍛之癖而少可多否持論過於  
刻苦顧獨稱其友趙州呂君居敬至夏杪居敬來訪予  
譜筭書屋出其生平篆刻相質予不敢強以爲知而仰  
山獨拍案叫快謂可稱寰中一岳予以篋中所攜文何  
兩家筆法證之往往而合乃居敬謙不自是謂古人作  
字必取名公法帖用力臨摹而後工何獨刻篆不然擬  
取舊得許寶夫殘譜一一倣而臨之予極是其言而仰  
山欣然爲買青田壽山嘉石數百斤贈之居敬歸趙州  
閉戶獨坐凝思渺慮旣裁定乳石之方圓大小盡取其  
大小篆回鸞柳葉彫蟲各體細摹之切玉鏗然奏刀割  
然數年而告成事復盡畫以示予於京師且復欲與仰  
山案舊譜列之於冊而請予爲之序予曰子之技工矣  
抑子之用力亦專矣古人研京練都弄丸飛矢精力所  
詣何之而不造其極然則子之所造吾不知於陽冰文  
何諸公何如如以視實夫定當青出於藍矣抑吾讀鮑  
埼亭集歎張亟齋記篆詳審精密而不得置身廟堂考  
定石經以光文明之盛則予於居敬是冊將徒賞其用  
力之勤而工於以技自名乎抑憫其嗜古之深而窮老

於一巾乎試以語之仰山必有感於予言

雲南鄉試錄後序代

雲南古梁州之極邊自楚莊躋西略通中國迨漢爲益州數千百年間僻在西南去帝王之都常隔遠聲教所不訖雖司馬相如諸葛亮之徒躬親建節開諭訓迪而人物之見於史冊者盛覽張叔張志成而外寥寥無多表見焉豈非治化之有未洽而人文未啓也哉逮我本朝聖相承風聲四達窮髮之國大漠之野無不隸我版圖被之汪濊况碧雞金馬之區久爲承流宣化之所

香雨樓初稿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者哉是以百年之間滇南人才丕著近科闈墨流布至與江湖南北山陝東西齊驅並列何其盛也今我皇上御極之某年鄉試屆期欽命臣某副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某典試雲南臣旣隨臣某得士如額擇其尤醇者刻錄恭呈御覽臣例得綴言簡末臣嘗讀明儒王守仁山東鄉試錄序曰委重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夫以守仁天資卓越猶以不明自懼况臣愚昧尤爲特甚

設或砥硃魚目偕瀾滄之金哀牢之瑪瑙雜然並進上  
負聖天子簡任之盛心下亦使邊徼人文道上之時仍  
類往昔之寥落不亦抱疚無地也哉然臣竊謂惟勤可  
以補拙苟不忠之責自信無忝卽不明之罪尙可補救  
且生人才識難以強致而文章之準繩必有定裁故臣  
自入闈之後與正考官臣某矢勤矢慎毋敢少逸而又  
一遵聖訓清真雅正之旨爲宗主凡文之不相經術纖  
濃詭譎者概置不錄雖未敢自信謂無爽毫釐而平心  
以求合乎聖訓勉力以甄別夫別裁者二十餘晝夜庶  
以無敢弗忠之心勉幾乎無有弗明之識此則臣所自  
矢以謝西南之多士培梁益之文風者而非敢謂藉此  
可以仰酬聖主之高厚於萬一也

盧月船詩集序

予友盧月船之亡後四年予歸自西秦其子澧捧所遺  
詩集請選定且爲之序予受而讀之旣歎其詩之美而  
於子之身不禁重有感也嗚呼是胡可以不序月船之  
詩其官平陽以前予所見蓋十之五六其高處直逼柴  
桑其步險韻長歌亦不減眉山遠山一流世之人皆能

言之不待予爲表揚也惟予輩疇昔侍謝山先生先生所策厲期許及朋輩自相敦督不勝數計今故墨具在如月船斯集誠不負先生而予自反慙慙此則執筆泫然而不能已者也方乾隆甲子乙丑閒謝山先生初除服舉真率社放筆爲詩歌古文詞鄉之後進得窺見著作先君始命予兄弟執筆已而張二望槎范大冬齋及月船朝夕過從而蔣三蛾野四檣菴固先生中表弟也凡子輩有夙諳及先生指授學統之源流經術之醇駁史案之異同古今文章之盛衰正變無所不有而望槎月船警敏而精悍冬齋縝密樗菴沈潛蛾野佐之以泛濫子則黽勉側諸子之後月船以元清容學士舊研餉先生先之以長歌先生和之有綠鬢盧郎才思雄之句又成五律四章命諸子同作有蓄畚如不怠阡陌豈難尋之句及冬齋天折先生哭而爲之誄兼及月船一篇之中屬望不營再三而月船心摹力追掉鞅按轡子雖踽踽蹙蹙慚負先生而月船之期予者於子安州之行曰相期千載事莫負平生言予遷秩秦安寄詩曰千載相期士殘黎藉幹才雜詩如有擬應寄故人來之句時



去易寶僅十日耳月船之於予何如哉今予之歸也故人多老死者惟一榜菴方各出所有相印證極歎二十年來之精進足以慚予又以序月船詩追念疇曩師門友席觸目悲興涸轍高源望洋歎絕故不多及月船之詩之工但述予之自媿爭迭無盡然因子之媿而月船之詩之工不待言已

新修董孝子廟志序

寧波府治南不百步有漢董孝子廟廟舊有志肇於前明萬曆閒寧李何公士晉其書略備封典國籍碑版題

春雨樓初稿

卷三

十四明董書

約圖刊本

詠顧公江南人搜羅浙東文獻不無掛漏錯誤者越百二十餘年歲在甲子先君子鈍軒先生旣修董氏家乘取是書校正之歎曰數典忘祖古人恥之況敢隨俗唯阿以誣祖乎乃往質之全謝山太史太史開卷卽抉摘其可疑者如干爲書一通復之先子會太史出遊先子隻輪孤翼忽忽未就又二十年歲甲申族祖息泉先生手是書謂純曰是爾先師先子未竟之業也子盍纂而成之純拜受卒讀竊謂此書若但網羅放失句稽瑣碎取雅去俗摧腐致新不過詞章之薈撮文苑之英華而

已至於考古蹟之疑似審沿革之混淆正志乘之錯謬  
摘金石之瑕疵則數百年成憲在所必翻諸巨公鴻裁  
未免彈射雖然古人謂不讀盡天下書不許妄置雌黃  
予何人輒取先輩傳世行遠之大手筆改而削之而不  
慎守其傳述之由來是勇於自是輕於悔昔亦同歸於  
狂易而已矣因取其同異之瞭然譌誤者各論著之以  
弁於簡端而仍載自來原文於諸卷但於篇末附以子  
所考訂俟世之博雅審定焉

孝子本慈谿人會稽典錄虞翻所云句章董黯是也而

齊兩樓初稿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寶慶四明志則曰今子城東南有廟舊志謂卽故居  
則黯本鄞人虞氏蓋據徙居言之元延祐四明志則曰  
董黯會稽句章人而又曰句章今之鄞縣也自二志行  
而成化迄雍正寧波府志及何士晉所作廟志陳敬宗  
沈一貫諸碑記竟改句章字爲鄞爲鄞矣於是慈之人  
起而爭之紛詬雜詈若鄭人之爭虎牢魯人之爭汶陽  
田者然平心而論三國去延光二百年耳而寶慶去三  
國又八百年莊惠濠上之對曰請循其本則鄞固不得  
與慈爭矣蓋舊志謂廟卽故居者不過因延光詔書卽

故居立廟一句而臆斷之豈真有所確據耶且慈邑之  
應建於靈應廟西者建炎以前亦既有之慈之人何嘗  
不以爲故居哉若延祐志以句章爲鄞縣又錯誤之曠  
然者鄞之得稱句章隋大業中併鄞鄞句章爲一縣故  
有其名說見郡志郡人  
閩淵言之極詳時則徙治小溪鎮今小溪名句  
章鄉有句章城是也何得混爲漢書之句章且卽如寶  
慶志所言則鄞爲鄞慈爲句章瞭然矣何得更增一重  
刺謬乎善乎樓宣獻公之言曰前此碑版今不得見矣  
若董孝名鄉慈谿名縣亦謂之董谿不可磨也故予於

春兩樓初刊稿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編獨守宣獻之言定孝子爲慈人

宣獻之集今不存  
其存於藏書家者

皆鈔本多有誤予所據則明隆慶間刻之純德錄中  
者後於錢塘吳氏繡谷山房見鈔本與此略有不同

孝子爲慈人則故居當在慈可無論已延光詔書云卽

故居立祠則慈廟之先於郡廟又可無論已乃諸志之

紛紜舛錯傳會特甚寶慶志謂子城東南有廟又云西

北距子城五十五步唐大曆十二年立卽其故居而成

化志又云廟在府治南六十步蓋卽今廟也亦云大曆

十二年立卽故居嘉靖志因之成化志又引建炎二年

林叔豹慶元二年朱堂修廟事林朱皆慈令樓宣獻公

撰碑卽應朱公之請乃混爲郡城之廟而嘉靖志及沈相公余太常兩碑仍沿其譌亦已疏矣大抵郡治南之廟與慈邑南門內之廟均非故居故居之廟確在靈應廟西自建炎迄今皆有沿革可考鄞之廟寶慶志所云當別爲一所若今廟則創於洪武四年改慈祭於郡城之後乃信而有證無容強混者

改祭之說成化後諸志及沈余諸碑皆不載然寶慶志但言廟而不言祀而宋嘉定十四年慈人張宓記張孝子配享碑已有邑嘗以春秋修董君祀令率其僚而至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二語延祐元年慈令烏馬兒修廟亦有俎豆歲設之語是祭典行之於慈久矣正德十年慈令胡瓊重復祀典其祭章載在邑志明言國初遷祀於郡而邑遂廢享是又左袒郡廟者所不得而爭也惟崔刺史所修迄無定處慈人據宣獻文中元豐間盛次仲嘗書董溪事於碑下一語以爲建炎以前之碑卽崔碑也鄞人據寶慶志今碑簽判韓喆所重刻一語以爲寶慶時韓碑尙存是則非子之渺聞寡見所能泐汰其癥結者矣

大隱谿在慈谿縣西南三十里大隱山而慈谿則今闕

湖之上流嘉靖志及雍正新志則云慈谿在縣西南三十里舊名大隱何士晉廟志亦云大隱谿今名慈谿其實大非也蓋孝子之母本大隱谿旁人歸董氏居闕湖之上流母疾思飲大隱泉孝子奉母溪旁就飲疾瘳歸湖上則舍旁土埗中湧泉如大隱甘人咸異之因以孝子之孝著母之慈名所湧泉爲慈谿是說也慈人秦應鸞劉憲寵皆云然雖亦據情臆度非有明證然有可信者何以知之房太尉徙洽闕湖旁因以慈谿名縣若在三十里外公何爲遠涉而取之可信一也闕湖下流南

繞折入今之小東門其瀕河之巷猶名慈谿巷巷中有井尙存漢篆孝子董黯之井六字若谿在大隱而孝子寓焉與此何涉取以名巷又名井可信二也崔刺史修廟碑曰庭出寒泉正指舍旁湧泉事若大隱豈得云庭出可信三也而其確實證佐尤在楊文元公改闕湖爲慈湖考文元慈湖詩序曰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焉簡曰谿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是湖宜亦以慈名夫文元一代大儒其言必信而有徵傳云羣言淆亂衷諸聖吾亦安能舍大儒之

言而與紛紛者騰口說哉

孝子墓明以前郡縣志俱不載董氏家乘及純德彙編謂在慈定交界之黃楊壘康熙十九年閩性道修鄭縣志謂實附葬城南母墓家乘所載蓋誤康熙四十年慈之董氏往黃楊壘清墓道其旁隙地爲鎮邑民葉氏所據當時據聞志以地歸葉於是郡西廂董氏之能文者南岡先生正國剝擊聞志無完膚并其所引舒嬾堂謝晞髮三詩亦攻之不已近日全謝山先生作孝子墓柱記及城南觀荷詩皆主聞說又謂黃楊之墓乃洪武中

春兩樓初稿

卷三

五十四明據譜

一約園刊本

進士董恭禮則奉化人隱於此亦善養母稱孝子死卽葬焉其說本之南湖董氏家乘然西廂董氏之譜作於明隆慶閒慈董氏之純德彙編末末已有之原非爲葉氏角訟張本而設其言亦未可遽翻若云洪武閒墓則宋之嘉定中定海人參政應絳已有謁靈緒鄉董孝子墓詩豈恭禮之先徵君之外又別有一孝子耶大抵孝子之墓必在黃楊壘聞氏全氏皆過信晞髮一詩而未睹應氏之作晞髮則暫時流寓考之未詳要之諸公皆非有私意存乎其閒也若必尋其隙而以口舌勝之則

固矣予故論列其說如右而舒氏謝氏聞氏諸作及南岡所駁正仍附見於藝文焉

續修純德錄序

甲申之春予修郡治南先孝子廟志致書慈族之賢者平一氏徵稽掌故既而平一手其先世所輯純德錄暨其近日續修稿本畀予予喜甚錄所未經見詩文凡數十首登之志蓋予志之成甚得平一之力也已而平一讀予志喜其條例齊整明著亟請予同勦純德錄事予曰詞無可更設矣昔左邱明既成內傳則外傳不復畧

齊雨樓初稿卷三

夫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名懼雷同也此其例矣平一曰不然馬遷史記於尙書左國原文直書不諱而班氏前漢高文諸紀何嘗不與遷史並行後人未聞譏其無別裁也況廟志爲廟而作則必以廟圖弁首若純德錄豈其然乎予曰子言則是已然廟志之修在乎考證其沿革詳審其形勢旁搜其題詠博徵其典故極浩博不過抄撮之粗然已惴惴懼未盡參稽若純德於何錄乎立二千餘年之下擬議二千餘年之上遺獻湮沒典籍憑漫欲以區區渺寡之見聞疏愚之神智窺什一於千百多見其不知量也平一

曰是固然已然則是錄之不可無作子乃真能盡之子何嘗懼其雷同於廟志也予無以應乃爲更定其凡例以藏事焉而卽詮次與平一往復之言以爲序

董氏始祖宗一府君祀典錄序

乾隆二十四年秋純始與祭始祖考宗一府君從事祝版頗疑歷代官階今古雜見未歸統一請宗長審定維時宗長介玉翁卽命訂正且給筆札繕寫之費更定祀典規式純受命取舊簿細加參考又詢之族中耆舊定爲目錄六條每條各又分件詳列於是自辨祀迄收租

納糧輸年無弗犁然既又備錄先世記載之有關茲祀者列爲附錄書成以副本上宗長鑒定事在是年之冬越明年翁卒純亦蹇遭大故旋奔走江湖聞壬午秋返里門宗長在宮翁復以詢純乃亟取向所定繕寫裝潢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乃告成復拜手稽首而爲之序曰嗚呼我董氏世澤不旣源之遠流之長哉甬上右族樓豐史鄭遠已明則楊陸屠張於吾宗似爲加盛然雲煙過眼桑海嬗更三尙書兩司馬之遺澤蕩然而吾宗祀事有遞增無末減試以此簿觀之汝州公助田掃墓遺



訓以諱祀俟後賢今且廣之爲生朝之祀矣贈東萊公  
助田分糴廣之爲元旦分餅今又廣之於冬至矣日川  
公勸助莊基萬曆丙申建之順治丙申又建康熙丁卯  
又建戊戌又建助田之舉創於春野正先二公踵而增  
者今且十四人由是續元三府君之祀展親也修文華  
瓶口之橋仁民也孰非我始祖默佑在天子孫培植在  
根本以宏此敬愛於無盡夫君子之澤斬於五世年深  
代遠興廢迭乘亦固有之不得盡責後人之不肖也乃  
吾始祖迄今傳世十五歷年四百嗚呼何其遠且長若  
是哉抑純願有爲吾宗勛者自始祖發祥再傳爲御史  
三傳爲給事五六傳而翰林副使侍郎都院其餘看花  
聽鹿之徒綰綬牽絲之輩蟬連雁列今不免少替矣猶  
曰仕宦之適然且其遠者也後此若正先蓬廬諸公之  
厚德銘存筆公晉公之孝友在中吳仲之講學曉山淡  
子南岡之風雅今之子姓誰其接宜人尊道之澤而溯  
西湖社老之流風者乎然則讀是編者可以思祖宗名  
德之遠卽可以思子孫繼序之難相與束修淬厲不以  
殷備爲可喜而以負荷爲可憂庶幾是編不徒爲籩豆

之守以負我介玉在宮二宗長命純之意是爲序

始祖祀簿序

代燕及翁

昔我始祖府君固有贍祀圭田自明之中葉盡廢其後漸爲增置又各勤輸樂助然富辦者終苦賠墊是以康熙丁卯來議以各支人丁之多寡爲值年之遠近丁寡者輪次必近則合數支而合當一年丁眾者輪次必遠則合數年而責任一支故有兩大支而合當一年有一小支而連值數年有三四小支而合當一年前輩疏財急公之厚意曲盡人情如此自是以後樂助者愈眾向

春雨樓初稿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賠墊免矣然羨餘猶未也自乾隆戊辰予與宗長萬爲翁經理元三府君墓道置田一畝有奇乙亥又墾田三畝甲子又與族姪願修創誕辰之祭助田二畝於是府君祀產驟有所贏輸值者踴躍或力不任者則有力人願代之更歸其所餘久之竟爲成例有力者必致其贏於應值者而後得任又久之無力者且居奇以待有力之至或先一二年三數年預謀之嗟乎以祖宗之祭祀視爲貿易貨賄之所吾宗人不應有此然趨贏避拙亦凡人之情但思此昫昫原隰昔胡爲歉今胡爲盈雖

同宗前哲漸次增修而予小子經營區畫亦無敢自隱以庶幾同志之後賢興起而則倣之也嗣得族望抑儒氏重修祀典其規模條件整齊詳密祀事益有舉無廢予故甚善抑儒更欲詳告以致此之有由也吾宗人慎無笑予自誇則幸矣

堇氏二世祖元四府君祀典序

癸未二月輯始祖祀事規式上宗長又承命正元四府君簿三月一日再加考索條舉其事其文雖互有同異而條例一遵前簿故不復用引言惟值年後加支系圖

春雨樓初稿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附錄行狀爲前所無三月望日錄成乃爲之序曰子前於始祖祀簿序吾宗名德之遠子孫瓜瓞椒衍之繁而簪纓名行文章之著且多也今續成元四府君祀典載支系一圖府君一狀知前所歎慕流連而憂繼序之難者獨於是乎在他支不與焉蓋始祖府君下分四支元一元三中絕元二一支雖存現了不滿五人我元四府君迄今歷年四百傳世十四子孫食指以千萬計向所謂御史給事翰林副使侍郎都院以至孝友特行文苑傳中諸公皆府君一支其他絕無僅有者也及讀行

狀載公孝友任恤事無弗備儲書數千卷教子居官勉以盡職誨羣子姓以孝弟持身廉潔襟度冲淡樂人之善恩以御下仁義之德根於心而著於行足以緩急安危廉貪立懦又其文出於鏡川先生楊文懿公儒者之言質而可信非如世之附會諛墓者蓋始祖府君爲荒作之高山公爲康岨之夷行故食報極遠大承先啓後董氏之宗關係乎公獨重世世子孫食舊服先仰思遺澤當何如耶讀是編者先觀圖系之繁而詳考乎公之狀則天道之盈虛消息人事之進退存亡祖宗之貽謀燕翼子孫之克家保世皆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祀簿云乎哉

董氏三世祖亨十一府君祀典序

亨十一府君祀典其次第節目大約不異前二代卽祀產畝分前輩如子文興國諸翁旣各有識記無遺漏而子獨以爲必宜舊爲一集重加增訂者非以賢知先老成也夫數典忘祖古人恥之况祖宗有善宜揚有疑似宜泐雪有緣起宜探討概使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卽祖宗何藉此子孫今試舉而問之曰府君何以預修冬至

之祭耶冬祭何以用特羊耶羊頭何以歸蒲輪公耶歸  
公何以用頭耶又試舉而問曰倪太夫人何以無敕命  
耶又何以有諱辰無誕日耶又試舉而問曰廿四府君  
何以耐公祀耶中絕以何時而續修以何人耶祀產之  
置而廢廢而復存者幾何耶侵漁者何人而中飽者又  
誰氏耶父兄祭酒掛一而漏十後生小子瞠目不置一  
詞矣然非必其人之忘祖也記載未備雖時時見於他  
說未有爲之節解而件繫則考索難也今是編非別有  
附會疑者傳疑而信者徵信隨節次爲疏析總散見而

春雨樓初稿

卷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撮鈔遂瞭如指掌此舉顧可缺哉況次第節目亦各不  
同歷祀當辦年不定皆一人與其借諸他手蓋若勒爲  
公書書成上之宗長宗長曰有是哉吾未之前聞也遂  
書之以爲序

董氏四世祖利廿三府君祀典序

純旣修四世祖祀規竟惕然有盛衰消息之懼焉蓋府  
君而下萃息極繁向本忌辰享餽例不徧及議以坤代  
位下各二人府君曾孫行也應與享者六十四人何其  
盛歟二百年來日漸消削子之行三人一支竟絕孫之

行十三人存者四支曾孫三十二人存者十支而已嗚呼祖宗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其繼焉者不能無差池強弱之別然舉十而損其一猶可言也至於再至於三興廢之感多矣折其半則已甚矣今也去十分之六七而存十分之二三其不可懼也耶人不存則家必亡家不保則業必廢於是先疇世澤蕩焉無存夫人身之病也自其平居飲甘食肥而漸積至於潰眩反覆救之也難矣故善養生者導其天和防其沴氣庸師皆奏功一旦膏肓蝨毒國醫難焉今吾宗數十年前正當豐盈豫順之時不爲持盈爲保泰以循至於今思欲爲危者之持顯者之扶非非常振作激厲更張未易保世而滋大而予生也晚前此數十年來漸消漸削之故既不及見其流聲餘施傳之父老尙非今日可及然且頽敗若此此予今日望昔遙集所謂惕然加懼者也是簿成願吾宗之人不惟簿中所列循習故事而以故事之漸不得循者深思而知懼挽回補救必於是乎在然其道要不離乎敦崇根本則循習簿中所列固亦本之大可見者挽回補救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吾宗人勉之

董氏五世祖貞八五府君祀典序

祭祀之定規式規式之書於簿古人先簿正器意也顧吾鄉鄉村庶姓往往有之而巨室望族反缺焉何也世家子弟多嫺習禮文其登降拜跪之節童而習之不教戒而自諭至於牲殺器皿取之宮中備物自易易也卽有一二貧窘不肖刻意薄吝其宗之長者又多寬大包荒未必數數過問若鄉村庶姓其始立規條蓋不可無以整齊一切及其後短長疏數纖悉起爭以至斷慙必寸割肉必方稍不加式便爲違例於是貨利之媒孽兩

春兩樓初刪稿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狠之張本皆出焉甚可笑矣然先簿正器豈特防不肖之不及徐氏不云乎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蓋甚欲使孝子慈孫有所持循而不過也祖宗立法大抵崇儉約示敦樸後之人儉不中禮流而爲慳殊非致孝而不學自好之徒矯枉過中或至誇新闕靡揆之祖法其失不逾遠耶若時移勢殊不得不踵事而增書之所以記始末考事變蓋皆有深意焉卽如府君祀事雍正戊申以前清明掃墓子孫但分糒不享餽自後歸家設席矣誕辰亦不享餽折銀充公費乾隆初年改爲分錢今又

改爲享餼矣折銀舊例一兩六錢今增爲三兩凡若此者數十年之間其費不啻加一倍其漸流於奢也更數十年後生小子不復識祖宗從儉之意何所法守純葺是簿再從叔功修見之曰是做鄭夾深馬竹村郊祀田賦經籍諸考略而爲之者也然非所以訓俗當見三家村中蜡祀諸簿肴核酒醴以至鼈鯉蒲筍之細皆有定額彼蓋懼後人之不及格也吾家歷代祀簿亦倣之以戒後人之踰格者純以斯言甚得我先世崇儉防奢之意遂承意備列諸肴醴而又引伸其說以爲序

養兩樓初刊稿 卷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重新心社祀典簿序

心社祀文武二曲蓋創始於順治七年庚寅歲木公董先生絳帳之次同社十六人故曰心社其始本於正誕日二友朋當分祭康熙三年甲辰議每友各值一祭而十年辛亥應當者惠叔京賓適皆逝世其嗣無力公議合祀而定祭期於春夏之交於是一人值一年矣至康熙甲子適諸友輪終更始於是俎豆鼎新典章釐正此則先輩爰尙翁序之詳矣自後簿籍不存記載失考四十餘年中會友之存歿頂替不一而會規亦幾紊亂不



可問雍正庚戌先君子出而整齊之另立正副二簿考  
校繕寫凡從前創會及後此頂替姓氏備列無譌又復  
酌定規式及不如式之罰及應助應征之款田畝之細  
號收租之躉數可謂詳且悉矣顧人不古處事有變遷  
至乾隆十一年而有分社之舉考是年值社爲同族景  
淳翁貧而吝一切禮儀盡委之酒肆先君子力爭不得願  
代庖又不許於是祭之日不赴者十人赴者五人而已  
遂至大張旗鼓兩不相下愬之太守守謂立社原非法  
且涇渭旣別不得復合聽不赴者另爲一社乃自乾隆  
十一年爲始刪六人另招六人補之重立規式更新簿  
籍卽今所存十六友是也然其中亦不無更變而簿籍  
已破壞乾隆三十四年公議重立新簿其規式一遵舊  
例而條分縷析較前簿更加詳焉至於從前與會姓名  
分別書於簿後以備尋討而輪當之年次出入之細數  
無關大體旣存舊簿此不備載書成謹拜手而爲之序  
曰夫立社祀神蓋倣周禮八蜡之意而以縉紳縫掖行  
之則又近於鄉先生歿而祭社之義而以上推之天神  
其說無可考顧此一社也事閱百年人傳四世潮田疇

則高曾之阡陌也執柩椁則祖父之口澤也按簿籍則創始之辛勤與中興之擘畫歷歷如接警欬如聞太息也後之人有不先典之是遵則其於親爲不孝於兄爲不恭而尙望其信於友而睦於鄉隣也豈不悖哉凡吾同社諸公孰非欲孝於親恭於兄信於友而睦於鄉者則此一社也雖千百年如一日可也諸公其勉之

鄞縣會館紀事簿序

吾鄉客京師者舊有會館在南西門內建造之本末無可考其地僻遠流寓所不經聞有投閒養病者棲息之

齊兩樓初刑稿

卷三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久之遂有停棺和於是者又久之遂有加封窆於是者今則古冢壘壘新阡轟轟雖存老屋數楹而荒煙野草竟成猩踴燐火之鄉寒食中元紙錢麥飯之外宴享所不及聚會所不至仕客鄉縉紳之屬遂有足跡不一過者於是是館爲虛設而三衢九陌之中冠蓋相望國族所聚反無停驂憩足之所乾隆十六年歲在辛未鄉人貿都下者章某陳某始創謀更建合其同志公議規條得白金若干適三里河僻家灣有吳姓住屋一所需價三十有三鎰遂以所聚之數先歸之而范某楊某等遂

分告鄉人於是上自縉紳下至百工技藝凡六百餘人  
又輸得白金若干陳君復請貸以益於是房屋既定猶  
未修葺也時予適借從父徵蘭需次吏部陳君首邀之  
入館而吾友今太和令雁湖屠先生以官學教習嘗來  
館中商善後科條囑予設立捐助諸則予既詳爲開列  
明年同鄉會試諸君齊集多有樂輸者至乾隆二十七  
年凡前所假借悉已清償而牆屋亦愈益整齊尙存子  
母錢若干以爲守館人食用及將來葺館時工費可謂  
意美法良矣已而章君物故陳君亦南去生息漸有虧

亡捐輸頗滋蒙昧乾隆三十年遭天雨牆垣屋宇多傾  
頽滲漏眾仍推陳君主之漸次整修而虧欠已難更清  
於是陳君老矣亟思豎碑以告終事辛卯適余再至乃  
相與度碑材以碑文郵請雁湖先生而碑所不能盡詳  
者予爲設立簿籍以記遂總前後諸君姓名捐助之數  
及舊定條例悉登載之嗟乎天下事有其創始之必求  
其善承之願創始之難難於百端並集其任重大而難  
勝守成之難難於歲月悠長其事舒緩而難繼然其創  
也人情方振興其氣自倍往往易舉至於成矣眾心豫

悅則怠緩廢弛之弊隨之而又綿延歲月人事有錯迕  
勢運有消長至其甚紀載缺失簿籍無存後之人且莫  
知其地其事之所由來而況錢幣之盈虧出入乎南西  
門之前事可監矣則碑石之立與是簿之作豈非大有  
關於茲館而不可少緩者哉繼自今願吾鄉之人善保  
是簿遵循成格永無遺棄豈特不負章陳諸君及登載  
是簿六七百人之苦心將是館永無飄搖風雨之憂寧  
不於吾鄉之人重有利賴哉是爲序

春雨樓初刪稿卷四

清鄧 董秉純抑儒撰

書

奉編修盧磯漁先生論深衣續衽鉤邊書

昨賜讀與戴東原論深衣書中間辨十二片之不可謂十二幅及謂續衽非卽衽兩旁皆衽則兩衽皆有續其形則鉤其位則邊故曰鉤邊皆精審明確令末學雲霧頓開敬服敬服而尤簡當者竟以衣言不牽扯注疏在裳旁之說最爲卓識此自嚴陵方氏始指其謬其後慈

春雨樓初刪稿 卷四

二四明 叢書

約園 刊本

胡楊氏白雲朱氏浚川王氏黎洲黃氏並爲辨正無可易者純五六年亦嘗疑此四字博考鄭氏孔氏司馬氏及朱子晚年之說蔡節齋楊信齋徐伯魯諸家作深衣考一篇正與尊見略同其微有不合處亟思就正而行篋遺此稿大約愚意謂諸家誤處皆是以裳爲衽故雖有曲裾與否之殊總不盡合不知凡衽皆以衣言之其以裳幅爲衽直康成之臆說而歷代諸儒皆瞽焉而莫之察宜乎朱子之疑而勿之用也蓋衽者衿也爾雅衣衽爲襟說文衽襟交也注曰交衽爲襟郭璞注方言

亦謂衽爲襟其散見於經傳者如記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喪記斂衣左衽論語被髮左衽尙書四夷左衽咸指衣襟詩周南薄言結之薄言禰之爾雅執衽爲結扱衽爲禰若如燕尾兩條安能貯物也蓋玉藻當旁者謂當衣正幅之旁非謂裳之旁若衣無衽則胸腹之間必不交掩袷亦止頸下而止與後世對衿比肩之衣相等無復禮衣氣象況禮記疏原云深衣外衿之外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若如康成以十二片之幅爲衽則深衣篇明以衽與幅並出何嘗指幅爲衽此最明白易見者

春雨樓初稿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但方氏楊氏朱氏王氏雖已一洗注疏之訛至其解續衽鉤邊四字則各不同方氏謂衣襟與裳相續故曰續衽居裳之邊曲以鉤束故曰鉤邊楊氏謂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使與裳齊上狹下廣其邊如鉤朱氏謂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則直裁別布而鉤之續之衽下如今貼邊唯浚川謂制衽當以布一幅斜裁爲二片一施於內一施於外上狹下廣以本布直邊續屬於衣上以承袷下以綴裳其旁之斜邊乃翦裂者不可不鉤結之愚意此爲最妥蓋斜裁二篇一施於左而在內一施於右

而在外如今婦人扯衿衣及釋子道士所服皆是也且十二片之裳要縫七尺二寸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若非左右皆有衿安得如許腰圍以綴裳惟其內外重複深厚綿密故曰深衣梁洲黃氏之說載之萬禡夫禮記偶箋其說又別不能盡憶但記其以續衽指衣裳連屨言以鉤邊專指裳言凡此數條及愚見所及頗足與尊意發明敬呈請教不備

與毛庶常式玉論廟制書

古人廟制自經傳無明文可考人執一說愚意終當以

香雨樓初稿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之說爲定朱子所謂室在北東戶西牖者亦未明言室是幾間而李寶之釋朱子意又以室與房並說於一處故并朱子之說亦解不去愚意室在堂北堂三間則室亦三間矣其地與堂緊接寶之所謂後楹之下前爲堂後爲室者是也東戶西牖蓋將中間隔住如今之照壁從東間開戶進入左轉適對東向之太祖西牖卽南牖對三閒堂言爲西對太祖言爲南卽羣穆主所列之處至於以西南隅爲尊者所居又引詩宗室牖下爲證與室在北二句皆朱子文集則頗不合蓋西南隅卽南牖之盡處

一帶皆列穆主不可謂尊者之所居且太祖東向已有明文若西南隅則爲東北向何以定南穆北昭之位是故太祖必東向乃得居昭穆之中而陳牲行禮有尚向豈有偏倚西南之理愚意廟不以奧爲尊奧特居室中祀神之所而詩言予以奠之宗室牖下蓋以宗室尊太祖而牖下統南北也於是推之夾室則爾雅所云東西廂者三閭之外各附一間毛春莊謂近北一半卽名夾室蓋適與堂北之室相聯故謂之夾且推之東西房則春莊所云廂之近南一半卽名曰房蓋以與堂相聯也

齊而樓初制精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此則內外左右頗有次第可按若竇之云以北爲室與房又云大夫房東室西相聯爲之無論西室之名並不見於經且堂北三閭宜從何處分開若空中閭而以東閭爲房西閭爲室則室與房旣不分輕重且東戶西牖並列一處固已偏仄其中所列之戶姑準以太祖一戶昭一戶穆一戶之說每戶設一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此就天子宗廟說而大夫士殺禮亦可數及戶與主賓獻酬之地子孫臣庶裸將之地豈此一隅可容者蓋竇之亦仍泥鄭氏大夫士無西房之說而自爲臆解也若堂前三閭其門



戶牖亦無明文據昏禮醴婦贊者於西階上北面拜送婦于牖間席西東面拜受則牖與階相去似不遠或堂楹之上亦有牖容再考足下以明堂之四戶八牖謂廟制亦然蓋因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二語而云然然大戴禮本文云明堂九室四戶八牖則與廟迥不相同且是四戶足下改爲四門恐亦未可又謂堂在廟簷之外如今之月臺廟門內卽繚以周垣所謂複廟卽室也東南開一戶所謂東戶西夾室亦卽此內而另以一牆界之西牖在焉則室中豈不幽暗異常且堂上堂下之樂並無由見祭者拜獻進退之節而又隔一門一牆亦似太遠區區之愚不敢自匿伏願恕其狂妄而進以所不逮則幸甚不宣

擬奉分修四庫全書某君書

前者竊聞翰林院有重鈔永樂大典之舉是書在崇禎閒劉若愚著酌中志已言不知藏之何所至本朝雍正初年始從皇史宬移貯翰林院於是前侍郎臨川李公桐坡方公翰林四明全公相約鈔之而未果後亦僅有過而問者今得重爲修葺甚盛舉也繼而有四庫全書

之纂欲採大典中所有以足內府之未備又徧求之民間貯藏使全書無少遺漏文明之運洵惟我朝集其大成矣純旅居無事深惟此番採書與此等纂書皆極浩極博一時未得其所以措手之處輒隨筆條舉欲以備芻蕘之獻而又懼冒不在其位之誅故敢私與執事商之夫採錄大典中祕書若不先以內府書目相印證何由而定此書爲今所缺則纂修諸君子須各給內府書目一冊使得各分門類按校也而又當以大典中所有而爲內府所無與今世不甚流傳者先纂爲一目求之

各省或外省尙有其書卽亦無容鈔之大典也而購求天下遺書亦當先以內府書目頒布各省使得於民間獻書時相校對若內府原有其書何勞採獻也又當以明文淵閣前後書目及近世各藏書家書目與今內府書目校對理其爲諸家所有而內府所無者統爲一目以布告天下使得指名採訪也夫本朝文運昌明四庫所貯自必駕乎前代今復大爲編排搜羅天下名山石室之祕本古今學士之鴻寶諒無遺逸全書告成之後竊謂卽當彙爲書目勒爲定本使後世奉爲依據雖有

作偽之士如張天覺劉炫之徒無所施其伎倆如明文淵閣書目前人雖以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謂其荒略然正嘉之間有偽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荒略亦自可竇況今日之集大成者乎然今各省所獻書已不可不詳加慎擇昨同鄉洪孝廉邦耀宰山西遣急足來求崔鴻十六國春秋蓋卽奉上游之命備獻書之用也予答以此書晁公武所未見故馬氏通考已去其目若今所在者乃明中葉秀水項氏所造非真本也若此之類恐復不少且外吏旣不能精於審擇又方以得應所求爲喜則山林草澤之間必有竊意旨而妄爲之造作以相欺炫者杞人之憂或亦不可不見及也

擬再奉某君書

昨言採書之難固已然竊謂猶莫如纂書之體例之極難也夫永樂大典用洪武四聲韻分部以貫串天下古今諸子百家之經書文事誠不免於顛倒錯亂之譏今以經史子集分莅凌雜可無慮已特恐重複繁冗必有十倍於前此者卽如諸經旣列注疏又列諸家而諸家

之解無有不採注疏者若仍存之則馬鄭之繁詞何啻數十百見刪之則諸家之書又不免破碎矣又如李鼎祚房審權之易衛湜王與之之二禮皆極該博然李氏所輯三十五家說易今其全書多有不存者錄之可矣若房氏之書一百卷則自康成以下至王介甫固已多與專集重複而李彥平復爲撮要十卷又復多有所增加而附以雜論以補其闕錄之則屬義海之故物刪之則遺補綴之要言今一百卷者已失傳否則將何以處之又如衛湜之禮記其自序有曰世人之言惟恐其不

出於己吾之言惟恐其不出於人故其書綜羅極博而竟未有所折衷今將存衛氏之舊號則宜全錄欲去諸家之重複竟無可錄當何所從若此之類不可枚舉昔之大全今之御纂諸經皆是也果何道而使之兩全無弊也又或有一書而異其名者如周易口訣義六卷本名周易義史文徽所著文徽名徵宋人避諱作證於是遂分爲兩書此書予未見見於鮑琦亭集外周易義序甘棠正義者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之易疏也其書凡三十卷見於馬氏通考至明而無復傳是書者而忽有長孫無忌

等周易要義據鮫埼亭集實卽任氏之書此等若纂之  
一人之手自當校勘而得其去留之故若人各一書書  
各一手鈔謄不將錄成二部其爲重複更足貽後來之  
指摘當何以審之也至於旣以四部分類矣而一部一  
經之中其類又極紛而不可以類載卽以易言之如孟  
喜焦延壽京房而下所有妖占錯卦等書費直之易林  
筮占諸書許峻之新林要訣災條諸書皆謬託於經而  
不可以言經者降而至於管輅郭璞葛洪輩所著皆荒  
唐誕妄占驗射覆之囁語是在漢隋史志及七略七錄

原不過列之著蔡五行家者乃以朱竹垞之博雅君子  
而盡入之經義中大可怪已儻今不加別擇援朱氏之  
例竄入經傳之著不亦經苑之羞也耶又聞四部中兼  
收圖像所謂左圖右史亦一古義也然圖固有與經相  
發明者如楊嗣復諸人之毛詩草本蟲魚圖夏侯伏期  
諸人之三禮圖王大力之琴聲律圖皆當收之於經者  
也若如司馬昭幽風圖宋璟之無逸圖雖有意於治道  
而已於經學無與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馬和之趙  
孟頫之徒蓋皆工師遊戲之筆耳而竹垞亦復收之是

求儒林於畫苑矣得無失之喪乎是不可不慎也又如  
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張九  
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  
皆粗涉於經而原非解經者其去畱當先著於凡例弗  
使後日多所更正至於易六十四卦歌易大象歌皆卜  
筮家之口訣於經義全無所在從前坊刻不過便童蒙  
之記習所當刪去毋容混入也若夫自有明以來大全  
降而爲講章秀才變而爲學究皆此蒙存淺約之書浸  
注靡曼於學者之耳目而不可救藥也愚竊以爲是尤

春雨樓初稿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別爲一帙以附之而不可濫廁於先儒之間雖重得  
罪於蔡林以下諸公而要弗敢顧也區區之愚知無當  
於高明幸竊私商之不足聞於當路也

奉外舅徐先生書

昨在席上語及尊居卽明楊文懿公故宅國初尙存鏡  
川書屋懸匾屋後之園至今尙稱楊家園而所謂鏡川  
者卽宅邊一帶小河爾時賓客滿座不及辨案楊氏世  
居城南之二十里今所稱楊家村者若鏡川非他卽城  
南之千丈鏡河也亦名碧川故文懿兄弟並取爲別字

先曾皇父墓道在焉故丙舍曰鏡裏莊而全實之先生  
贈文懿詩有芳草綠波千丈鏡蒼苔古道七鄉橋之句  
其地望確鑿如此當楊氏未達時城南花木多連理雙  
瓣者時未解其爲何祥也及文懿一門驟起舊日草廬  
頓作鳴珂里第時有野史踵門口占近體一篇曰昔年  
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諸孫  
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  
重看新宅第煙波緩棹聽絃歌文懿嗟歎不已曰此我  
家城南文獻也是又鏡川故實之最著者是以至今鏡

川中尙存三第一爲大宗伯第一爲長公司寇第一爲  
少公觀察第若其在城中日湖者則大家宰第在月湖  
者則大司空第而皆自城南移來碧川詩云新居門瞰  
日湖邊一派南來自碧川是也然則鏡川一地載之郡  
邑志乘見之諸書舊詩並非有陵谷變遷滄桑更易可  
以隨意指點轉易先生之言無乃失考旣而思之則亦  
有所以誤者嘗聞之全謝山先生文懿爲少宰時累疏  
乞休長公司寇預建鏡川書屋於城北以爲父投老計  
及文懿卒官副憲礎亭先生曾居之當卽屬其地則是

不過別業之營不得指爲發祥之所而向來但見懸匾  
數字竟指一鏡川以實之毋乃不可乎是固不關問學  
無足留意但在鄉國文獻中亦所當考證敢以上之長  
者

答范莪亭書

賈信人來接手教媿媿千餘言情至義盡一片性情中  
流出足使數千里外戚戚心動而文筆復蒼古韻秀矧  
吾弟酌古功深倍蓰矣可喜可賀古人謂文不可以學  
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吾輩今日養氣豈能如子孟子所

春雨樓初稿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集義有事但肯讀書使書味與性情浹洽則俗見自  
然消去道理自然透闕不患無好文字然正非揣摩帖  
括之謂也揣摩帖括不過富貴利達之見患得患失此  
不但是俗直是鄙愚之所以頻入棘閭而終不類墨裁  
耳若吾弟近已大有進步如此此亦讀書養氣之明證  
矣而猶不免以場屋之得喪爲歉然無亦自牧之卑而  
猶有不敢自信者乎試以吾言深繹之家婦事極難處  
置姑仍其舊日用所需已奉到想知之矣至於尊府所  
供月廩此賢昆玉無改之孝思惟有佩服純孝且不敢



以虛言作謝又或風燭萬一不保尤賴吾弟出全力主持固不可使之有悔尤不可作無益之費事畢總計應若干用度無不奉上至囑至禱徐昭法先生畫筆曾於雙韭山房見過然是巾幅尊翰以爲畫冊則非是又以爲縣諸通衢或卽所見也今年四月遇淮上程君晉芳邵海老之同年同曹也緣見經史問目傾倒特甚并及於僕致意海老謂今世尙有敦古道如此其人者海老告予一見甚歡及詢鮎埼全集懇懇必須全刻他日盛行必在曝書亭之上僕客歲成年譜一卷本擬先刻數

卷同行商之月船柳汀各有所見故中止後得程君之言毅然舉行今年譜已發刻文集前五卷亦已發鈔登名襄力者已得十五六人雖未必俱真有益要之一二年内必可湊集必尙有聞而應者吾事豈不有濟乎古人師弟之閒無所謂恩也其授受者道義耳後世勢利之見深於是座主門生動曰恩師此最是惡習若僕於謝山師受恩誠有之然一人之惠與忠不足爲謝山重謝山豈肯望報於僕哉僕之惓惓而必欲爲之流布者謝山眞古人讀其所著忠孝之心油然而生至於折衷

朱陸二家之學和平中正辨析微茫縱未必窮行有見而後言要之皆大有功於儒林名教者也僕聞見不廣不敢評騭天下士若耳目所及非斯人吾誰與歸故孳孳而不可已者實好善之公心非私恩之阿諛也此語足下閱之或未卽信要須深觀而自得之憎茲多口惟十爲然謝山生前譽之者常不及毀之者之半同鄉尤甚夫毀之者豈真有所刻薄於斯人哉人各是其所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謝山之應求原不易與之同既自是其所是則出乎其所是者焉得不非之笑之甚且至於詈罵也近則潦水將盡而寒潭可清矣然尙有不知分量強欲附爲同輩者適來京師見子方集其事輒張口敢啄子亦忿極奮然欲還啄之旣恐爲昔日桓向所笑詘然而止要之終可歎也俟刻有數卷當先附上佳文旣常作何不寄示不餘

答蔣柳汀論謝山先生文集書

舊歲接足下手書及年譜小序及校譌之處甚爲感念歡快刊刻鮚埼文集原爲表揚先哲起見但得隨分成就卽屬快事若以不得分任而抱愧則看作一己之務

反嫌其不公矣惟刊刻而讎之不審使魯魚雜見實爲  
負罪今得足下正之僕之所大快也僕所存本係范嘯  
谷所作草稿並無原本其錯落處有曾見及者以無所  
印證不敢擅易惟梅定九爲侍郎之祖則原文偶誤耳  
譜序樸拙得古意當補入都中士大夫求其求閱全稿  
者甚難其人惟程選部晉芳邵庶常晉涵二君借閱一  
過錢學士大昕自言曾見過而未之來借去秋周庶常  
永年言願錄一部曾假去半部以僕出京中輟而方李  
二公及姚少保趙司空陶奉常邵撫軍諸志原未攜入  
皆不足爲慮且僕尙有欲爲足下進之者君子之所守  
是非而已矣禍患者天之所爲豈人之所能避哉趨吉  
避凶固有其說然不曰惠迪吉從逆凶乎故使先生之  
作而非也雖潛藏深匿倖免一時之禍天地鬼神必昭  
鑒赫怒以發其覆而禡其魄今呂石門之類是也使先  
生之作原無所非而橫遭謗議雖巧詆厚毀以至禁錮  
其文字滅絕其後裔天地鬼神必多方回護既壓復起  
愈磨厲而其光愈顯古之黨禁諸公皆是也況今聖天  
子在上是是非非昭如日星何所來无妄之災何所容

讒譖之口而先生讀書明道以名教綱常自任使於干名犯義之事尙未能了了胸中安望其登作者之堂而與之載道乎論者徒以先生表揚明季遺民及死事諸公爲犯朝廷之忌諱此大謬不然也夫明季之忠義本朝定鼎之初卽已多方旌表如十九忠臣之類加封賜諡予祭竭意褒嘉矣至於遺老逸民果矢志不二有晉陶潛宋謝翱之節如關中之李願山右之傅山曲爲寬宥旣已徵辟復許放還至如史可法黃道周之徒國史館呈稿今上特爲嘉予又明降諭旨曉示中外於誅逆

登兩樓初刪稿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忠之義並行不悖亦何所忌而諱之此不特不足與言先生之文先已昧本朝聖聖寬宏之大度眞愚闇之尤妄誕之語固知足下無是然足下所見亦尙未透徹李匯川亦每每如此并有爲僕惶恐之語皆見理未眞信道不篤雖盡愛護之心無當於珍惜之實者也匯川好鬪口故不與言足下知我之深走筆及之何如

寄屠法田論吾鄉明季諸公立祠祀書

舊夏有札寄曾入覽否年來宦況增薄而書味乃轉深不足爲俗人道者以此可與知交言或正在此也一笑

前歲恭讀聖詔於明季殉節諸公皆仍原官賜諡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皆予褒贈立祠其他死封疆殞行陣與夫俘擒駢戮者皆無愧疾風勁草至於諸生韋布慷慨輕生議諡雖難概及亦當俎豆其鄉此真希世之曠典亙古所未有者仰見本朝如天之德凡在臣民均宜仰體而承宣之爾時卽欲致札鄉賢動問吾鄉順治丙戌辛卯兩番死事諸公及忠介蒼水作何舉行以方權劇邑忽忽無暇今年重閱邸鈔輒又動念因憶舊冬曾於別案中見各省褒贈人物有列單行知地方官之令

吾鄉如錢張二公明史俱有附傳憶在孫嘉績熊汝霖之後董志寧與華亭張相國同死翁洲當附其後自必有優典如旣奉行知當有建祠之舉愚意建祠當在月湖清勝之地憶月船曾買聞氏廢園於雙桐之西莫若勸之捐出最爲妥便又湖之壘底稱觀基者乃宋史忠定王眞隱觀謝山先生曾有其十之三今不知歸誰氏若得此更妙其建造之資不過十鎰任之紳士應亦無難若再欲省事則北城佑聖道院之義火祠中堂虛無所奉請以諸公牌位入之而改其額爲褒忠旌忠之

類此意當日吳道士原有之而未敢顯設陸日新輩皆曾與聞若與相商必無難允然此皆爲已有其典而奉行之善謀也若原未奉優典此當事之失考而吾輩同里後進不能導其先路咎亦無可辭此事雙桐不死僕未遠出必當共爲勦力若今日非足下當誰屬哉然舉之原無繁重難勝也但翻明史所附之卷摘錄清本再裝釘南雷文定一部簽出錢張二公墓碑於學使者案臨之日呈上自無不行之事至於六狂生五君子在鮚埼文外原有狀傳但其書尙未刻或未足徵信則卽就

錢張二碑摘指其當附之目以台詔書諸生俎豆其鄉之例蓋錢張旣入明史舉而行之正與例合因其合例而舉黎洲之文以實之則黎洲之文必無違礙可知因案其文中所序列之人以推及於華過宜王卣一董幼安楊楚石圓石董若思屠天生諸公則一時眉目亦稍出矣此舉不但表章桑梓先哲於聖天子明詔大有宣揚於人心名教大有培植足下但放胆行去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定當造福無盡也或已行或將行或終莫肯有行之者風便卽望覆來以消冷曹岑寂也

東羅羅江論嘉德廟碑記

承示尊府先廟碑記及宋元制誥且命撰題楹偶語孤  
棲萬里別緒十年忽得重翻故鄉前輩事實如操南音  
而奏土風何樂如之惟是細詳諸典頗有相矛盾而可  
疑者未便含混妄作用敢質之吾兄案碑記最詳明然  
但言自桐廬避亂至此耕稼力作從居者日眾府君躬  
率祀田神教以禮講學務農鬱爲善俗歿而里人祀之  
初未言未至此之先營何業居何官也至其子十一府  
君則更未及一言一行末段又總言府君隱德不試未

春雨樓初稿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莅政卽建炎詔書亦以安貧樂道上追巢許贊之則  
府君之不仕稔矣何以至正詔書忽有學士尙書之稱  
也可疑者一碑末言今請褒封於朝議禮者必不靳則  
至正之有詔原可信然記作於二十一年詔先下於十  
一年何以猶作冀望之語可疑者二至二世祖昌功伯  
誥書寶政年號查通鑑並無其名詳詔云南北並峙甫  
定江南應是宋太祖開寶閒事而誤寫蓋開寶去貞明  
五十餘年父子繼世似乎不錯然則其人卽十一府君  
矣卽非十一而旣稱二世則必始祖之子無疑矣貴顯

如是何以碑記並未之及可疑者三又順惠一誥開手  
卽入本身事蹟重復指其名而實之無此文體而昌功  
告身亦突用賴爾勳勳一句下方指名重述皆於文義  
不順可疑者四夫數典而忘祖不可也摭拾無稽之典  
故而誣祖尤不可也惟吾兄以孝慈之盛心表揚先世  
必不肯蹈無稽之失而純承命操觚懷疑弗吐非惟抱  
不知而作之罪亦豈所以待朋友之義憶吾鄉袁文清  
公延祐志曾及府君事當有可考而行篋無其書未敢  
懸定謹先條上數則俟他日返棹家園細加考訂再復  
何如不備

香雨樓初稿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請開復三喉故道劄呈王太守

寧波府城之建南門受它山光同鄉一帶之水西門受  
鳳舉桃源鄉一帶之水中瀦爲日月兩湖清瑩澄澈以  
收乾坎之秀而聚金火之源郡之營建全係乎此顧有  
其受之必有以洩之於是又有三喉之建三喉者一曰  
水喉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以板爲閘城中  
水盛則啓閘以洩之江一曰食喉在靈橋門牆下宋之  
市舶務前也一曰氣喉在獅子橋東古鄞江門牆下三



喉既設城中之水有受有洩極建置之善盡和會之宜其載之開慶志與它山水利備覽諸書者既言之詳矣然三喉特穴城爲道易於淤塞創建之後一修於制使胡公槩再修於太守陳公境自是漸不復治至於明之中葉三道僅存一縷然猶幸此一縷者未盡漸滅故有明一代寧郡人文之盛遜於宋猶遠邁於今百餘年來鬼門之穴塞於修垣尾閭之溝夷爲平地於是日月兩湖之水清澄澄澈者一變而爲藏垢納汙之所秋冬地氣收斂猶無顯驗自春徂夏則積穢上泛烈日暴之蒸

齊兩樓初刪稿 卷四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奇臭不特水不可食行者居者薰染其惡濁輒成疫痢夫陰陽風水吐納之說雖有明證猶隱而不易見若積穢之泛大彰明較著也焉有氣脈轉流之所隔塞臭穢至於如此而履斯土者有不大受其病再以近日士氣民生之不振參之則其所關係亦斷可識矣我本朝代有賢明太守如武威孫公維揚汪公皆竭力究心河渠而於城中尤亟願濬河而不開喉則河愈深垢愈滯支河雖暫通舟楫中河竟日甚汙穢其弊與不濬等但欲開三喉則必穿穴城牆征派費用興工既鉅斂貲不

易非當事有毅然不撓之力必多格而不行今幸逢閣  
下莅任振綱刷紀百廢具興新政敷宣遐邇歡忭竊以  
爲明州名宦如曾文忠吳正肅復見則以之開浚三喉  
誠千載而一時也純自乾隆三十年十月卽與同志李  
昌泉等具呈前縣尹歷蒙閱勘估計在案而上下逡巡  
前後推委旣作復輟豈非以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大  
賢而後勝任而愉快乎爲此備具緣由恭請鑒察伏望  
傳集承辦官吏紳衿酌定經費所出刻日動工庶幾一  
城之氣脈頓通兩湖之穢濁可洩而數百年難舉之大  
工一旦告成事純不勝雀躍願望之至

奉柳州府請收兵米帖

敬稟者職遵奉憲檄催解兵米於正月二十五日批役  
管解米三百四十石至二月初二日抵柳旋據去役稟  
稱據府憲糧房稱府倉現存先收之平南桂平二處米  
未經支放不便再收可交米舖收貯下月繳倉及付米  
舖則每石需賃倉銀四分五釐耗折米三升等語到縣  
職伏思以大憲之倉貯卑縣之米何敢饒舌但查兵糧  
之關係甚重例應多備無缺而各處之運解難齊未免

盈縮不時故定例於憲倉收貯則雖各處溪河漲涸靡常天道旱潦無定皆得先時多多解貯於兵糧永無短缺是憲倉原爲多貯兵糧之計非但防營員透支也今若因前米未放卽不容再收是憲倉止備一月兵糧而各處解米向未預爲知會先收之米曾否支發無從得知必因壅塞守候之虞觀望不前且官解官收各憑批照若於米舖存貯卽爲私相授受萬一有疏虞職何從聲說何處追賠況存貯原不免耗折卽倉房亦豈容空置故憲倉存貯例繳耗米三升修倉銀三分又加廳折

米升半今存米舖亦何怪其需索但解員各處俱有成例若於繳耗繳修之外再加一倍恐各員均爲拮据不但天河窮邑卑職窮員也且安知非米舖鑲串糧房故意留難以便其勒索分肥之計況如此阻滯勢必各處俱備價來柳聽米舖包解則是以馬平一縣而辦一標之兵食米價必致騰貴非特解員愈加賠累恐馬平百姓亦不無受累矣職仰體憲臺愛恤末寮子惠黎民之至意不得不具呈備稟伏叩憲臺俯准將職之米收倉給發同批并懇給示張挂河下普准各處解來之米隨

到隨收則解員不至觀望不前運米無憂霉爛疏失而  
兵糧更多多有備矣謹稟

春兩樓初刪稿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兩樓初刪稿卷四

春雨樓初刪稿卷五

清鄭 董秉純抑儒撰

贈序

送盧抱經先生南歸序

乾隆壬辰正月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盧抱經先生將南旋其同鄉後進董秉純聞而喜曰先生歸必主東南講席主講席其必於吾寧之月湖書院乎是甚可喜也客曰先生年未杖鄉生平夙學大負亦未盡白於世方今承明之廬崇政說書之席豈無虛左以待先生者先生

春雨樓初刪稿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歸謂子必固畱之而反喜焉何也純曰然然否否古者三公在朝三者在學漢時桓榮伏恭之徒多以宿德碩望爲老更天子視學適東序以養之禮所謂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也唐宋以來所在州縣立學而鄉黨之學尤盛書院是也宋太宗時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詔國子監給九經俾肄習之又賜石鼓書院勅額眞宗時亦賜應天府書院潭州嶽麓書院額蓋州縣之學有司或作或輟不免其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畱意

斯文之所爲前規後隨皆務興起自南宋迄元明書院日盛立德立功立言之徒半出其中今聖天子在上庶績咸熙百揆四岳以下莫不師師濟濟各充其位而天下之學校猶未聞有鄒志完胡翼之之徒出而應昌明之運意必有如金谿建安金華諸公彪炳於黨鄉之學所謂四大書院者予將於先生之行卜之而奚得不喜也曰然則何必明州曰此則予鄉曲之私也雖然亦有說蓋明州儒林之大宗也在昔有宋眞仁二宗之際濂洛之統緒方萌芽而未顯而吾鄉楊杜樓上諸君子迭

齊南樓初稿

卷五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起而主書院所謂慶曆五先生也不數十年楊袁舒沈出爲象山高座所謂淳熙四先生也乃至南宋儒林五派盡萃焉可云盛矣以予考之山東焦先生援以伊川門下開講於明州則主大函書院高憲敏公閱以龜山高座主長春書院楊文元公有慈湖書院袁正獻公有城南書院慈湖弟子寶章桂氏有石坡書院鳴鶴鄉童氏有杜洲書院東發先生專宗朱學有澤山書院入元則甬東史氏亦朱子世嫡也有靜清書院明初黃孟清僉事有橫溪南山書院楊文懿公有城北鏡川書院張

文定公有槎湖書院文定歿後吾鄉之講堂漸替人物亦漸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衮所錮黨論所排然後知山川之鍾秀隨乎儻死而函丈之有權也至若湖上故事西岸之碧沚史王孫子仁延文元講學者也南岸之竹洲史忠定王嘗延沈端憲講學而金華呂成公之弟忠公亦嘗討論於中者也今書院所建則采能仁觀音寺舊址了齋陳公著四明尊堯錄於是其妹壻周公亦元祐黨人與忠肅相唱和所謂蘋風棗月連郎壻竹嶼花汀和友聲者也本朝定鼎之初以賜甲申十九忠臣

陳恭潔公夏謨爲祠遂改書院而顏之曰忠貞其後又改月湖甚非聊爾之精舍也且先生姚產也康熙之初姚人黎洲黃先生以叢山之學昌明吾郡亦曰證人書院從學者極盛如萬充宗公擇季野三先生寒宗在中吳仲兩先生皆聞世之傑大有名於天下而仇少幸滄柱陳翰林介眉范會元筆山次之黎洲亦自謂生平薪水之傳盡在甬上然則先生之於吾鄉淵源有自而月湖之爲書院尤不可無先生以上溯乾淳諸老之盛而先生亦得以追踪金谿建安諸公者爲聖朝廣作人之

大化樹文運之極軌乃信古人以三老比三公言非夸大而妄得不喜也耶客曰子言誠然蓋詮次而上之先生以爲東樂西序絃管之先聲乎純曰然是爲序

贈李海若先生

乾隆壬戌癸亥間全太史謝山舉真率之會集里中耆舊陳文南臯錢丈芍庭范丈緘翁胡丈君山李丈甘谷海若暨先君子先叔梅圃先生十數人觴詠閒舉十旬再會踵西湖之勝蹟追石戶之豪吟挾歲之間得詩數十卷二十年來晨星落落其歸然魯靈光海若先生一

齋雨樓初刪稿

卷五

四四湖叢書

約園刊本

人而已今年八月爲七十懸弧之辰通家後進謀所以壽先生者先生概不許曰吾方有鴈巖之遊於是相與翰筆東紙謀之於子子觀甬上世家近日凋落已甚其不墜高曾之規矩者范氏惟西屏太史一門李氏惟先生子弟皆克樹立門戶依然修整桂林竹院左圖右書名謁刺門賓從塞途騎馬帶笠之客高吟豪飲之徒奔趨望走絡繹不斷先生通行延接典衣裘數叁齒今朝鄭驛明日岐亭傾身僂力庶幾不愧長者之風客或謂子是何足以名先生先生神宇雄駿思敏學博天下郡



國利病營陣戰守作止畫沙聚米方略井然日者持節  
監軍傳籤束伍上馬揚戈盾下馬作露布指掌中雨雹  
風雷戾契發作而乃束身投閑葛巾里閤削銳去角逃  
迹詩寮酒社中是何足以名先生哉或曰不然士之奇  
傑不羈爲一世之望者往往翕忽閉現使人不得見其  
首尾如蘇子瞻所傳方山子陸放翁所紀姚平仲之徒  
所遇不齊則殺馬埋輪騎驢策蹇相隨鬪難走狗聞人  
固不得而物色之也或曰是又不然唐之郭汾陽應回  
紇大人之占年七十餘矣漢之趙翁孫年七十六討西

羌爲漢家建置久長之策曰老臣不惜以餘命爲陛下  
明言利害若夫讀大雅之什太公望年九十馳驟檀車  
四馬間如鷹之飛揚逆擊下平蕪而血毛羽也今先生  
纔年七十美髯如銀童顏若血安知自今以往非天慙  
老成以爲碩果也予曰否否諸君皆舍其現在之標致  
而馳情於身外之遭際宜乎先生不許也夫先生身際  
太平以無事爲幸營平汾陽之勳豈所樂聞世食舊德  
得時則駕光黃青城之舉何常同志士君子在國爲忠  
良在家爲孝慈在天下爲豪傑在一鄉爲典型其所處

之時地不同其所自立者易地皆然也諸君第見先生  
盛年裘馬清狂弓刀擊戛爲克紹尊都督之家風豈知  
今日懸車東馬懷鉛握槧其自戒菴先生以前之世業  
先生固以一身成之至於吾輩詩酒風流近日幾於滅  
熄不有先生長齊盟執牛耳珠盤玉敦閒豈復有諸君  
之羣雅夫先生之在今日如松喬柏古其諸子如鵠立  
鸞翔其諸孫如花明竹翠蘭綺無恙箕弓日新今茲初  
度建旌樹纛之上客馳書走幣之遠賓下至于輩席帽  
青衫猶獲以紀羣末侶同與登堂燕喜之班豈非孟子

春南樓初稿 卷五

六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所謂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乎表記曰豐水有芑百世之  
仁也李氏之爲豐芑大矣先生之仁將遠及其子孫百  
世而亦先徧滿於粉里吾黨區區巫祝之詞宜先生欲  
掩耳而獨對此七十七峯也於是諸子請卽詮次子言  
以上之先生而先生亦展樂清之游於明年相與高吟  
豪飲而罷

贈徐素園

己丑花朝素園主人五十初度揖予而請曰今世祝嘏  
之文率謬悠無實予不願踵其轍况五十非壽也何敢

讀吾子惟是予生五十年無日不在憂戚勞瘁之中此則世莫予知卽家人婦子知而終不知者願吾記之以寫吾懷而示吾子可乎予曰何以言之主人曰予少多疾病瀕死者數矣十齡始就外傳旋遭王父喪家日以落十九棄儒而業醫二十理家政量柴數米日無寧晷已而納婦生子而殤連舉四女老父日望抱孫不得已納妾又連舉二女乾隆丙子吳門大疫吾鄉友人客蘇者遣急足趨予過之居二載終以父老子幼再納妾育男又殤又舉二女統吾所生四子十一女今存者八女

春兩樓初稿

卷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一而已衣長食闊而又坐草之參苓湯餅緩帶之謙會以至疾病之祈禱死喪之酸辛悲悼蓋三十年來無歲蔑有也予之始學醫出培岡范先生之門會先生存山左之行再侍煥文陳先生然亦不兩年而先生歿其經兩先生授受不過十之二三其實何所知不幸虛譽隆起踵門求藥餌者相接來問學者亦十數輩而當事又有醫學之命太守滇中魏公鄴令三韓傅公學督吳門彭公皆款曲賜贈然予益用惶懼刻厲攻苦晝則接見賓客夜則發所貯上自軒岐和緩下至近世景岳鼓

峯諸名家言緇閭考證漏不四下不止又纏多病今髮蒼蒼矣四方交游招邀愈眾每日雞初鳴卽聞叩門聲門啓鴈舒魚貫指談筆對不暇食奴子已佇立促登輿矣東馳西鶩率至水窮山盡參橫月落甚或風簷雪酷石鑠金流皇皇不已計此一日中寒者暑者虛者實者六脈之浮沈瀆數五節之遲速本末四時之王相子母或宜益或宜降或宜萑陽或宜絺芴紛然來往於胸中而不能去故如予者真無日不在憂戚勞瘁之中者也百年亦易盡耳脆質弱植而堪此百憂勞以萬事雖幸

度五十有不旦暮抱無涯之戚乎子曰誠若是則吾乃有以祝子矣子不聞管敬仲之言曰宴安酖毒子孟子曰生於憂患夫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何也戒險則全也是故君子之嗜好無異於眾人苟眾人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眾人之傲肆偷情百殃並集蹙然不寧故憂勤惕厲而不悔也呂伯恭謂君子外雖憂勞其安殆若泰山然則子之憂戚勞瘁欲謂非壽考之券不可也主人曰子論是已然吾勞積五十年今方將乘

初度之辰偕二三朋好題壺挈榼越陌度阡登蛟島之高峯臨東溟之巨浸以偷一日之安如子言不猶有醜毒之懼乎予大笑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舉國若狂而孔子不之非是又一說也於是設核既具載酒百壺偕子登候濤山絕頂銜杯唱和劇歡而罷

族叔粒先七十序

族叔粒先先生以舊年某月爲七十壽今年掃墓西郊遇予於舟中曰賤降已踰期矣子得無一言乎予曰諾先生性強記嘗爲予誦說少時吾宗人物之多門戶之

春而樓初稿

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盛讀書登高第者某某內行修舉者某某事某公所創建某氏某房之姻婭覲縷不盡予不能皆憶是日又言族兄如山亦山蘊山三君以康熙某年同入泮宮學使者則蘊山尊人大宗之座師蘊山纔年十三耳又言是時蘊山祖迪丹公方鼎盛蘊山兄弟謁邑大夫學校長官歸導以五色雜帛旌凡百十餘幅張樂設席召賓客椎牛豪飲十餘日近日新秦子弟偶卜一衿固不宜有此豪舉其略具儀觀者輒自誇大人亦從而誇之得毋少見多怪乎又言大宗之會試京師與某某同寓卜

年家卜年者四世祖給事公之後康熙中葉京師大俠也其所交皆王侯大臣大宗在寓偶染寒疾竟進參一斤而殞蓋先生所記說類如此嗟乎近日世家文獻凋落求如先生之多識蓋甚難予嘗讀鮑培亭集載天多老人楊祁修喜談故事如金澹歸之於吳梅村慈谿村農之弱項煜皆足以佐國史之缺雖先生所言未足比此然以示諸吾宗後進則爲規箴爲激厲隨其人可自得未必無少補焉抑先生所言皆先生耳目聞見所及若以予考之其科第祿位名德之已赫赫照耀家乘如老

少兩御史給事翰林侍郎都院諸公無論已滄桑之際以至本朝定鼎之初如別駕光遠公郎中若思公之死王事游擊淡子公之將略戶部天鑑筆公晉公三先生之苦節大行正先公之醇德非能曉山父子之高介在中吳仲兄弟之道學皆卓卓可傳而康熙以來若中憲復齋公之循良繕部梨山公之剛介南岡且菴諸先生之風雅不與焉今吾宗後進誰爲翻墨陽銘存之遺集而考尊道宜人之世德者乎試與先生一一指陳而布告之宗人俾知先德之盛如此相與東修砥礪不至斬

五世之裘治先生不大裨於吾宗哉先生曰有是哉吾自愧少時失學未獲讀先世遺書今老矣無能爲矣曷卽詮次子所言以爲予壽使得附名諸先輩之後不亦可乎予曰諾是爲序

贈陳拱懷序

士之慷慨磊落足以濟人之困扶人之危喜賓客讌會蒔花種竹耽弄筆墨者往往至於厄窮拂亂喪失其斧資甚或憂愁老病盡奪所好樂而後已而擁積倉守阡陌乃出於齷齪鄙嗇之夫世之人悲憤而不平其或然

齊兩樓初稿

卷五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雖然貧富身外之遇也雅俗分定之性也今將使造物者富吾身外之貧而俗吾分定之雅彼慷慨磊落者必蹙然而不願然則君子之自守與二三知己所禱祝之者端可識已吾友陳先生拱懷少年承尊甫者梁之澤田園連數十頃耕牧過百餘指隨手喜爲俠烈之行文字之侶鄰比之舊以至酒徒博者方外交臂疊跡肥酒大肉絡繹不絕至於飢者溺者寒無衣者喪須葬男女須婚嫁者告貸之券累累盈箱篋父病及喪參苓之需槨木之植會喪之費不下數千金中歲二雛漸長延

名師教授同學諸生履約滿戶每逢佳節烹羔酌醴燕  
笑婉轉不更闌燭跋不止予於甲申春館西軒之聚星  
樓拱懷方爲黠者所賣負累至千餘金剝啄之客與追  
呼之吏旁午交錯拱懷每日浩歎盡鬻上等膏腴之產  
以償不知誰何之券一年而戶籍盡罄然拱懷聞日必  
登樓與予劇談縱飲呼盧射覆既醉輒積罵一切錢虜  
自道所願欲好事不減往昔每予有所急輒笑曰董先  
生不遇陳生往日是區區者至於介意然拱懷亦終抑  
鬱盡變其鬚髮夫以拱懷豪氣俠腸如此卒至困窮以

春雨樓初稿卷五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則悲憤而不平情所莫禁而分定之性酒酣耳熱其  
磊磊軒天地者依然故我此則吾輩立命之學所以歷  
百歲不可磨滅者也今年春仲予將有北行過別因得  
知四月之望爲六十初度予曰當爲子暢言生平崖略  
拱懷大喜悉力爲予謀所贖今清和已屆行李猶畱率  
筆書此拱懷定當爲予進十大觴也是爲序

西村俞氏具慶圖序

中表兄東耒俞翁夫婦壽屆古稀先一歲其子熙槐乞  
寒家夢芳先生作具慶圖又致書粵西請予爲之序其



書曰明歲仲春家慈年七十家嚴則己亥之夏五槐不  
自揣乞夢芳先生作繪事中立三石環以絳桃安石榴  
而散罌粟秋菊於其下花閒白頭顰羽飛伏鳴和中石  
嚴正高植俯其顛以臨旁二石旁石竦然仰企髣髴蘇  
氏木假山遺意罌粟與菊者槐之生維四月槐之弟生  
季秋也而絳桃石榴春夏互榮榭槎相接老幹嵯峨新  
芳茂鬱雙雙頭白老翁小鳥俱有欣欣自樂之致此愚  
之所以爲具慶也自晒頭顛已近頽白曾不得邀一命  
以顯揚父母而家庭聚順備極天倫之幸或者見嗤於  
塵俗者有當於君子之心乎敢以質之夫子因憶先舅  
蜚聲先生七十時東耒兄弟請先君作雪中高士圖而  
乞言與謝山先生今三十年矣熙槐踵以爲請予文不  
足爲謝山役而槐之思表揚其親以傳之無窮固與當  
日東耒兄弟之情一轍也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豈不然歟且槐也讀聖賢書既知三樂之得天者不  
可邀倖而見重於君子媿媿其言之且圖以傳之己則  
彼一命之不足以榮親豈弗知之明而見之確故雖以  
予文之譏劣寧失彼而就此不憚萬里以求之是槐之

壽其親者槐旣自知之而允蹈之子復何以加之而猶不免以爲言或尙有俗之見者存也故予但述其意而質言之使弗疑而已矣若夫世俗所爲壽言撫撮其荒唐無實之形迹以逞其鄙俚巫覡之祝禱則謝山之文具在可以印證而得其謬妄予不敢爲亦東來父子所不願也乃郵而寄之俾揭諸圖之上方

題雙節永貞圖

茗上沈君萱皋之贈公清源先生下世遺腹生萱皋其安人孫暨副室王齊志并力哺撫以至成立然萱皋實

春雨樓初稿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孫出王竟無出孫安人感同室之勤苦令萱皋一如出己而宗黨遂以雙節稱之及萱皋授室舉子將游京師營祿以養親孫安人戒之曰自汝父之背而汝之生也吾無日不與汝庶母提攜捧負飲食教誨以至於今吾不能禁汝之不出而思汝之學有未成卽吾二人之教有未盡也其爲我畫雙織圖以與汝俱船舛驢背六街九陌之中時時展翫汝其不負此機而終吾之織則吾二人之責庶其塞乎此此圖之所以作也已而萱皋果得祿將迎養於粵西安人曰使吾二人偕汝行則誰任

家事一人行則誰可昔之以圖畀爾也所以終吾二人之教也今爾仍載圖以行一如吾兩人偕之行者孝莫大於養志豈但視膳問寢爲哉於是萱臯不必御板輿並不攜妻室仍載是圖而來粵每出必展圖而告之每行必捧圖以先之一日以示予且告之故予曰甚哉母之賢也甚哉子之孝也而惜乎題是圖與詩歌之贈子者皆未之盡也立言者必提其要紀事者必要其終夫節而永貞永貞而雙節固難之難者而此圖之旨專在於教子子今日奉圖而行乃所以養志皆於圖之繪圖

齊雨樓初稿

卷五

十五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之來大爲吃緊大有精義而前此未之著明無怪乎題籤者但目爲節贈行者專以美歸省也於是萱臯再拜而謝曰子小子何敢言孝此吾母之志也請吾子詮次而序之卷首

張德昭先生六十一壽序

昔人言創業之難勞筋骨餓體膚動心忍性以增所不能固也然及其運旣亨時旣至揚帆順流瞬息千里勞而未始不逸也至於守成之難有中必旣有盈必虧天道本難持而席豐履厚習以爲常子孫眾則性情不能

齊門戶張則酬酢不能節田園奴婢畜牧日廣則耕耘  
芟柞教誨飲食無往不費主營之焦勞蓋人情由儉入  
奢易由奢入儉難此賢祖父之重賴有賢子孫也子至  
濡陽登張氏世德之堂其父老松蒼而柏古其子弟鸞  
翔而鵠峙其童非芝茁而蘭芽而宮室之修整童僕之  
肅穆飲饌器皿之精良未嘗不目眩而心疑之也旣而  
周覽其場圃之廣大游歷其阡陌廛肆之浩博目擊其  
西成東作之勤勞且詳其先世堯天府君以來之家傳  
不禁穆然深思而長歎曰是不愧創造之貽謀而無慚

繩武之賢哲者矣蓋張氏自堯天先生任俠開基其伯  
美石翁筆路盤縷手造狐狸榛莽之場其仲顯壁翁數  
米量柴成埔崇櫛比之業其叔佩玉翁雨笠宵鐙以光  
門戶而啓簪纓至於高山旣作岨行旣夷美翁之仲君  
德昭先生實爲家督統率諸弟諸子諸孫諸曾內而百  
口之教育外而千耦之耘耔大而吉凶賓嘉之儀節細  
而睦嫺任恤之周章微而飲啄布褐之繫縛以一身總  
理之雞三號而卽興漏四下而未寢十餘年來門庭上  
下唯其教是遵故富貴而不敢驕淫盛大而不爭華靡

先生銳意科舉之業十應秋試不遇退而督責子弟自  
己卯來令子長公偕從子同舉於鄉壬午胞弟繼之癸  
酉再從子繼之七年之中四擢高科先生不少懈客歲  
數千里致予於譜筠書屋自應童子試試京尹試禮部  
十餘人一旬再課課畢必親較其甲乙次公決科既冠  
其曹賓興之日行李既戒先生諄誨敦督不少假以辭  
色其勤而且嚴如此而又藹然天性接諸弟姪和氣生  
春語及家政必稱先君先君云歲暮解館請予修葺家  
乘因及堯天先生以下諸傳先生含淚讀之曰是予先

春雨樓初稿 卷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幸也實獲我心矣自奉淡泊布韞青鞋黃冠竹杖  
與田父相爾汝客冬六十初度屏帳不施長筵不設甚  
至提壺擊棹之客無一度阡越陌者予駭而疑之先生  
但以母在爲辭行所無事而無自矜之色嗟乎此先生  
盛德所以無聞而承先啓後以保世滋大者乎今年秋  
令弟果軒先生亦六十子以需次留京師踐令威鶴臬  
之約爲文以侑觴因并詮數語爲先生六十一壽序儼  
閻再彭之例也

范莪亭六十生朝序

昔子游京師藉通故鄉聲息者惟屠三法田范二莪亭  
歲時閱歷二公率以長箋示俾數千里外仍如游粉社  
詁月且法田喜吟一歲寄詩嘗數十莪亭方攻舉子業  
所寄亦無算此十五六年前事也及後宦西粵十年道  
路阻辟鄉國益遠家役往還二公寄益多凡予願與聞  
者無弗有而莪亭交游如武林梁山舟長興孫後齋海  
寧周存齋仁和洪觀六王西白諸名公及所得元明手  
蹟畫幀亦悉以告制藝爲後齋鑒賞刻之紅木犀齋集  
中及他未刻之作半以示予近三四年來復與錢令君

春而樓初稿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竹初先生唱和爲太守陳公賞於是吟興大發寄子數  
倍法田自上已觀梅集外得老圃吟香集一卷次陳太  
守觀菊疊韻六十首病痊酬同人詩一卷延綠軒新牘  
六冊名人手簡目錄一卷并諸公贈序題跋都錄寄而  
囑爲之序翻閱雜誦汪洋浩瀚茫無津涯驚歎不置予  
將何所言哉卽欲言而竹初後齋及羅公有高顧君澍  
諸序更得學士錢竹汀先生再三言之復有水南居士  
龔君西莊居士袁君之詩歌及竹初後齋願伴繁諸尺  
牘發揮其精妙太息於沈埋略無遺義予復將何所言

哉惟莪亭今年初度周甲子諸公必多投贈予可言無  
言且及莪亭未寄示猶可一言然予舊嘗序名人尺牘  
一冊于莪亭生奉孝友學問之勤博書法文章嗜好之大  
凡一一備具詞無可更設則終無可言至莪亭來札今  
歲充貢當入成均遲暮何成就制義半生心血屢蹶不  
售當終此一決舊秋大病神氣不復振爲浩歎此則所  
見似未廣宜有以解之而竹初已援李杜生平及科目  
之泯泯無傳合之錢學士云莪亭翰墨歷久長新精神  
所寄不與齒髮俱衰則予雖欲更進以曠達之辭與歐

香雨樓初刪稿 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陽子血肉有盡垂於文字無窮之說以爲莪亭祝已贅  
出則予眞無可復言矣嘗讀震川虞山二公集存爲壽  
之文頗多大抵友朋平昔交際之雅花朝月夕聯吟之  
情曾不及覽揆疇福一語然則予追憶法田莪亭并莪  
亭示諸公之言而以爲無可言者正歸錢集中娓娓言  
之者乎於是詮次之且不厭詳言之不但爲莪亭六十  
生朝之序卽以弁之上已觀梅老圃吟香延綠軒諸集  
之首其無所不可乎莪亭最知予文必不以爲褻故錄  
寄之

陳功柱先生六十壽序

丙戌正月下浣陳先生六十壽門弟子董秉純將致書  
京師求李水部匯川之文以侑觴令予之綱曰子之求  
文於水部以水部知先生之詳也抑取乎官階七八行  
耶如非取乎官階七八行則文之莫如子宜於是秉純  
再拜稽首而爲之序曰先生年三十五館予家近日軒  
予時纔弱冠朝夕侍左右先生方博翻經史尤銳意左  
氏傳高赤之異同劉賈許穎之從違服杜趙啖之優劣  
細書夾註課讀少閒矻矻不休漏不四下不止自壬戌

春南樓初稿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歷丙寅五年無寒暑一日閒也時觀察長洲葉公爲培  
風社招郡中名士朔望大會於校士之廳先生與水部  
暨屠太和鴈湖包南岡闍齋黃浮梁墨舫李教習谷勳  
姜石泉石津徐廣文千波邵莊浪東侯范主簿青巖其  
最也每一會畢觀察大書諸公文硃墨淋漓揭之儀門  
之樹通國喧傳諸公愈益爭奇鬪險百出不厭而學使  
者今尙書芝庭彭公方以國初諸遺老文則繩士農山  
西堂之徒陸離瑰瑋有光熊熊燭天先生與水部諸公  
競效之商盤周誥誥屈聳牙朱豔班香琳瑯滿目匯川



干波鴈湖書巖暨先生並列高等時來近日軒談藝  
鏃矚括羽指顧朝陽之桐高岡之鳳予時劔負聽之心  
儀爲神仙中人何其盛也已而諸公果皆履青雲翔天  
路或看花上苑或種花百里最下亦得回旋學博丞簿  
之閒而先生十踏省門卒不得售於是慕汝南之月旦  
退處於陶朱猗頓之閒一賈於家再賈於市然而南轅  
雖改北轍愈非尺短猶譏寸長何益遂盡喪其數十年  
之羊鴈不子前卻偪迫詰詘乃重理夏楚爲兒童傳句  
讀而先生老矣何其衰也雖然先生所扼塞身外之名

而已若其受於天而得之身內未嘗困也先生有父踰  
臺望耄長德考終有弟舒鴈行列白首無閒左對孺人  
眉案相莊右顧稚子瑤環羅列而之綱稟承先生之學  
懷文抱質茗發穎豎卓然爲吾黨畏友今茲初度之辰  
鸞停鶴峙捧觴而上壽者趨庭之大賢升堂之都講東  
榮西序笙歌告備雖以譎劣如純亦得膏脣拭舌伸紙  
濡筆進其攝提庚寅之詞孰非先生榮光岳氣之所磅礴  
側出者先生亦可以進一觴已余又讀韓退之歸老  
南城莊詩曰不惟兒童輩亦有杖白頭饌我籠中爪勸

我此淹留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而虞山尙書以爲  
退之才力志氣一世之雄及才聘而旋志放而返則思  
息機摧撞謀家國鄉社之樂余於是知先生此譙匯川  
諸公必有聞而羨慕不及者盛衰云乎哉他日錄此文  
一通寄京師視何如也

靈山令陳載之六十序

唐宋大家文集贈序無以祝年爲題者有之自元之虞  
道園揭曼碩諸公始也然果出其中藏之誠姻戚蘭金  
之誼則岡陵松柏下至躋堂之觥古人何必不以通情

春雨樓初稿

卷五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好聖人且收之經豈得議其晚近出也然流俗相沿失  
實人生三十以上閱一甲輒撰一序長篇累牘以不古  
不今之筆寫若有若無之事且無論姻親朋友必取當  
世所謂大人先生者但得官階六七行卽足增耀里閭  
而文與情俱弗問究之贈者受者兩不識爲何許人真  
愚俗之陋習宜爲識者所嗤也子生平不妄爲祝年之  
文然親戚之情話未嘗不樂道之今年春由慶遠將之  
太平之龍英道過邕州晤同鄉謝子聚璧范君冠山爲  
言今冬載之先生靈山陳公六十壽請得一言以侑觴

予既以階職微末無以增諸君寵辭之已而海陽邱君東河書來言吾子既以流俗官階六七行之文爲足嗤而又以此語謝豈特得罪謝范諸君不已褻我陳公乎予不敢解憶壬辰之冬予爲公之同年生胡君鬻亭所邀公時過予寓因得相劇論所作詩古文盡公之爲人已而公抱微疴霽亭日夕過從甚至憂形於色子獨曰不然也子瞻不云乎人之壽夭在元氣今觀陳公元氣盎然其動履言語丰采悠游不迫從容有餘皆太和元氣所流行斯人也後福且無量而況於今乎今去此言時又十年矣予雖僻處山谷於靈山郵駟所不通風聲遯聽所不逮然公之盛德久而不息者一翹首而得之不必羅列政績事功某事活幾許人某惠流幾十世因卜其福澤之綿延壽命之長久以爲頌禱之左券也夫世必有仁人而後有仁政有善人而後有循吏予既親炙公之盛德而信之奚假傳聞之遠聽或書或不書也哉蓋公之必壽原不繫乎公今日之政而今日之政卒無不可於前日之公卜之至若吾輩之祝不祝更非公意中事也而予猶津津有味者中藏之誠所謂聞其風

尙想見其人而況生平所契合文字之知交其能默而息乎而豈但諸君子有姻戚蘭金之誼之請之也哉遂書以遺公請公與東河讀之以爲何如

那地州刺史羅君五十序

廣西慶遠府轄世襲之官司凡七永定永順長副三司及忻城縣皆設於明弘治時東蘭雖宋崇寧閒已有其名而自改流後同知之設世次尙近惟那地南丹二州皆肇自唐宋而南丹沿革郡志載之不甚晰疑未覈那則熙寧以前卽爲羅氏所居旣納貢置那州地州屬黔

春兩樓初剛稿 卷五

五十四明策書

約圖刊木

南路元屬思州按撫司明洪武閒省那入地隸慶遠是羅氏之世爲那地長最詳確可據今上御極之八年歲在癸亥今刺史體仁公始攝職明年甲子奉大部題准襲知州事今三十有六年矣同時綰綬者惟永順鄧君後公一年襲尙無恙餘則南丹東蘭永定俱傳授至於四易矣忻城再傳永順之副亦再傳獨公歸然如魯靈光是故以土地之保世言之那爲最久且著以任職言之公亦最長久也今年正月公初度五十其同官後輩及退休之媼姬謀製錦以祝而請予爲之序予惟五十

不可言壽而公之歷官以古人強仕服政之年數之已在古稀以上且公擬今歲授其子承襲近乎大夫七十致仕之禮則諸君之欲有以祝之固其宜也獨是世俗祝嘏之詞或願其享大年或冀其榮貴或幸子孫之繼起公則五十而享古人杖朝杖國之福五品章服自其身遞及本支百世皆無事爲公頌禱而稱頌惟公醇質大度靜鎮邊圉爲邊疆良吏際今四海澄清仰沐聖天子深仁厚澤無鞅掌之勞享太平之福雖年屆半百已儼然與龍飛諸科六老同稱耆舊自今以往吾願聖朝

春雨樓初稿卷五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世有道之天下皆那所世守之要服荒服聖天子萬年久照之日月皆公樂餘景話舊典含哺鼓腹而溯堯年舜日者也持此祝公壽壽豈不大祝亦豈不甚重哉於是諸君拜手而謝曰甚矣言之美且廣也他日續修郡志又那州一確實掌故也子真能壽公於無窮也是爲序

羅城令朱母汪太孺人壽序

朱名紱

乙未六月九日吾友羅城大令朱二蔚墅母汪太孺人悅旦時予署篆天河與羅接壤前一年蔚墅遇予宜山

讀行稿曰予文足可傳世明年請爲吾母侑一觴今年  
四月又以言而蔚墅才華肆應柳慶閒欲述爲節概以  
示而未有暇至期予貽詩四章有曰鞅掌勤勞爾獨賢  
未成家傳換鴻篇斯文傳世吾何敢也有新詩奏管絃  
旣而蔚墅具書幣錄事實請予補作子旋去天河奔走  
潯橋平桂閒冬署馬平與羅同郡適蔚墅承太守命監  
子授受儼然挾以要予予喟然曰予文何足傳子之勤  
勤必欲傳其母斯則孝子之心足以感天地而迓休徵  
者或佐子文以傳也且吾聞太孺人以節孝著而教子  
孫特嚴則固自有其必傳者予何敢辭汪氏固江南右  
族太孺人以雲南普洱太守爲之兄以江西饒九觀察  
爲之姪其歸於朱也君舅州佐公方以貴雄徽浙閒同  
懷之子十有八人太孺人歸靜菴公行在第八雍正乙  
卯第五兄登右科次年公繼之名在第一當斯時也朱  
氏門庭照耀里閭後堂珠翠連袂成帷瑤環瑜珥之奇  
珍何所不有而太孺人處之淡淡醴醢滫瀡之職紉箴  
交績之勞供甘旨勤女紅自若也已而風波頓起家門  
震蕩靜菴公卒於京闈州佐公爲大吏所噬幾陷大獄

毀家紓難期年之內盡喪其數十萬金之產旋以老病卒同居百口嗷嗷待食明年遂分爨時蔚墅纔十歲而庶姑陶太君老矣太孺人上事遵嫜下畜幼男辦之蟹筐龜手之辛勤如是者十八年陶太君逝牀褥之煖寒哀哭之節含殮之周謹九宗三黨無不歎太孺人之爲孝婦也中閒嫁二女爲之擇壻娶婦爲之擇婦皆黽勉中禮儉而不失舊家矩度而朝夕皇皇者尤在勤課蔚墅使卒有樹立蓋自靜菴公之歿至蔚墅得祿迎養凡三十年桑田滄海變遷無常太孺人以一身歷之不大

聲色而慮之悟然可謂賢而才矣至於秋爽旣消春榮重慶人方快然自足而蒲團貝葉香鐙禪板一歲之中齋居十七八一日之間誦佛百千叩齒猶諄諄誨勉諸孫無異誨蔚墅時夫太孺人二十七齡稱未亡今登六秩例得旌門之典異日國史必有識之者卽或文人惇史欲以尺牒寸管如劉氏列女傳所顯頌以佐朝廷表敷風剏之權然其事狀皆太孺人允蹈而躬行之非詞章能緣飾也則予文之藉太孺人以傳豈不信哉吾又聞太孺人喜讀書雅知大體方蔚墅幼孤又獨子恃愛

而太孺人督之嚴庭有方并佯曰必欲讀書吾其沈此  
矣太孺人聞之遽以索縛而欲下之乃大驚懼自是不  
致失學分箸時十二娣杭氏少寡無嗣迎之同居及蔚  
墅納婦諸伯叔姒娣舒鴈受新婦謁太孺人恐傷杭娣  
意先挽之使與己同拜蓋不惟列女之賢庶幾有學識  
之君子然則予文雖不足傳而不肯妄爲尋常祝嘏之  
詞蹈歸熙甫之誚實所自信當亦太孺人鑒識而首肯  
者乎可以侑一觴矣是爲序

周梅巖七十序

代匪川

善書樓初稿卷五

三九四明版書  
約製州本

乾隆丙子周生載岐以石科應會試於京師予遇之逆  
旅相得甚歡旣而請予詩爲其尊人梅巖先生六十壽  
子贈以七言長句一章又十年吾友董君抑儒寓書謂  
梅巖今年七十載岐復將徵吾子之文且曰前歲季春  
偕阮生一懷萬生近蓬泛舟光溪梅巖父子導之遊賀  
監釣臺高尙澤小赤壁諸勝又歷觀洪水壩迴沙闡王  
大令詞芒屨席帽相與仰而眺山俯而拂水晚宿六宜  
樓烹雞作黍銜杯快論漏四下未寢出其族人古山先  
生詩文雜誦之又自出近稿相論定近蓬卽席和古山



集中樓字韻長句得四首予亦得五首一懷得三首梅  
巖父子各得二首裝之成幅溪上傳爲韻事次日又導  
之過在澗樓歷建輿至寶巖始別去又言梅巖爲人古  
心古貌與賓客接禮甚虔而巖氣正性自令人望爲老  
成長者雖極意款洽而正言莊論時時發露於指顧之  
閒自言少時清苦不克奉厥父母慶中歲又失愛弟皆  
極可痛載岐娶婦自爲文祭告父若母朗朗爲予輩誦  
淚隨聲而下又極有幹材導予輩至梅梁堰指陳江湖  
之外跳溪流之內嘯與七分三分之說刷沙護沙之方

魏侯之三策判府之三壩汨汨如何決下流而東注也  
嘗於鍾家潭之下仿迴沙閘遺意築阨數十丈斂貲數  
十百千貫期年而成前歲竟爲大水漂去心甚恨焉云  
此生必當復集其事蓋梅巖學問品行性情經濟如此  
皆當於古人中求之在溪上前輩築隱蝸廬父子爲近  
而經世之學則過焉抑儒又曰梅巖六十時載岐集沈  
石田高秋甫諸公名畫及當代大老詩裝潢爲大幅梅  
巖見之笑曰孺子僅得此耶使吾自爲當請杜草堂李  
翰林爲詩顧虎頭吳道子作畫不難雖然我且不識諸

公作何狀貌諸公又焉得定我爲何許人品此但可恐  
嚇鄉人而已矣遂撒去予曰是既然矣然則予於梅巖  
之人之品既知之矣苦梅巖於予其不識作何狀貌也  
予將郵予文於載岐使載岐張之而梅巖撤之不已多  
事乎雖然梅巖未識予使予得識梅巖者抑儒也請以  
抑儒之語我者詮次而歸之梅巖梅巖將不識抑儒乎  
而何以撤之抑吾又聞梅巖蓋學詩古山而古山琢隱  
先生之高座也琢隱與寒家杲堂昭武諸君子稱莫逆  
淵源瓜葛遙遙有自然則梅巖與予兩人原當有以識  
之非徒用抑儒之言爲粉本也

涂母許太孺人六十壽序 代沈郡伯

新城許太儒人者贈公雙岑先生之佳耦而今知慶遠  
府天河縣事涂君應槐之母也太儒人兒時箴箒之餘  
能通女則女誠四子書大意稍長事父母以孝聞及歸  
贈公佐之力學有聲庠序侍繼姑劉疾數十年不倦及  
贈公先卒代之治喪葬一以禮其敬順之見於子婦如  
此舉五子七女巾幗衣句皆手自製曰旣省費且不敝  
亦習勤也館師之饋必躬治豐潔諸子旣長悉以文名

於邑會羣才較藝飲饌尤豐雖拔釵劉苦不吝及天河  
君連捷鄉畿太孺人誠之曰爾父厲志尊師而不及汝  
見不無遺憾雖然亦名耳爾曹務求其實其勤儉謹大  
體見於持身訓子如此贈公師事許先生從升館穀二  
十餘年爲之賃舍處子女女長太孺人爲具裝嫁之後  
從升年八十或以篤老請諸雜更事他師太孺人曰先  
生之子遠出若返自塾將無所歸訓蒙宜若可勝及卒  
殯殮皆贈公任之而每歲掃墓則太孺人至今猶令諸  
子循之不絕天河君初任潯之貴縣迎太孺人於署聞  
廳事用刑而聲赫怒太孺人曰愚民無知故犯法宜哀  
矜之喜固不可怒又何必有羈留待質者曰姑取保一  
人在公庭舉家弗獲寧也其任義而行仁心爲質又如  
此及移天河太孺人以縣治多山瘴居郡城適子來守  
郡因得時聞嘉訓懿行秋天河君出鄉人楊黃諸賢徵  
言弁語請爲太孺人八十侑觴之文子以其言證之平  
日聞聽往往而合非漫爲誇譽者用不敢辭惟是世之  
爲祝嘏之詞者必其人有所歉於其身及子孫則爲撫  
拾生平隱迹以卜其後之食報或願其子之富貴也今

太孺人懿徽著於鄉黨之口而天之報施之豐金章玉  
秩扶持左右桂樹瓊枝茁長階除太孺人松身鶴鬢加  
副禕於大耋之年而天河君竭人子之職以膳羞則三  
牲五鼎以襄封則龍章鳳詔以待御則板輿行幄凡世  
人所願望而不得者嚮用供奉吉祥善事無所不備雖  
欲更進其巫覡之頌禱詞無可設矣雖然太孺人不云  
乎爾曹務求其實繼自今願天河君及諸金玉不以身  
外之華膺爲祿養而以身內之純修惠澤爲承歡不徒  
用現在之告身爲顯揚而必求不朽之榮名爲封贈俾

春雨樓初刪稿卷五

三四明夢書

一約圖刊本

太儒人全行備福直與陶侃王陵諸賢母比烈垂之史  
冊壽之千秋如是而涂氏之孝養乃極大太孺人之壽  
眞無窮盡卽吾儕所以頌祝之者亦無以更加矣太孺  
人雅識大體通知古聖賢經訓故規切眞實如是予承  
意闡發而申言之必深有取乎爾也天河君其可以敬  
晉一觴矣謹序

春雨樓初刪稿卷六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疏引

勸募開寧波三喉及濬河序

寧郡城之有三喉所以洩日月兩湖之積滯而疏通周城之氣脈也夫日月湖受西南二門之水以收乾坎之秀而聚金火之源郡之富賢達而擅豐盈全賴乎此願有受無洩勢將使出是入者卽由是出此三喉之建蓋極創制之善盡和會之宜其載之開慶志與它山水利

春雨樓初刪稿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備覽諸書者前人言之詳矣夫號之曰喉其道甚仄易於淤塞建置之後一修於制使胡公棗再修於太守陳公境自是漸不復治至明之中葉三道遂存一綫然猶幸此一綫者未盡漸滅故有明吾寧科甲公卿遜於宋猶遠邁於今數十百年以來鬼門之穴塞於修垣尾閘之溝夷爲平地於是雙湖之清瑩澄澈者一變而爲藏垢納汙之所秋冬地氣收斂猶無顯驗自春徂夏則積穢上泛烈日暴之蒸爲奇臭不特水不可食行者居者薰染其惡濁輒成疫痢夫陰陽風水吐納之說雖有明

證猶隱而不易見若積穢之泛大彰明較著者也焉有  
氣脈流轉之所隔塞臭穢至於如此而履斯土者有不  
大受其病再以近日士氣民生之不振參之則其所關  
係亦瞭然可覩矣我本朝代有賢明太守如武威孫公  
維陽汪公大令如關西楊公皆竭力究心河渠而於城  
內尤亟顧濬河而不開喉則何身愈深垢穢愈積汪公  
之濬承事者奉之不虔但知深河而不固壩中流既濬  
兩岸漸搖不一二年崩壩填河向之淺閣者後且壅塞  
其弊較不濬尤甚而開喉之難則以壞完好之堅城修

湮沒之古跡勢必格而不可行今幸逢聖天子勅各府  
州縣修築城垣而我縣父帥張公畱心民瘼百廢具興  
城工將動特有意於增修縣志與開復三喉誠千載而  
一時也但開喉之與濬河濬河之與築壩其利弊實相  
依倚前事已班班可考故今既議開喉則必濬河既事  
濬河則必築壩缺一不可而規模經制刊勒成書以善  
後則邑志之修又相輔以有成者四大工並集其貲費  
之繁重不待言已我皇上體恤民隱修城之役毫不輸  
助於百姓而張公潔己愛民宣上恩德雖閭閻樂輸已

經繳庫者盡復給還其爲吾輩戴高履厚所感激當復何如而今此種種重費仍妄冀公帑小民求而無厭寧無內愧用是敬約同志各輸綿力豐於財者務祈加厚輸將不吝千金一諾卽廉於貲者亦宜轉相獎勵弗辭徧告同人務使三喉故道復於一旦而自湖而河自河而喉其經歷之支港周流無滯其修築之埼岸堅固不摧則雙湖之澄清指日再見周城之氣脈歷久重通上以報聖天子賢司牧慎固封守培養邦國之殊恩下亦以樹粉社百年之運會厚我鄉黨長我子孫不於是舉有重望哉我同人勉之

春雨樓初稿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役也最初面陳之張公者爲吾友阮慶榮旣而予邀李文昌泉盧兄鎬林君會心具呈張公申詳太守瑪公張亦親與吾輩相度情形估計工料行有日矣竟爲城濠舖戶以飛語譏之瑪張意遂寢此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事也次年城工已竣吾輩無可望矣忽提督黃公與新巡道陳公語及陳甚善之時瑪在座勉應之復飭縣查閱再詳終以未經親勘延擱至三十二年二月瑪忽悟其失語張亟行張復邀子輩再

議工料予因繕爲一冊詳列料價一喉約得錢千貫  
而潘河則委之沿河居民事在必集張猶以三千貫  
爲難冊內因謂三喉並舉必得三千貫萬一力有不  
敷請以一千貫先開水喉意蓋惟恐畏難故作此權  
宜之說而瑪復以前議列三今胡得一疑予輩有怠  
志再三詰張張亦竟以斂貲爲難不復議及任事之  
難如此又次年瑪張俱去新太守王公紹曾初政頗  
勤微予復作稿呈之竟以穿穴城牆爲難其事遂已  
募修白衣寺疏

春南樓初稿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郡北城白衣講寺者在唐曰淨居在宋曰廣仁前明洪  
永間勅定爲白衣白衣之說舊誌謂錢康憲公廡宇之  
梁夜現白光驗其文彷彿有大士相遂用刻像奉於寺  
蓋由來歷七百餘年矣中間廢興不一大抵有人肯堂  
必有人肯構有風雨飄搖卽有丹雘塗墍六道輪迴生  
滅垢淨無時休息也國朝順治閒邑侯孫公創募修造  
未幾又剝落乾隆初年住持僧性水復議募修旣新山  
門大殿次後堂矣斧資不繼走京師將謁達官貴人大  
開檀施竟不遇愜快而歸歸而向所補葺仍蕪落雨廡



周垣靜室敗壞尤甚十方眾信咸謂性水惜爲山之虧  
一黃掘井之棄九仞相顧嗟呀不置今年秋性水毅然  
復以爲任走問募疏於予予謂知始始之知終終之凡  
事莫不宜然獨異於白衣講寺乎獨異於性水之修白  
衣講寺乎性水但以古刹垂成不可終廢之意告之諸  
檀越必有踴躍奮迅而襄厥成者嗟乎藉苞利養傳舍  
殿堂挂壁一瓢隨身兩膝仗緣偶住撩衣便行此縑素  
之芳規無罣礙之正覺也今性水不忍以垂成之緒墨  
守其無爲清靜之旨躬執其勞而士大夫有桑梓掌故  
之責者或坐視數百年里社大道場聽蒲團錫杖之流  
自爲輪轉撐柱豈理也哉此在諸善信必有熟思而先  
得者不俟予灌灌也予故曰性水但告之檀越必有襄  
厥成者是爲疏

廣西省垣募建全浙義園序

吾鄉先哲海寧陳相國撫粵西時嘗建全浙會館於行  
省之水東門內以爲鄉之仕宦游幕商旅之初蒞者解  
鞍息肩之所吾鄉人至今賴之居於是者必追念先德  
相與頌歌不置甚盛舉也然其時尙有義園一所在城

外以殯旅櫬之未卽歸里者歲久失理無考夫以情理  
善有館以栖游歷之賓所謂賓至如歸不畏寇盜亦不  
思燥溼也而野死之游魂生爲異域之人歿復無所憑  
依與幽厓之狐陰壑之虺雜處而暴露寧不動仁人之  
隱又且固有其地顧使湮而不傳無從而繼之者諒足  
惜也近日鄉人有停櫬者雜附北郭南薰亭阜商之義  
冢穴亂荒蕪號狐狸而藏毳毼雖有老屋數楹累累層  
疊幾不可別識於是友人汪生在東有憂之慨然思續  
陳公之舊詳列其應行之宜貽書以募捐之序請予見  
之欣然曰壯哉在東之志也夫在東一年少布衣耳卽  
自頡於孫楚何遜之儔而青袍黃卷祿入幾何輒欲終  
公相不能終之志何其赴義之勇而大也予雖窮宦敢  
不勉繼後塵卽擬捐俸爲鄉人倡旣而詳閱所條其曰  
資二千金誠不可缺矣然集之旣不易卽集之而在東  
方佐人幕府東西南北且不能自定其投止而謂人之  
慕義而興者能揣在東之所止而投之乎又况董督之  
勤勞委任之難其人旣歷歷言之不爽在東果何以周  
計而杜其弊乎雖然人之好義誰不如我陳公有此舉

而七八十年之後在東忽思起而繼之在東有其志而六七百里之外予復驟聞而悅之安知吾鄉之人不人抱在東之志有同予之悅捐資者歡然而解囊襄事者竭力而不怠於私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使在東此舉而人不謂之美也我不敢知曰其必有以成之使其不得不謂之美則吾鄉之人誰非君子有不欲共成之者哉夫世之施掩埋設義冢者往往而有大抵浮圖黃冠者流真報之說動人非儒者言予所不道然程子曰知生之道卽知死之道以今日居會館者念陳公之德不衰卽知他日冥冥之中感諸公之德未有盡矣然則諸公謂獨成在東之美也乎吾鄉之君子勉之

### 募建那地州武廟後殿序

本朝各府州縣治皆特立文武二廟文廟爲入學釋菜之所武廟本設以練兵亦卽爲百姓祈福禳災之便那地爲土州俊秀之入學者皆附府庠故無文廟而土司之建特爲國家備禦邊徼最重武故武廟尤重廟在市心高原歲久頽落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好義者思爲修葺爰立募資之簿令迴龍寺浮屠募化越數年前殿告

竣而後殿已偃其事不終遂成白地又數年丙申予始  
判那謁廟見神座敝處一屋前無屏牆後無寢左右亦  
無廂廟祝並栖殿偏觀瞻失序幾幾乎喪神慢神矣亟  
詢之耆老言固有後殿欲興作而未逮也予隨首捐銀  
促令勸工居數月又促之始以貲未繼乞言於予請所  
以倡率勸募者予惟天下之事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有  
其始之必有成也一人任之不如眾人擎之之易也此  
固凡有興作凡有公舉同然之理也至於那之不可無  
此廟與廟之不可無後殿其說凡有四而前之所云猶

其後何也那深山僻壤也無大梵宇宮觀崇奉今天子  
聖牌凡慶節朝賀胥於此殿則應行禮於坡上坐班於  
草中不知者遂直趨殿首禮乎非禮乎故必得寢殿則  
前廳以聚冠帶中庭以行拜舞不至有褻越之罪是官  
斯土者之不可不有此舉也那既未立學應仿古人州  
庠里序之法設爲義學庶絃誦不廢文教可振興而向  
亦未之有予始過廟見有甯秀才者設帳殿上予旣嘉  
生之能教授鄉黨未嘗不告以喪神之不可不誠誠遷  
像於後寢以前廳爲講讀之所於神不褻於此邦之後

進所裨不淺又士斯土者之不可不有此舉也至廟既  
爲訓兵而立而邢之民所稱管哨總管掌兵先鋒之輩  
雖安然爲太平無事之農夫仍隸於兵籍卽州官署中  
左右之人亦得稱權目內目蓋皆兵所寓而講武事者  
顧聽武帝之藝居一楹相雜於巫覡童子之間脫一旦  
折衝疆場其何以邀福於神可無懼乎是又兵斯土者  
之不可不有此舉也若商賈之來於斯那雖小營聚粵  
東江西楚南北各省之民於治內其人旣離鄉井違棄  
父母之墳墓祖宗之廟貌所藉以保佑其身者惟神是

春雨樓初稿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依椎牛擊豕旣見其禱祝於神之座下矣立券約權子  
母無不會聚於神之門庭矣特無人焉告以褻神之故  
與敬神之必有所宜故因循未舉使其告之有不惕然  
知警踴躍而從事者哉此四說者使人各知之有不人  
各起而擎之何患其不成何慮其終廢也哉夫浮圖方  
以外之人也於此四者皆無與今台無與之人司其事  
卒遲遲不終而吾輩分宜有事者反袖手不加速豈理  
也哉於是編註應輸之姓氏使各自效其所急而復以  
此語明列之簿首云

秦安縣春兩書院募捐膏火資本序

秦安故有書院而書院師生脩脯膏火之資則無有宰  
令之賢者每捐俸延師然勢不能徧諸生朝夕往往難  
集而易散山長仍爲虛設夫古人千里贏糧負笈好學  
之志篤向往之念專雖渴飢跋履不顧也今里巷鄉社  
之中徒以膳供弗備卽裹足或延佇且晚寒十暴一諸  
生誠不免怠惰之譏已然而有賢父兄之責者何以謝  
養中養才之咎也哉予自下車卽擬爲書院延師長旣  
稍捐薄俸又賴邑中好義張賚熊孫彥等以南關官地

春兩書院初稿

卷六

十四明叢書

一初園刊本

之舊命建店之值助入於是山長之俸略具矣而諸生  
仍乏供給適清水庠生周永祚自龍山來謁語及清令  
某君前創書院曾廣募邑之紳士斂金置產刻爲膳田  
錄予於是欣然商之邑人前峽江令張君候貢庠廩李  
生廷彥胡生來同俾屈指同志之士之可以任倡率者  
若而人裝潢捐簿十冊分令勸輸登記訂於今秋八月  
上丁日彙齊公發城鄉當舖行息子更擬定延師聚課  
之綱目勸輸營息之條規與夫經費出入之主記載垂  
久之章並書簿首以其通邑諸君斟酌俾得鑒予之心

攻子之失以幾此舉之亟速成就而行之永遠垂之無  
盡傳也嗟乎作養人才振興文教固長民者之責也子  
自愧不敢當然子弟重賴有賢父兄予何敢薄吾邑之  
爲父兄者不有提攜培養其子弟之人而予又通邑父  
兄弟之眾父眾兄也而憚於詳切勸攜以爲通邑父  
兄倡是予實不賢何以責通邑之父兄賢又何以責通  
邑子弟之賢也哉故旣條舉其目又諄諄言之如此諒  
吾邑之父兄必有讀予之言而疊疊不肯自阻者予知  
必有光於清邑也哉是爲序

春南樓初稿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募修大成坊石埠引

代孫當塗

堪輿形家者言大抵起於秦漢以降然相其陰陽觀其  
流泉古人未嘗不辨山川而卜和會是以徽公大儒亦  
言冀州是天地間第一好風水而建安武夷考亭諸書  
院之建必擇其江山之尤勝俾足鍾靈毓秀況舉廢墜  
挽氣化固司牧及鄉之有力人之責也哉予讀姑孰志  
載前牧王鑑修復學宮記謂前此姑孰多奇才偉人出  
爲世用後以改建郡學失宜英雋路塞興工修復予時  
深歎其賢謂能作人救弊厥後連歲科目寥落怪而詢

之耆老則言自乾隆甲子歧大成坊前埠而二之民歲多疫士氣亦不振往視之蓋埠當學宮正前形家所謂吐屑也歧之殊不合因擬復舊制命工估直可四百金子固不惜以薄俸整頓利宜然眾擎之與獨舉其勢不待明者而較然況培植粉榆敬蒸聖賢彼都人士諒有同情予敢專美自矜不使諸君子分任其成耶爰立薄倡捐而命董事某某詢之合邑紳衿耆庶其各樂輸以襄公舉諸君勿徒謂予之希心前哲也鍾靈毓秀奇才偉人子實爲諸君日望之

齊南樓初刊稿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新置文廟祭器暫定祭儀移學冊引

文廟祭器祭品原有成例無許意爲更定也考本朝律例圖說先師儀注牛一羊一豕一制帛一白磁爵三盞一劍一簠一簋二籩十豆十酒尊一四配東西各少牢制帛一磁爵二劍一簠二簋二籩八豆八酒尊一十二哲東西少牢一案共籠二位一帛白磁爵各一每案簠一簋一籩豆各四兩廡東六十二位西六十一位各少牢二案各於中增香帛一案每案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爵三崇聖祠五位五案各制帛一磁爵三羊一豕一劍



一簋二籩二簋豆各八酒尊一四配東西各少牢位一帛銅爵二簋一籩一簋豆各四東西廡五位少牢二案無帛以下其器皿諸色圖式尺寸載欽定周官義疏亦無可意造惟朱文公知潭州日申省部乞行下依準用銅製於是簋籩籩豆登尊爵多用銅亦非敢自爲更造也至祭品考杏壇聖蹟所載爵之次太羹一和羹二羹之次黍稷稻粱四器鹽一器榛菱芡棗栗五器韭菹芹菹菁菹荀菹各一器醯醢一器鹿醢兔醢各一器橐魚魚醢各一器脾胾一器豚胎一器白餅黑餅各一器共二十四品四配惟去太羹太牢十哲再去和羹一而無稻粱榛菱芡菹菹荀菹醢醢菁醢魚醢脾胾胎白黑餅而加豕肉共十一器兩廡每四位爲一壇壇有黍稷形鹽菁菹芹菹棗栗鹿脯鹿醢兔醢爲十器而加豕肉四器凡羹用鉶黍稷用簋籩四配位各一筵十哲每位四籩四豆鉶一簋籩二豕肉一五位共一豕一羊兩廡每位豕肉一四位共一案四籩豆二簋籩東西廡各三壇每壇總獻爵三崇聖祠視先師唯減太羹太牢四配視十哲添豕首從祀視四配減豕肉與今律例少異蓋

明制亦非可意爲增減更定也然都門大學暨曲阜孔林製造精備藏守珍慎有司遵行虔恪其外則省府亦有整齊恪遵者降及州縣從前原未置有備物有司亦未克備文於是隨俗因循沿爲故事此在江浙大省往往如是况粵西偏僻之所上思又極荒陋之區哉予於今年春仲下院抵任春丁已過無由窺見儀文及後檢閱前州牧戴公所刻州志有置造祭器詳請入學官交冊文亟詢之學正李君訓導吳君亦未克舉其詳但稱存有破壞之錫香爐燭臺二十四件錫爵三十五枚現

在流傳大抵卽戴公當日之物蓋一百一年矣於是卽擬改造增置適因公務赴郡畱郡月餘攜錫工購高錫百二十觔合舊器所銘之半於七月七日動工而爲期已促至秋丁前一日僅成成例十分之四一筵楚楚餘俱不及造其祭品如所造之器陳之不克如儀又予力薄無能續舉因備列於籍以移之學署守之俾後之君子增美釋回焉嗟乎古人牲殺器皿不備則不敢祭今煌煌鉅典責以考成而司其事者終不克遵守予將何以逃曠廢之罪哉雖然官之遷徙靡常予又代庖暫攝

既苦力微又限於日迫故寧負減耗更暴之愆明註於  
冊庶後之君子得以鑒予之非而謀爲備物之舉則責  
予正足以慰予也否則如戴公之賢安知當日不彬彬  
備具而無籍可考終至缺壞則是簿豈特所以庇予不  
於祭典大有益乎然傳不云乎儀不及物曰不享此則  
予之當深自刻責而非此簿所能盡者矣既詳列冊因  
書其始末以爲弁首

春雨樓初刪稿卷七

澆齋 董秉純抑儒撰

論說

孟襄陽論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使以孟浩然深嫻詩律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某日引謁及期襄陽會文酒講好或曰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襄陽笑曰僕既飲矣身行樂耳邊恤其他遂畢席不赴董生曰襄陽非無意用世者也語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七

一四 明 董書 約園刊本

夫以荆州之望之重如此採訪之行誰不引領俟其採入乃獨以孤高自許一老詩人應命可謂專且篤矣而縱飲不赴何哉夫下士虛懷以崇尚禮貌為先浩然雖寒士品格如巢雲野鶴飲露清蟬朝宗不與後車同載而第云挾與偕行即沿途酬酢豈盡出於恭謹必有矜慢褻之態微露而不自覺者襄陽早已色舉迴翔是故文酒之會為有託而避不然荆州負龍門盛譽識之且未易況先揚於朝而豈偶忘之即忘之有從而提覺者仍畢席不赴其立意斷可識矣藉襄陽驕世肆志果

於傲物絕俗當日何不直辭之山南道中而且與偕來也亦奚爲哉亦奚爲哉

### 荀文若論

文若失身事操議者顯譽之未足以服其心也子觀操表或兩書始知老奸謬爲忠謹或不覺入其彀中誠以心匡漢祚思與效圖恢復耳夫以文若敏識其料袁紹輩如神而獨不疑操爲賊誠大愚然操當日必過修寅恪殫瘁之圖深入或之肺腑而難洞燭其隱者嗚呼智於料紹愚於料操操誠可畏哉然文若心雖無愧獨惜以彼其才諫行謀效胡不以此身死於固諍操卽堅拒忠言猶得速表貞白使知節義之士不忘喪元豈不蔚有光乎而何以飲藥壽春致命曖昧之間則更拙矣

### 周公居東辨

以居東二年爲卽東征者始於史記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者始於鄭箋而孔安國亦以我之弗辟爲誅殺管叔朱子註詩從史記然晚年答蔡氏手札復主辟居之說而以前說爲非故蔡傳亦讀辟爲避以愚案之史記是也鄭箋固非蔡傳尤悖理之甚鄭箋所云成王誅周公

官屬公因作鴟鴞以請荒誕無稽歐陽公辨之詳矣若  
蔡傳謂其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將自誅之請  
之未必從自誅非所以爲公嗚呼斯言也豈特不識周  
公不巳誣成王哉夫成王雖幼不可謂非賢智之君也  
觀免喪諸詩可見矣周公以聖人之德叔父之親而爲  
之攝政成王安得疑周公哉且周公之攝政必非周公  
自爲也方武王大漸時必親以屬之周公無疑也必親  
命成王之聽命周公無疑也又必與聞乎太公召公諸  
大臣宣布於百執事無疑也然則公之誅之也固無不

春雨樓初稿

卷七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請之於王固無非自誅之也王固無乎弗從王亦無由  
弗從也且公所謂無以告先王者爲憂宗社之覆以負  
武王之託乎抑爲不避嫌猜而懼武王在天之疑我乎  
夫以成王爲疑周公尙不可信以武王在天爲疑周公  
愚者無是想而周公爲之乎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  
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旨哉此言周公而非聖人  
則居東爲避嫌也周公而聖人外討叛逆內靖王室綱  
繆牖戶於風雨之飄搖以輔茲孺子王以不墜文王之  
大統而負武王之重託非周公誰與當顧去而避之哉

然則曷爲乎東山之詩曰于今三年也曰罪人之得實  
已二年收拾餘燼安徒殷頑固未暇卽歸也則風雷之  
變出郊之迎固三年矣然此意料之詞猶或未可定惟  
以周公爲避嫌則大悖理而必不可

讀金縢

金縢身代之說後儒多疑之予謂金縢有必不可通者  
而身代之疑似可以無庸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  
吉凶原有挽回造化之理况周公以悌弟爲元臣固不  
問事之濟否而忠愛迫切不能不盡瘁於萬有此自古

春雨樓初刪稿卷七

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至於今忠臣孝子莫不皆然豈特周公乎然則其不可  
通者何在也曰周公聖人也聖人至誠故能格天周公  
之告二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而乃自以爲功豈誠也  
哉爲之說者曰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而周公愛兄  
之切危國之至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二公有  
不盡焉此所以自爲功也然則曷爲不明告之而身任  
之也說者又曰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  
不於宗廟而特爲壇以自禱嗟乎此皆以私意曲爲回  
護也周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人歸之武王卽死天命不

改西京之德澤縣延百世人心安得動搖哉且二公之  
乃心王室何遽不如周公至其視冊也告以遘厲而已  
告以身代而已在天之靈豈不照鑑即推而及於四方  
之敷佑寶命之安危宗社之依歸更無可詞費矣而乃  
曰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而事鬼神一若武王之疾三  
王實爲勾致而充三王之意但欲得其子孫任役使而  
已豈不大誣三王哉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言  
爾汝之稱之爲輕賤之也今也一則曰爾之許我再則  
曰爾不許我後之儒者墨守而不敢譙訶更爲附會謂  
此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嗚呼  
公之孝非末學所能窺而孝之理則互萬世不變者也  
爾汝其親以爲孝不亦誣周公而誤後世之爲人子者  
也曰然則何以通之耶曰予故曰必不可通者也六經  
當秦火之後其磨滅變亂者多矣故王魯齋欲刪野有  
死麕諸詩以爲必非聖人所存之舊而近日方望溪侍  
郎謂明堂位及文王世子夢齡陵阼之類皆王莽劉歆  
僞造雖其說亦出於臆斷然其與盡信書而誣聖人者  
相去不已遠哉後之人必不敢刪書則若此之類闕疑



可也求其說而不得而附會之斷不可也

辨南寧府志高氏三江源流考

南寧唐之邕管也在漢爲領方廣鬱二縣地治西八十

里有合江鎮左受麗江

今太平府一帶之水

右受南盤江

盤江在州川烏

撒府流入雲南霽益州分爲南北二盤南盤繞潯江達

羅平其入粵也從泗城之西隆再出繞雲南富州然後

入百色而

即今所

至合江鎮匯爲鬱江

謂左江無今志書所謂牂牁江也

今廣西通志及南寧志皆依高輯三

江源流考稱自富州來者爲牂牁江

然其誤亦育自案

漢書地理志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

羅念菴遂謂烏撒關水卽牂牁之源析烏紅水由泗城達南

雲南樓初刊書卷七

六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海於是高氏本之而承譌至今也今詳考之貴州通志

都江一名豚水一名牂牁獨山州志曰獨山江來從邦

水司東流爲都江其發源自爛土司又曰邦水注獨山

至定旦又東至古州貴州通志及懷遠縣志皆云都水

過古州合車江溶江達老堡而入粵蓋牂牁一水其源

自在黔其自黔而入粵則自柳郡懷遠之福祿江融縣

之浪溪江直下匯柳郡諸水以至於海於鬱江無與也

至若烏撒關之水案四川烏撒府志盤江源出府西百

五十里流於敘州百九十里至雲南霽益州雲南省志

盤江既出烏撒流分爲二一由霑益之北流入安南衛者爲北盤一由霑益之南繞澂江等三府達於羅平者爲南盤是烏撒實南盤之源而非牂牁之源也而其入粵也先從泗郡之西隆所謂馱娘江者會再出繞雲南之富州然後入百色直下台江鎮而與麗江合其由黔而入之牂牁風馬牛不相及矣夫當班史時蜀滇黔粵半屬羈縻足跡難至圖籍弗具考之未詳宜也今天下一家版輿所貢無遠弗至而生斯土者旣溷源流受其成者復鮮考證不亦誣乎宜邑進士李君曜庚博聞強識人也老矣爲文以質之陳公大文而其文不佳陳公命予審定予故因其說而序次之如此

其二

西粵三江曰濼江

卽府江

曰鬱江

卽左江

曰黔江

卽右江

固已

高氏又謂鬱江又分左右黔江亦分左右其說亦固然其源流又不可無辨蓋鬱江左受麗江之水而麗江之源一出交趾高平府其流清一出交趾七源州其流濁分趨入中國合於大平府下之龍土司又會上思州之明江水同爲麗江是左之源出交北也

今高氏謂左爲交趾江源

出十萬山經上思流遷隆下思明合交趾河下太鬱江  
平府至合江鎮是誤以明江之源爲麗江之源矣鬱江  
右受南盤之水源出四川烏撒府而高氏但謂由富州  
入田州境亦已誤矣而烏撒之北盤則自霑益北流至  
破臘入泗城而水之色赤因名紅水北繞慶遠東蘭復  
南至遷江而與柳郡黔江之水合則又爲一道高氏旣  
以融江爲右中之右龍江爲右中之左龍江今慶遠河而於紅  
水一道突插於象州之下而未詳其源亦失考矣雖然  
天文地理之學皆博雅所當考究而天文有常度工其  
術者可坐臥一室而推步不爽至於山川之原委窮幽

春雨樓初稿卷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極渺萬派千條雖周歷其地猶難探討況徒憑記載豈  
盡符合故九河三江之說歷來儒者聚訟不休而桑經  
廊註之專精博浩觀者茫然莫辨其究竟至近世胡東  
樵閩百詩何義門全謝山趙誠夫諸先哲指摘疑義不  
可勝數然則高氏所考誠不能無譌而予據李君指陳  
之證佐其果確乎不易乎要當兩存之以備世之好學  
深思者考索云爾

書卦次第說

太極分而爲陰陽儀生太陽少陰陰儀生少陽太陰

太陽生乾兌少陰生離震少陽生巽坎太陰生艮坤是之謂一每生二是之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之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凡儀象卦皆平列自右而左四象成於兩畫一陽之上加一陽爲太陽一陽加一陰爲少陰一陰加一陽爲少陽一陰加一陰爲太陰八卦成於三畫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連三而名乾太陽之上生一陰則爲上缺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中虛三而名離少陰之上生一陰則爲仰孟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下缺三而名巽少陽之上生一陰則爲中滿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覆碗三而名艮太陰之上生一陰則爲六斷三而名坤予讀朱子答袁機仲書尋繹終日而不解故次第畫之不禁言之重複如此又凡畫卦皆自下而上而兩儀四象之生則加於上然實非自上而加也以其先有一畫則因而加之正自下而生也故原象篇曰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也

吾父易陽東雷村張孝廉潤之父死於孝越四十年朱  
編修竹君先生爲之銘墓碣文旣成所以發明死孝之  
故絕哀而難於題額蓋張氏之例子弟列泮宮者冠而  
字孝廉之父年二十有三不及加進賢冠而逝故不復  
有表字而孝廉之祖尙在則所謂府君張君者於例皆  
不符於是文旣上石四五年而虛其篆未有以題之也  
適予至安爲張氏訂正宗譜孝廉以問予予曰古人旣  
冠而字父之所以加其子也名終而諱則易名子之所  
以加其父也然周之諡法惟天子諸侯得上之而卿大  
夫士唯出於其君之所賜後亦有私諡則弟子之所以  
尊先生而鄉黨之月旦朋輩及後輩之推許亦用之乃  
司馬溫公獨不欲加之橫渠者蓋諡以易名非易字也  
字則後之人皆得而稱之子思之稱仲尼是也若世之  
人旣稱之曰橫渠先生矣而又欲易之宜乎溫公不之  
許也今子之尊人有名而無字當有所易之無疑而讀  
朱君之文子之尊人特以飲酒細故惟恐不順其親而  
甘以身殉絕可悲痛正與諡法敬順事上曰恭使民悲  
傷曰愍合請得以恭愍諡之於是孝廉再拜而泣曰是

吾先子所當拜賜也豈惟予小子乃爲題其墓石而復爲說以載之宗譜云

盧氏三子字說

新安盧生桂旣爲博士弟子過譜筠書屋謁予予問其字則拜謝曰桂之父若師以桂未博一衿冠而不字於是其弟植姪天助爲諸生三四年矣以桂故亦不得字張雨村曰子蓋字之蓋桂之師蔚宸及植及天助皆嘗以文字問於予也予曰桂者南方之木而予北方之學者也剛勁而克之以柔其於道也庶矣字桂曰道南美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和也植者根生之物也用之於學則殖而不落矣字植曰學修戒其落也至於天之所助者順也天生萬物莫不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人欲害之則去順而效逆是故因天之道者天之所助也字天助曰因之雨村起謝曰敬承教歸告爾師豈獨勸爾及爾弟爾姪

春雨樓初刪稿卷八

清郵 董秉純抑儒撰

狀傳

謝山先生世譜

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於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

春雨樓初刪稿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閱刊本

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勳伐起孫吳尙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全氏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尙以王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闕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翩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端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旣而孫綝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援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臨湘之入魏也諸弟子皆封爵故

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勳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今全氏舊譜指北史諸泉

泉金父子

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

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太平興國中有諱權者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母憂不出奉其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則謝山先生之始祖也上溯桂陽其世二十有七侍御生子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爲明州學錄故侍御來鄞其卒也葬於谿上之沙渚其時侍御弟興亦遷越之東浦無子以俎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贈曾祖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之子爲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徐公子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出於全方理宗之潛龍也學於余魯公天錫家因訪外氏於谿上嘗飲食焉旣而卽位推恩並錫官爵而桓谿



諸全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朝議高之  
乃選其中二人曰汝梅汝霖尙縣主而爲樹雙闕於硤  
上顏之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  
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侍御五世孫琚之後也  
曰南宅北宅皆侍御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旣於今曆年  
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六葉而谿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  
吾鄉言世家未有若此之永者也而謝山先生之世則  
自禮而下皆有名號生卒可案自政而下始得詳其行  
實禮生顯宗顯宗生得信得信生昌世昌世生昉五府

君明五府君生己一府君己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  
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世皆佚其名南十二府君生旻  
旻生乾乾生倫倫生文瑜文瑜遷於城中之湖上上距  
遷桓谿之世爲十六傳文瑜生政以篤學懿行稱人師  
起家明經司教常熟以子侍郎元立貴封檢討侍郎則  
謝山先生之六世祖也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已而  
以不肯草西內青詞外遷陪都又以忤分宜相乞身侍  
郎生和州同知少微以慈惠之政著南畿稱循吏和州  
生應山知縣天授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報最遽卒應

山伯子諱太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  
字襄孫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  
爲之後先生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他山兄  
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  
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句甬東之人遠在  
天末尙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  
爲尤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  
君議以東錢湖之童孳萬山荒僻人跡罕到欲往避地  
焉時北空府君年十六他山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北  
空曰謹受命卽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汐社力  
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歎曰謝皋羽棄其子  
行遞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  
也北空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經術詩詞教授里  
中最喜考索重修全氏家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鄞譜中  
贈公爲據宋史以正其官爵之譌謬舊譜稱始祖侍御  
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  
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  
青州爲同知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萬九

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遯初予之詩在月泉吟社中於先  
世遯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  
中之從子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參政允堅之世父宋亡  
後僑寓孤山結社以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也以先  
生貴贈如官謝山先生諱祖望字紹衣號謝山贈公之  
仲子也贈公二子長祖謙生而慧甚四歲入家塾一年  
卽能略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歎曰是聖童也一日  
戲以小刀翦紙傷其指感風而病臨危於案上大書鯉  
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

春雨樓初稿 卷八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時年六歲自侍御至先生爲世凡二十四云先生文  
集手自編次命純繕寫甫畢而先生謝世純致書武林  
杭堇浦先生求序其端且請作志狀堇浦以書來問世  
系純因述全氏世譜冠於集端昔胡助述宋氏世譜以  
冠潛溪集萬斯大做之述黃氏世譜以冠南雷集今亦  
此例也門弟子董秉純敬述

家君七旬乞詩文述

家君名宏字樂窠一字愚亭詩社稱爲鈍軒先生中憲  
公仲子少攻詩古文尤工書法小楷兼摹鍾王肇窠學

朱子行草則陳白沙畫學沈啓南中年稍變近始一意  
作渴筆絕似盛文暉前時鄉先輩周徵君容工辭翰董  
戶部次公先生評謂詩一畫二書三文四同社諸丈謂  
家君書一詩二畫三文四足與徵君相頡頏九歲隨先  
中憲宦遊歷四十年北走燕雲南極滇海西出秦晉東  
徧齊魯胸中不肯以閉眉合眼之書生自待所至訪求  
奇才異能筆墨之餘旁及馳馬試劍彎強搏擊先中憲  
令鄖陽之房陵房在萬山之中十三家遺孽安集未久  
司牧者當整飭團練家君率數十騎縱獵林莽儼然以  
兵法部署及先中憲貳東萊東人自阮亭荔裳兩詩伯  
以來風雅所自出而家君日夕安邱張氏杞園偕其後  
人卯君先生兄弟膠州高先生鳳翰掖縣毛先生貢皆  
以名宿稱忘年交又游東海廟廟故有吳道子畫壁每  
過畱連竟日於是詩畫皆變一格雍正庚戌自滇中歸  
先中憲道卒西江廉吏之畱遺重以意表風波負郭僅  
存汗萊旋遭先太恭人喪捩擋汗萊略盡尙不克葬襍  
被出門奔走又五六年兩棺歸土而髮已種種慨然曰  
吾今乃可以杜門讀書矣適謝山全太史歸自京師集

里中耆舊陳丈南皋范文緘翁錢丈荀庭李文甘谷家  
映泉世父舉真率之會投啓相邀欣然應之卽拈宋元  
甬上故蹟爲題得詩三百篇訂正舊志之譌若干謝山  
先生續選甬上耆舊詩一百六十卷同社多有攸助家  
君督率純輩鈔錄稿本日有定課復取寒家先世詩文  
別錄爲一集將附入家譜謝山先生曰尊譜有可商家  
君卽更立凡例作新譜一十八卷裒然千餘紙皆手書  
也又欲重修遠祖漢孝子廟志謂志徵爲諫議郎之可  
疑以漢有議郎而非諫官有諫議大夫而非郎也又引

舒懶堂御史平囚日之句以爲使臣亦非太尉引楊鏡  
川孝子墳前雨一犁之句以爲孝子本與母同葬質之  
謝山先生先生曰鄉讀君家譜知君乃不愧正考父若  
此論固是劉道原之亞矣顧家君壯年非無意世用者  
徒以先中憲清操刻苦歷官所至不攜家室又恆在萬  
里之外家君不敢以仕進違膝下方世宗皇帝卽位之  
初年特重保舉萊守王公力欲以家君薦章具矣固辭  
乃止今老矣竟以詩人自晦而純輩兄弟又無狀不克  
顯揚清夜自捫良足心疚今歲七月七日實惟七十初

度竊聞古人多贈言之義人子有善述之懷純不揣微  
隨敢述家君大概敬求當代名公大儒先生錫之珠玉  
用光眉壽庶不肖輩得借以爲寸草春暉之報而家君  
行誼亦藉不朽是所望於錫類之君子者也乾隆丁丑  
首夏甬江遊子董秉純謹述

春雨樓初刪稿卷九

清鄧 董秉純抑僑撰

祭文

漢慈母墓祭文

二千年之孤冢尙枕城偏六十世之瓣香猶畱宗裔俯  
潭中之老淚能無永慕於春秋仰天際之祥烏詎但生  
哀於墟墓然而廟前老樹雖嗟風雨之摧猶幸壘上豐  
碑重看螭趺之續是用偕來雲耳同澆麥飯於清明庶  
幾格此馨香永錫瓜綿以佑啓

春雨樓初刪稿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四世伯祖給事公墓祭文

給事公之後其初嗣息最繁子之行三人孫之行八人  
曾之行二十五人可云盛矣二百年以來日就衰削至  
於今現丁不過五六人且貧甚烝嘗之典幾無過而問  
者乾隆二十年閒族祖燕及翁族父興國翁聞府君大  
墓在西郊之姚家菴相與訪之則當日白楊松柏之區  
今變為荒邱曠野遂召得墓畔農人給貲令闢為水田  
每年頗獲微息興國翁掌之略具祭墓之禮至乾隆三  
十年田告成熟燕翁從而量度之得二畝八分每歲可

收租五百斤於是議附之值三世祖大祀者命純追述始末且酌爲永久之計嗚呼痛庭堅之忽諸幸若敖之弗餒此一役也庶幾培植根本之一班乎儻日後本支復振則七壘之主自當更定而今日之成規則燕興二翁之勞不可沒也旣爲定其祀典乃作大招之詞曰惟伯祖之名德兮宜保世而滋大胡天道之難言兮越七傳而枝葉寢害大廈爲墟兮寢邱之田安在若敖幾餒兮烝與嘗其誰賴猶幸遺澤之未盡兮尙餘隙地之可耕維乾隆之乙亥兮族之賢者相與荒作而經營迄夫乙酉兮遂克偕族屬而薦黍盛撫埏道而懷雨露兮不禁怵惕而呻吟尙享

先五世伯祖松泉公墓祭文

節近清明禮崇拜掃惟府君實本支之冑子胡今日忽不祀夫庭堅是用分太祖之黍盛聊以繼大宗之籩豆頒燔飲福固曩昔所親承異派同源庶神靈之來格

秉琦秉璚秉珮澄川諸弟姪同入泮祭先朝議公

文

源遠流長五世之澤惟一派本深末茂繁衍之實已盈



升蓋名德之後有達人雖極盛之下無難繼恭惟我祖  
厚德傳家大啓虹橋世宇孤忠報國早參瓜里戎行惟  
允迪於當躬宜克昌乎厥後黃封疊贈已看綬綰白鵬  
烏巷遙傳仍喜堂棲紫燕乃者嗣孫某某等芹香各採  
悉占初三連茹之征泮水乍游並看左右兩階之造雖  
長竿初進僅發軔之有基而活水所來豈溯源之無自  
是用虔集孫枝告諸家廟敬陳戲綵薦我先靈又况覺  
榜初傳之會適近妣祖大去之辰雖感時追遠不勝恍  
楊惟厲之情而列豆陳遵卻好祝祭於祔之節忻慊兼  
至敬延一百載之瓣香悲喜相承敢告五六傳之世澤  
尙享

先考八十誕辰祭文

嗚呼十年前度慶椿萱並茂於堂前今日一觴悲願復  
都歸於天上雖事生事死原無存沒之分而之死之生  
莫救智仁之失旅陳薄奠徒增大耋之嗟瞻仰遺容敢  
易終身之慕嗚呼所猶幸者自馬鬣初封僉云得吉已  
而窮途果返大兒歸自閩中短翮齊飛餽口初能添丁再告門  
戶之凋殘漸振所可惜者從燕雲聞訃旋謝選人後此

作客三年杜門西牋活耕不輟巷遇終暎積善之食報  
何遲神之格兮伏維鑒照謹告

先考九十誕辰祭文

今歲歲行在丁於先考揆降之辰爲九十度矣男等不  
孝不能俾先考臻耄齡而養之於生又各遠遊不克詣  
影堂捧一觴而祭之於沒茲秉純方遣孫懋澗歸自粵  
西行李已戒旋奉管廩之檄不獲終發僅令長隨某馳  
奉釋奠之資薦於牖下嗚呼子欲養而親不在長懷風  
木之悲昔不足而今有餘彌切瀧岡之痛又况攝行薄  
祭終迴萬里之舟車主鬯曾孫纔脫三年之襁褓祇覺  
情何能極敢云禮在於斯哀哉尙享

監南丹廠務祭寶王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寶王廟  
尊神之座前曰惟某奉上憲檄委管理南丹廠課務下  
車伊始於一切情形利弊俱未能得其詳惟聞十餘年  
來礦砂衰薄致商戶貧乏課稅短縮某聞至治之世天  
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力方今聖天子在上  
四序順成萬方樂利宜乎茲山之寶日興而未有遏抑

而遽虞其衰者豈地之有所珍護吝惜而不欲其輕出歟亦或司其事者貪淫暴虐干天之怒竭人之力其始則官恣其奢淫而商賈效其尤未有以節財之流而財易匱其後財既耗竭則官逞其暴征而商賈怨商賈肆其苛刻而工匠怨上下交相賊害以至怨讟煩興偷僞滋甚於是天愆其雨暘人斲其筋力而地寶之有若回護愛借而不肯輕於發洩也固其所已不然曷爲乎宜盛而轉至於衰有如此哉今某莅此土膺此任將與商民更始官則請謹身節用而毋貪暴於商商則勿利己損人而敢刻薄於工前此橫暴怨苦之聲悉化爲和風甘雨以庶幾天心之降鑒人心之踴躍因以復茲山之元氣致寶藏之勃興今方發軔之初先以矢之吾神神其赫然昭臨俾官與商凜然不復萌舊染之習而神因得沛施其不愛寶之嘉祥以協朝廷之至治將益豐報德之祭享不亦神人共慶也哉謹告

五月十三大廠祭關帝文

時寓於廟中

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勅謚忠義關帝之神座前曰恭惟帝德如天之無弗覆也如地之無弗載

也如日月之無弗照臨也如雷霆雨露之無弗震疊而  
霑濡也固宜四海八方之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弗  
禱祠祭祀稽顙恐後也況乎某之司茲厥廟中敬奉之  
祠某實主其祭也況乎某之來茲厥帝所陟降之地某  
實寓於庭也又況乎月之今日固帝生崧誕嶽之辰也  
惟是藐藐之儀未足備享帝之典也區區之誠未足殫  
來格之感也又何敢作非分之想祈神之降祥而降福  
也雖然將以此藐藐區區者祈福於藐躬所不敢也而  
自某履此一月以來曠不旺課不盈國帑不足有可虞  
也商人以無砂告爐戶以無火告市人以無米告耕夫  
以無雨告此四無者皆民情之大可見者也毋亦帝之  
所惶然而惻然者也儻亦監之而少有補助也是某之  
所默以自維也非某之敢妄以有請也謹告

署天河縣祭門神文

維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月十日庚寅署天河縣知縣  
董某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於神茶鬱壘之神前曰惟  
某奉上憲檄委理茲縣篆今當始蒞之時用修祀門之  
典惟爾神明尙其鑒察儻或出入是門而至淫刑酷法

之貽害吾民神應誅殛若既進退有度而幸撫字催科之不愆吾職神亦實臨謹告

### 告城隍神文

茲者某奉上憲檄委來莅茲土與神分理陰陽之職儻其風雨不時旱潦無節瘡痍滋興蟲特交作以至民不聊生盜賊竊發惟神是問若乃屯民之膏剝民之膚科斂吾民於常格之外殘害吾民於鍛鍊之中以至上千天怒下召民怨神亦惟吾是責今當莅任之始未恭吾職先謁爾神謹齋宿於神宮神其鑒觀而保佑之

春雨樓初稿 卷九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祭三寶神文

年月日署天河縣知縣董某以豕一雞一酒三罇謹奠於三寶廟之神而昭告之曰惟知縣初莅茲土吏民皆言邑有三寶之神所當祭禱及詢以顛末均未能詳然知縣不能悉神之詳猶神之未必悉知縣之詳也夫神者所以治幽知縣者所以治明自今以往儻知縣而或驕奢淫逸以暴虐吾民神宜糾察而降之殃咎若或勤儉寬恕以愛惜吾民神當昭鑒而保其祿位此聰明正直之謂神職有固然知縣所以敬神所以重賴有神也

儻神而或亂伐無罪殺無辜擅作威福以毒害吾民知縣亦必不能爲爾神恕若旣禦災捍患與知縣共此保障一方之責分夫幽明咸理之權知縣雖末秩未必能爲爾神揚之王庭錫有封典然歲時祭享新其祠宇亦知縣所應有事於神而神之可以責備於知縣者也神其歆格而昭察之謹告

求雨牒本縣城隍神

天河

爲牒祈雨澤事切敝署縣舊冬承乏於今茲新穀將升仰荷神庥疊蒙天佑地方寧靜略無寇盜水火之虞風

春雨樓初稿

卷九

八

西明樓書

約圖刊本

雨均調已有黍稷稻粱之慶乃今瓜期在即適逢兩日偶遲自初弦至旣望雖閒灑溝塍以霑深而高原及下隰已漸憂秀實之罕乾竊用焦勞深維愆咎若緣縣令之罪戾所致則現在避賢應已無從降罰儻謂天道之盈虧有數則久邀神貺還期申錫嘉祥爲此特起一念之誠齋宿而上禱不敢自謝五日之責草疏以虔陳伏望明光鑒茲微尙或上達天聽或旁檄龍神速沛甘霖依然六月以前之時若徧敷丕澤均沾四境以內之嘉禾庶幾陌上農夫咸得慶早晚禾之成熟亦令邑中官

吏其相欣新舊尹之代更是用虔祈定蒙昭格須至牒者

署上思州祭城隍神文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署南寧府上思州知州董某敢昭告於城隍尊神之前曰聰明正直神實成之社稷吏民神統冒之作福作威神宜殛之曰寬曰惠神必佑之神之所鑒敢不凜之謹告

祭土地祠

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於本署土地祠之神曰惟州官

臺雨樓初刊稿 卷九

九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爲一州之民主而土地實此地之吉神平安卽是福閭  
署之內無他望焉和氣始致祥自今以往俾子靖之謹  
告

上思州求雨牒城隍神

爲再牒祈雨事本月初七日因州屬晚禾尙望雨澤設  
壇尊神廟前於初九等日虔誠步禱未蒙感格旋逢萬  
壽聖節普天同慶暫撤雨壇茲旣踰日尙未賜有甘霖  
合再設壇祈禱爲此牒呈尊神伏念敝署州春仲抵任  
仰蒙神貺之頻頒及今茲秋令旣分仍沐恩膏於無盡

地方寧謐命盜之案絕無童叟恬熙疾癘之災悉泯五  
風十雨早禾已膏滿登物阜年豐晚稻亦經再刈凡茲  
嘉慶之頻承敢忘神功之下逮乃茲甘雨之降於白露  
以來者偶稀霑足而晚實之成於降霜之前者幾失滋  
培是豈神鑒有未周必敝署牧政多缺失以致招此愆  
尤卽前祈求之弗應亦敝署牧禱弗虔誠因而阻於昭  
假夫政之有失罪宜集於藐躬而誠之未將禮可缺夫  
申請用是再起微虔更齊眾志仍詣神宮而拜祝復偕  
巫覡以陳情伏願鑒彼蟻衷達諸天聽憫民心之無厭  
播必期收恤吏意之非他豐尤望足行雲施雨仍同七  
月旣望之普沾結實收花一如八月其穫之嘉穀則仰  
承神貺豈惟寮屬之具員普被神庥實與黔黎而共慶  
嗚呼六事之責官宜警於一身者非旦夕之可飾也三  
時不害神旣被之百穀者幸始終之有成焉是所佇切  
願卽施行須至牒者

謝雨祭城隍神文

神威顯赫祐我百靈凡茲動植資仰發生今歲之秋百  
穀用成聞有晚禾正在吐榮而乏潤澤農氓目瞪日昨



祈禱非神冥吏之誠敬下情未升茲再設壇各各致  
精虔牒方發油然雲興再越夜日雷乃發聲俄而霑灑  
漸滿郊坵至後昏黑密雨逢迎檐溜不絕達旦未停起  
視四野積水盈盈槁禾復立疏粒以貞田夫田婦嬉笑  
歡騰問誰之力僉云太清太清高高吾無能名神之聽  
之有感斯應潔茲牲醴稽首前楹賜優報薄愧不自勝  
尙享

補送金華戴公入名宦祠祭文

惟吏治最重循良之牧斯祀典特崇名宦之祠願有美

春南樓初稿 卷九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弗舉抑亦有土之羞而揚善而見遺豈非後來之罪  
茲某於今歲之仲春來權州牧得讀我戴公之遺誌盡  
悉舊章乃案傳而前輩之芳徽如見入廟而我公之名  
號無聞心竊訝焉敢不勸哉爰因祠宇之重新敬奠羣  
公以三爵特補前人闕典用伸後死微虔嗚呼合食同  
堂其羨輝光之接闡幽微顯益深景仰之私謹告

雨雹後禱城隍神文

秦安縣知縣董某爲牒祈事切卑縣地方今年蒙尊神  
准允下情自正二月閒祈求雨澤以後合縣地方雨水

均調土宜咸播冬麥春栽俱皆暢茂夏苗秋稼已盡發生方念神功之普被日深感戴之殷情乃現今麥粒正在成秋豆莢亦方結實天災忽降雷戾頻加昨初三四日既據東鄉保甲鄉約馬天倫等稟報各村莊被災情形初八日又據張文通等稟稱初七日有第七溝馬家莊等處及任吳家鄉保任克明民人王煥具報吳家寨王家窰地方雨雹等情卑縣卽經委勘旋擬親查憂忿頓生拯救乏術竊念此等天災自屬地方官政行有失故降罰以示懲卑縣除深自警懼以冀消弭外第恐區

區之誠奚能上格天鑒萬一再有懲警再降災殃在知縣固無地自容在百姓更有天莫控愁苦之深必生怨讟艱危莫恤焉用官司惟有仰懇尊神俯憐愚悃或轉達天聽或速檄災神稍申下吏之微虔永絕來朝之後患庶幾已成災者雖難補救未受殃者仍得豐收偏壤之飢黎易振四鄉之樂業無窮神惠肯施吏心亟望謹齋宿以勤求藉牒文而上告須至牒者

春雨樓初刪稿卷十

清鄭 董秉純抑儒撰

雜著

自愛齋跋

乾隆丁未夏渤海張二杏圃以降階借尉秦安題所居  
曰自愛予詢所謂曰此尉署也尉而知自愛者鮮矣厲  
題承家刺史庭訓父官姚州牧兢兢以清白自守而塵俗之  
汙我緇我紛至疊見故書以自勉予笑曰子然乎哉子  
而以此勉得毋知愛之爲貴而視自之淺乎夫鄉黨自

春雨樓初刪稿卷十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之子視彼抗塵容走俗狀用愧且厲固亦所難而賢  
者爲之則其量已淺夫吾人一身遠而天地之大微而  
民物之細切而子臣弟友之未能習而居處飲食之日  
用何一非分內之事之宜自盡者其或不盡何一非常  
愛惜而勉之一身者故有時視吾身重之若泰山重固  
自愛也有時視吾身輕之若鴻毛輕亦自愛也此道德  
家所謂君子自愛而不自貴並不類墨氏之兼愛亦絕  
非楊氏之爲我也子而承尊刺史之庭訓而僅以涅之  
不緇自勵吾故重善子而尤願子之深求之也於是杏

園再拜曰謹受教請并書吾楹何如子曰諾小鈍居士  
董某

記陳秀才事

予讀鮎埼亭集明僉事倪公懋熹墓版文有曰倪公以  
錢忠介書致王之仁至定定人洵洵言昨有陳秀才者  
上箋大將軍詆其降大將軍殺之願不識陳秀才何許  
人也近在吾友張君書架上見國初山陰章學究記陳  
秀才事其文荒謬不足采然其事則史也乃更爲記之  
陳秀才者失其名浙之定海縣人少崢嶸有烈丈夫概

春雨樓初稿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乙酉六月大兵渡江定海總兵王之仁以所部降秀才  
仗劍搏膺當軍門呼曰將軍插貂腰玉非重臣耶而擁  
兵不赴國難甘心異姓時之仁已拜新命仍統所部聞  
其言大駭亟遣人驅之秀才抗詞不去乃誘之入幕諭  
以天命秀才瞋目而詈遂死署中時署東薛氏卽尙書  
文介公第也薛氏居人聞隔牆詈聲甚喧登花廳之樹  
以望之則闖然人頭墜地矣不五日而刑部錢公起兵  
於鄞太僕謝三賓密書招之仁令襲取鄞以爲功之仁  
旣殺秀才而悔之歎曰此義士也吾愧殺之會錢公亦

遣使致書之仁乃拒三寶請於錢公願自效當時以爲  
秀才儻少隱忍當得遂其志而不肯爲性命緩須臾相  
與惜之比之睢陽之陷三日而救至之仁之改圖實秀  
才一死所激也且江干之守一年耳不死於是時則次  
年亦死均死也其後江干諸將多降獨之仁浮海徘徊  
舟中歎曰吾今日尙不死將何爲卒死之其子披緇去  
蓋亦秀才之餘烈也其所係大矣嗚呼乙酉而後吾句  
餘之頑民不識天運崛起焦原至勞大朝多方多士之  
戒而卒不肯革心以罹禍者蓋四十餘人然皆見於紀  
錄獨秀才之名泯然可哀也

書樂平志張公彥芳傳後

嗚呼士之聲施不稱於後世者豈不以鮮過人之節行  
臨利害莫克樹立也耶乃若忠臣義士寧殺身以成仁  
不苟生而舍義奮然捐首領以赴國家之難而姓氏僅  
存於狐貉之口文獻缺失於漆蠶之吏此又何也嗚呼  
古今人傳不傳蓋有數焉非修道之君子可強也其信  
然耶予至樂平今宰黃君繩先導子謁前明建文朝殉  
難忠臣張公墓已而緝閱志乘載公死難事甚略又前

後頗以意造宋君良翰謂公毅然發兵至遇游兵欲兵之佟君淮南謂甫及發兵而賊突至被擒公曰願得歸城訣老母由宋之說是我兵已發願不明所至之爲何地由佟之說是彼兵臨我願何以又須歸訣是二者果誰信乎其他題詠頗有皆無足取證嗚呼公以就養之故舊志載公以給事中就養宰樂舍承明之廬而爲抱牘之吏非孝子哉興學校清利弊片言決獄非良有司哉至於靖難之役以李景隆十萬之眾一戰而盡以盛庸練子寧之勇再戰而折以方黃景鐵諸公宿德重望逆鱗雖攬十族

齊兩樓初刑稿

卷十

四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旋赤而公以藐諸黑子之末更引螳臂以當車鼓蜉翼以撼樹此其有萬死而無一生豈待著筮而蔡卜哉是故傳檄一呼而公之不復戴其頭早自信之矣至於從容見母凜凜歸元卒感其母若妻若子若女若婢同穴共殉嗚呼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夫匹夫力舉百鈞而或屈於獄吏之捶楚此非大勇也曾子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公以孝子挺身爲忠臣義旗所指縱使雲臺仗缺水鑑虛修而徒手奮呼皆裂齒碎必有寸鐵不持萬夫辟易者惜乎志乘缺略欲問其遺事而故老盡也願自有

明三百年來此邦之人士長吏之英賢不爲不多矣而一無有及公之事者蓋明之士大夫皆以靖難爲國諱迨乎滄海再變潦水盡而寒潭可清矣而記事者或無微而不信載筆者又簡陋而無文嗚呼世無韓退之張孟兼彼南霽雲雷萬春謝翱方鳳之徒湮沒不彰者豈少也哉信乎傳不傳有數耶黃君亟請予別爲之傳惜乎予之非其人也乃略書予之惓惓於公者於傳後以俟世之博雅而又與黃君先爲大招之詞庶幾公之靈有以啓予也嗚呼

記卮仙治孛鬼事

春兩樓刊本

五

四則叢書  
約圖刊本

鬼神怪異之事聖人所不語非不語也知生之道卽知所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卽盡所以事鬼神之道聖人洞徹幽明視爲一貫故程子曰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乃所以告之也然其理甚大其義甚深雖親受業如左氏猶未之達而津津不置不但後世志怪之書搜神之記也然其實爲耳目所及又足以昭炯戒垂訓則則筆之於書道其實耳非好怪也非有違乎聖人不語之義也而後世文章之士爭奇豔異取影響之談以逞

其怪誕之作而其文淺陋則風斯下矣然或文筆有可  
觀如唐人三十家小說之類博雅猶有取焉近則庸腐  
冗雜一往荒唐作偽連篇接牘皆魑魅魍魎又淫汙褻  
狎之事無可垂戒果何爲者耶乃士大夫猶借爲談柄  
陳說於冠裳燕會之間亦足怪已然因是而得一二確  
有足據足爲教戒者君子益重之吾友古潭張天池若  
海生平雅不信鬼物予遇之龍城官舍爲言弱冠時有  
中表妹婿某生者父令江南之清河值歲凶命其長子  
放賑中飽而民多飢死一日方暝忽廳事前羣鬼悲號  
甚厲俄而大闕瓦石自空中飛墜堂上次及廚竈次及  
房及廢器皿多毀折竈下婢僕有中傷者大惶懼然以  
不祥莫敢告人也次夕復然又次夕愈甚於是天池之  
表妹潛使召天池赴之入門寂然且無人也時方大雪  
則見雪中紅燈幾許或燃或滅蓋其家懼鬼傍晚卽張  
燈檐下鬼擊墜也天池乃直至妹室叩門妹始出語家  
人聞人語亦漸出於是閤扉屏息者皆出爭敘三日闔  
閭狀破額者束胸折足者皆來證驗然自天池之過近  
一更竟晏然天池愈益不信大言曰光天化日之下何



得有鬼爾輩自恇怯耳語才畢忽窗戶闌若有人撼觸者家人爭往拒撼愈甚天池大怒叱家人啓戶戶啓天池獨出蹤跡竟無物惟窗櫺折數枚而已次夕鬼又至天池又過又寂然如是者數夕念非有以除之不可邑有田馬二生者博士弟子員也善扶鸞術天池不之信也不得已語令除之彊而可卽天池家設鸞降之俄而乩動自言白鶴童子回道入弟也書符沙上二生以硃摹之黃紙懸鬼鬪之堂鬼果投石及符丈許而止明日再降童子令護法神王天君作符懸之瓦石不及堂楹而止明日又請降童子曰此鬼有怨苦之氣不得解釋宜請吾師解之因戒天池齋戒再越日童子先降命天池曰師至亟向空迎拜天池齋宿招妹婿及婿之兄偕拜時堂上堂下肅靜無一聲息久之又久之乩忽動童子曰師去矣此段公案已白鬼不再至矣眾跪壇前者請道其詳童子曰頃師令土神勾鬼物來因具道某官賑荒其子致民飢死狀今茲皆餓孳也自江北來遇峩眉山逃野燒之狐於途懇之狐遂引以入闕今師以甘露漿飽孳而散之又勒狐仍歸之蜀故無事矣時婿之

兄之偕跪者卽令長子也股慄無人色天池猶欲詢以  
詳童子曰善惡果報如日月寒暑往來其理之常也惟  
愚俗之趨利亦如聖賢之取義有寧死而必欲得之者  
雖神仙無如之何及爲之警覺良心真切顏變汗浹愧  
不欲生吾且甚不忍而子猶欲盡之乎乩遂不復動天  
池猶問二生土神今若何神亦以乩答言縱狐鬼闕故  
受仙人神鞭三十天池肅然偕某生謝罪神亦無他示  
鬼遂絕跡天池所言如此且曰子盍爲我記之予曰子  
不信鬼者也斯言其可信予亦不喜談鬼者也子言而  
次而復之

禹廟記繆

謝山先生謁禹陵歸問純曰廟廡有粟主東曰有夏文  
臣之位西曰有夏武臣之位汝何謂也予笑曰有是哉  
是本非禮臣所頒行不學之有司爲之也且夫有夏之  
世安得有文臣武臣之目成周六官司馬始有專司是  
時則尙統於司寇以甲兵之爲大刑也卽司馬亦非武  
臣安得釐而二之也曰然則當安所配曰是廟與歷代

帝王廟其禮微有不同是廟乃陵寢所在不必定以朝  
臣故愚以爲東當配越王無餘西當配句踐非謂二王  
之德足以配禹也以有功於陵也先生曰是也後世有  
議禮者定有采於子言

通州王氏學舍條約

學者束身敦行未有不守禮教而能有成者也是故泰  
山安定之教以禮爲先齋長自維無狀何敢妄擬古人  
然師嚴而道尊禮立而分定不得不諄切與諸生訂向  
來諸生對齋長不無跛倚謔笑輕舉妄言之態齋長不

春南樓初稿卷十

九四明叢書

一約開刊本

與諸生校者以彼時齋長固以朋友待諸生今承尊父  
兄辱愛三復畱行延爲諸生師諸生可不以禮爲先乎  
禮侍於長者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  
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搔冠毋免勞毋袒暑無褻  
裳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雖諸生未遽足語此然蹲踞戶  
牖叫囂童僕媠嫚同儕亦何難改革者正衣冠謹出入  
寡言語亦何難遵守者齋長且詳列科條以示諸生其  
遵行不怠

石敦禮教

古人爲學日有就月有將日知所無月不忘所能朝而

受業晝而講貫夜而習服其爲學次第皆有定期有定  
程日之所業書之於冊或數日而一校或一月而一校  
其勤惰工拙案之皆歷歷可數是以教不煩而業易進  
向見諸生讀書作文非不勤厲然日無常定之課課無  
可稽之冊是督課雖嚴而職業無定程也職業雖煩而  
勤惰無主名也其何以申掌教之責而定諸生之課乎  
自今以始願諸生各循資力之所能及定爲常課使日  
有章程每人各置考課冊填寫所業於中每日清晨各  
執冊請齋長書日校課或背誦經書或覆解詩文月終

齊南樓初稿 卷十

十四冊叢書

約園刊本

齋長各就冊所書較其勤惰分別賞罰在諸生務祈不  
負此日月不負尊父兄之作養以力副齋長之敦勉則  
從此更上一層雖讀盡古人之書力追古人之學亦易  
易耳豈直工帖括拾科第已哉

右勵課程

尚書扑作教刑注家謂夏楚二木學校之刑也然人心  
不古東縛馳驟三家村中童子師能行之而黨庠術序  
輒以爲不便於是生徒及冠者師長卽不得以弟子之  
法繩之甚且稱字稱行儼然朋友然其風已久退之抗  
顏爲人師柳州猶非之何北山終身不受人北面況于

何人必能董之以夏楚哉然扑刑之設原以示廉恥而非鞭策之謂也誠能知恥則齋長所以簇厲諸生者正別有法齋長少時侍煙嶼張先生嘗立賞罰條例弟子遵行之齋長至今不敢忘將與諸生舉行諸生無視爲不關痛癢也齋長將於一月之終大書於榜曰某也勤給若干某也惰罰若干諸生可不懼與條例列於別紙右嚴賞罰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固其宜也然近者又兼令賦詩則韻語亦當預習夫有其習之必先有其

奉雨樓初制稿

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師之所謂事不師古以克有訓非說攸聞今諸生目不覩六朝三唐爲何物耳不聞曹劉沈宋爲何人輒欲效西家之嚮習束牆之笑何怪心日勞而藝日拙至於時文果能以六經爲根柢以子史爲波瀾何愁下筆無驅遣苟或不能則胸中無昌明博大之文數百首往來屢處於其中雖有刻苦之思何以自達諸生於時文向有所業但常厲其課程無使閒斷以期至於日多日熟至於詩亦須多讀俟讀至一二百首然後齋長命題於作文之日兼賦一律此時但勤於誦讀不必急於刻鵠也

學規

一每逢三八日作文作文之次日不講書餘日午刻諸生具衣冠請齋長開講齋長亦冠帶諸生向齋長揖齋長上座諸生各自揖入座齋長命諸生覆講則起而對質問則起講畢仍向齋長一揖然後退

一朔望日齋長衣冠南望自揖畢諸生各衣冠序立向齋長行四揖禮揖畢諸生兄弟行自行一揖禮揖畢姪輩向叔輩行一揖禮揖畢兄弟行自行一揖

齊南樓初稿卷十

士二四期嚴書

約園刊本

一每日黎明諸生畢起如遲至日出尙不起者議罰古人雞初鳴咸盥洗其得日高三丈猶眠乎又朱子謂黎明卽起灑掃庭除要使內外精潔諸生今日雖有童僕足供掃除然師長之服物起居亦應躬爲供奉至於几案書籍必使整齊筆墨硯池必使精潔此則斷非童僕所能者雖小節正足見諸生之能率教否若此等最易者尙不能從何況學業齋長亦無容濯濯矣

一諸生衣冠必端正鞋襪必整齊毋袒裼毋曳踵告假必於課程簿上書明何事其每日或入內或出外在齋

長亦無不情之阻遏但皆須告知毋得率情任意

一齋長有朋友故舊來往是卽諸生之執友宜加敬謹毋得敖惰疏忽至於諸生有朋友或親戚來齋中在師長之前亦宜推師長之敬以敬之毋得同平常戲謔至於兄弟叔姪自相友契最爲樂事宜戒澆漓消嫉妬兄盡其愛弟致其恭勉以天倫之樂期以遠大之業是非但齋長之厚望於諸生卽尊父兄之所以敦請者豈不以是哉諸生其勉之

慈谿成氏神主幅子記

春雨樓初稿卷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者親始死有重葬則有旒亦曰銘虞而作主祭則立之尸獨無所謂像有之其秦漢以降乎顧古者士庶人惟祀其祖考而後世則聽子孫自爲之雖七八世不廢苟無像則所謂僇乎如見者於何思其形容也則像固禮之因時而變之不失其正者而出乎時勢之窮則以主易像卒不得謂之背於禮慈谿成君興國家有異回之虐其王父母像藏於他所失之旁皇無措蓋其王父下世時國也纔年七歲思欲擬議以肖之繪手而不能也乃先畫主於幅而揭以充歲時孝享之供然終自以

不合乎通行之禮爲懼今年來粵訪予那地而聞予之說古也且以爲亡於禮者之禮欣然重繪其主請予爲之填其諱并乞數語以示子孫於是乎書

題篆印文昌陰騭文後

文昌者北斗之第四星也星曷爲實以人有姓有名有籍貫有文章其事皆可不論唯是今世奉文昌之文鏤板流布者皆謂吾以求福夫福田利益二氏之說也獨文昌則闢入儒者豈非惑於司命之說謂是科舉功名之自出乎夫科舉功名之自出不難于聰明正直之神則伺候於公卿奔走於形勢者何足貴也且伺候奔走之徒不敢顯然號於人而干神者且自白之又呼其人使共之而世亦恬然不怪也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比部馬君構得花乳印五十三枚刻文昌陰騭文其上子喜其篆鏤之精也爲案其次印之於右猶懼人之亦以予爲干福也故記之

題手批西廂記

予爲童子喜讀西廂記謂其筆意超爽可以開悟心靈宜李卓吾金聖歎輩極稱之而聖歎評語尤穎悟變幻



稱奇才足與寶甫埒及既冠頗有志於經史古文性健忘非三五百過不能背誦誦三五月輒又不復記以此困頓無暇及閒書雜說於是西廂記東閣且四十年矣今年有宜山杜生以制舉業來正苦其下筆鈍置輒語以西廂及金評之妙令取讀之深山中卒不可得已而過五指山得於舒侯署授之生向予問難因取而重讀則聖歎之文全無紀律用是憮然再索寶甫之書亦瑕瑜不相掩乃亟爲錄出而指明之聖歎之評佳者仍附餘俱刪去季兒懋澗進曰夫子之於是書可謂奪雷同

之口而啜獨醒之醴矣然不曰責人者重以周乎子曰不然也予蓋深嗤予童時之無識不能鑒別既隨俗附和老無暇審猶以之誤後進今幸不至終誤敢不一一拈出以志吾過而豈其責人乎且其所謂超俗所謂穎悟者予固錄之贊之不異李金諸君之於西廂記不異普天下讀西廂記之人之於聖歎矣而豈云責之周乎乃知學者讀書多讀則知識與年俱進而後生少年挾其一知半解輒欲頌揚古人然且不可況其橫厲古人肆口評隲抑又不足言矣杜生愿而沈潛得吾說而通

之可以漸進於高明懋澗睿而佻巧讀書喜索瑕瘕刺刺自矜書此以示其亦知所懼乎

後跋

右王賓甫西廂記一十六篇世人所豔說者雖然豈真全璧哉前候閑簡賴簡後候四篇深厚微妙足稱化工不測酬簡細膩熨貼考豔超脫爽利然已有微瑕吳宴瑕處漸多喜其筆意暢滿驚夢未免爲題所縛無展布然命意自佳以此了局足稱佳構矣若前半部直無是處驚豔借廂譜曲絕佳總乖大體酬韻非端莊季女閨絕閑齋豈森嚴相府體統而科白復不勝指摘然猶無如寺警上半宰相千金幾不復有羞恥豈非敗筆雖有下半慧明一段妙文不足掩其瑕也請宴遣一侍婢已極可笑矣焉有今日不成婚中閨奴婢全不知覺猶作滿心快意之語太無情理矣賴婚前半之憤憤草率直不知有事體後半恨恨之聲豈復閨女口角且此已作無忌憚之言何必再以琴心試探後篇意爲贅出矣要之作者固屬遊戲筆墨原非可一一範以繩尺予亦非好爲攻詰惟聖歎偏性固執旣自題曰才子書遂曲意

衛護誣罔必欲掩飾其非於是逞其狂誕小慧之語以眩人耳目若世人之俱可眩者噫亦可笑矣

浩氣吟跋

瞿稼軒先生浩氣吟其孫昌文曾刻之桂林今是本不知何人所錄首列性因序次列牧齋序卽見之有學集者中去伊予晚晚邁此痲痺二句而亦以性因署尾蓋惡牧齋之名諱之也嗟乎丙戌以後牧齋一敗塗地矣猶蒙面爲大忠臣作序宜人之褻而易之矣夫序之所以傳之也牧齋尙思傳稼軒乎稼軒尙待牧齋而傳乎

蘇雨樓初稿卷十

七四明叢書

約刻刊本

可怪矣稼軒死庚寅之冬計其時牧齋方與河東夫人爲題柳看花之句而稼軒於琅璫園扉中繾綣師生之誼彤之夢寐期於不負門牆牧齋讀之能無汗出更考牧齋庚寅夏五集曰畫虎英雄恐未真非笑稼軒而誰稼軒尙何爲要之稼軒愈見盛德牧齋則無一是矣

跋范菴亭藏湛園墨跡冊

往予有此老癯竹垞先生小冊筆法與此絕類冊端有竹垞隸書姜西溟墨跡五字頁尾押以竹垞審定四字印乾隆丙子挾之游京師李匯川虞部爲售之龔大令

孫枝子宛轉不忍釋誰川有江南國主揮淚別故姬之  
謔今閱是卷黯然疇曩矣

### 晚翠堂跋

予於甲午十月嘗蒙天河初至適逢枇杷放花滿樹因  
得詩曰此樹胡爲者窮冬著老花先春聊自賞遲暮不  
曾嗟松柏相知後冰霜勁節夸逢迎一太息珍重好年  
華旣而夕陽自西岸一帶山頂而下餘霞爛然與檜樹  
交映一堂之中穠綠輕紅吐翠欲滴又恰與寄羨枇杷  
之意有合也因更是堂曰晚翠而題數語以記之

春雨樓初稿卷十

十八 同明叢書

約園刊本

### 楊花賦

董子閒居無聊鬱鬱不樂蕭然坐於北窗之下有楊花  
迴舞飄泊來集予髭噓之不去似有憐於予者遂感而  
賦曰維春明之欲辭悲花事之闌殘綠陰肥而紅瘠聽  
鶉聲之夜酸雨連綿以贈愁襲重衣而尙寒漸乃朝陽  
旣暎輕風盪和鶯舌變弄楊花下柯始無力以委墮旣  
飛揚而覺多擬早霜於華屋駭先雪於玉河其爲物也  
俄上俄下倏東倏西綿綿浮浮拂拂霏霏或離而聚或  
墜而齊乍聯翩以惹蜚亦沾藉乎塵泥入深林而不見

撲簾幕而如樓若夫蕩漾無緒隨風寄蹤恍疑文君落  
魄臨邛狂飈驚吹塵遠弗屆恍疑明妃愁絕塞外紛來  
黏衣縹緲難馭正如飛燕輕裾欲去淡月微茫去來朦  
朧又如紅線游行虛空爾乃長門晝開飛觀蒼苔午夢  
初足君恩不來方離披以飲恨旋目擊而心摧撫角枕  
之無光鑑朱顏之灰頰至如孤客征邁留連時日履修  
隄以舒懷忽盈襟而繞膝歎浮蹤之若斯寄悲愁於紙  
筆亦有瓊臺舞榭之側深宮曲房之中飄颺盡態宛轉  
如逢發雛女之巧思喧競捉之兒童點平池而游魚戲

春雨樓初刪稿

卷十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啜蹴燕足而綽約翻風頻流盼兮心賞捲朱箔兮相容  
雖春去其奚惋又遑恤乎飄蓬乃知景隨心變物因人  
留茂陵秋老南浦春愁圖書空野馬身世等浮鷗宜楊  
花之子侮催窮淚於西樓

千秋金鑑賦

以監于先王成憲爲韻

惟開元之盛時有曲江之寶鑑何諄切而詳明羌後王  
之前監貢來萬壽別裁松柏之歌獻以中秋絕勝果瓜  
之泛名不殊乎頌禱義實切夫鍼砭錯陳球璧作中流  
之一壺剖判危微成倚天之長劔爾其玄宗久道極盛

爲虞承花萼輝聯之後至芙蓉香燼之餘珠玉漸充盈  
乎道路金繒至照曜夫臺輿錦繡煙橫空燎宮中大帛  
號韓車鬪漸多水畔名姝元魯山亦唱于薦之曲宋廣  
平徒陳無逸之圖至於夸燕許之手筆要不過唱和而  
喁于唯九齡乃陳善納誨則古稱先謂玉燭宜長調於  
六字必金鑑能上稽乎千年爰因岡陵之佳節特呈炯  
戒之連篇摘將盤鑑之銘不贅龍蟠鳳翥列諸斧扆之  
座別成水止冰懸旣爐錘之備至亦刮洗而皎然儻較  
冶金定足削平禍亂如方軒鑑何難區別媿妍豈非日

正中宜有憂勤之惕厲秦已極倍增賢哲之傍徨當明  
皇之中壽值唐祚之久康案諸時原無慚乎盛世進以  
古庶取法乎前王所以獨懷芹曝歷紀興亡雖頌無天  
保升恆之句而義侔大學治平之章出自霜臺不假濯  
磨塵土飛來天上眞堪朗徹明堂彼夫越裳翠豔南海  
珠明曷貴遐方之異物卽使夏后鼎呈周王鼓列無俾  
人主之冰兢孰若此鑑陳歷代之情形照而不疲作百  
王之模範動則有成臨之而肺肝如見對之而心跡喜  
清此眞千秋之至寶允爲一代之名劑也矣我皇上德

懋日新道隆時憲奉二無以敷布月朗中央大一統而  
照臨鑑空方寸神人以和而格於百獸著對時育物之  
功光天之下而至於海隅恆鑿井耕田之願固已登三  
咸五大哉王道平平豈特入聖超賢迥出古人萬萬又  
何俟進萬言之書而著千秋之論也哉

蘋婆果賦

有序

先師謝山先生官翰林時與客啖蘋婆果有說一篇疏  
別其種族以正新城秀水二家之失最爲精博今年入  
京適逢此果之大盛也因翻鮎埼亭集而讀之雜誦一

香雨樓初稿

卷十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過快啖一枚或謂是果於品最上而少故實請更爲之  
賦案佛書云如來之脣似蘋婆其語甚可味又云蘋婆  
相思也豈有取於頻復婆娑之意歟要之頻婆爲禪語  
予不讀釋氏書不能盡其妙也其詞曰

我生鈍根不識如來縱或遇之亦非所諧梵天面目隔  
絕塵埃偶從燕市信步徘徊忽逢蘋婆足寫我懷愛其  
道氣以俯一杯有客謂此如來之脣託體則貴賦心則  
醇炎天冰窖獨薦芳新是以三車目爲異珍夫其嫩綠  
之中而含嫣紅其氣清明其神沖融盎然天元淡而不

穠底須燕支下界所庸瓠犀是依有美在中以承神漿

禪花春醴

釋名曰承漿

我聞蘋婆用志相思風雨如晦莫慰

我私顧疑如來已歸淨慈所思爲誰勞此駢支豈知秋

風乍響秋水初波琳琅樹上接葉交柯此中根觸耿耿

難磨有魂頻復有夢婆娑雖在如來亦喚柰何未免有

情相與長哦百卉託喻半在闈房西施指掐太眞舌香

美人裙麗季女鷺長其在佛語亦多所方羅漢崢嶸苦

提芬芳竹以面肖柑以手將欲罄其目累幅難詳要其

乘時各足稱良未若茲果獨居上乘心苗不染鼻端無

齊雨樓初刪稿 卷十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試懸臥榻微馨寂靜引養引恬別臻清勝我有枯骨

向不著齒無事得謗眾射集矢猶然強項曉曉不止乞

靈蘋婆飽我神髓天和所歸靜觀名理輔車晏然膏肓

一洗

移羅土州給起造捲棚村民執照文

爲移知建造緣由以憑給照杜弊事案查漢堂署前捲

棚一座向派者馬石民起造因積久未成每遇新任差

催例出小費求免民旣沿爲陋規官亦虛應故事命役

架搭竹竿隨便遮蓋蘆席不及三年兩載輒至兩爛風



飄既失觀瞻重費物力敝州爲是檄調該石石目項八  
面商興工工程物料東西起風火兩牆中間建外內四  
柱樁用大小三層筒立短長六座橫以行條串枋蓋以  
椽皮瓦片創造既成一勞永逸民無瀆擾署有規模誠  
兩相裨益也隨傳各匠估定工料價前來共應雜用紋  
銀五十兩去後今據該目稟稱通諭合石知悉出銀四  
十兩以創前工求免二十年不煩再役並懇兩堂給照  
用憑後日遵行等情到州敝州查所估工料並無浮開  
從何核減且該石煙戶五六百每戶出銀八九分自可

眾擎而舉何難如數以輸但小民固宜急公長官可無  
倡率敝州已自願捐俸湊足完造至於造成之後永遠  
長存豈但十年免役公私各便自無再累吾民既畢該  
石之後圖何須求照以預免但漢堂陞轉不一而居官  
賢否難齊原有一種貪墨無恥之徒中飽民財專圖已  
利不顧公務錢入手而工作罔興聊卸己肩事纔完而  
毀敗立見他若忌人美政偏事更張甚且敗我成功希  
爲漁獵又或奸胥蠹役獻媚新官稱舊例之可循更或  
惡且老兵愚弄村民謂派幫之又至種種滋弊實宜有

先事之預防滔滔皆然何怪乎吾民之未信惟是敝州  
自給一照則弊生於任滿百姓仍難叩吾門而上愬故  
必貴州同予數詞設慮出於將來他時庶得指舊符爲  
佐證爲此除自行給牌外合移知貴州請煩將者馬石  
自今己亥歲起造捲棚後至戊午歲二十年中准該石  
免再造此棚飭石目弗濫派公費等情給予印照以杜  
後弊以竣今工連牌移送過州給發足徵同協之衷實  
爲德惠之政須至移者

禁縱女戀家示

齊雨樓初稿

卷十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嚴禁縱女戀家養惡以正風俗事照得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夫子無違婦之正道是以父母之心生男願其  
有室育女願其有家翁姑之念娶媳所以代其子之養  
老授室所以俾其子之成家理有固然情宜無異本署  
縣自初至慶郡卽聞慶屬各邑風俗不齊往往女歸壻  
家一宿卽仍依父母不安夫室其父母亦任其女背夫  
自逸不令歸壻好合或數月或經年甚或三四年不返  
者卽使清潔自矢並無穢行已失公姑之侍養重違夫  
婦之倡隨況其甚者眷戀私情別求外遇假同年之結

拜成野合之汙淫逆理亂倫傷風敗俗以致夫妻反目  
親戚構訟女既喪名敗行父亦蒙垢包羞本署縣聞之  
甚爲氣忿誓欲與吾民雪此舊染咸與維新乃今自下  
軍以來因新舊交盤祿祿未暇與爾百姓諄切曉諭乃  
爾百姓每逢放告所具呈詞於此等事十不失五本署  
縣非特爲爾百姓恥亦深自愧涼德無能爲爾百姓化  
此穢行爲此明白告誡除已往不究外示仰闔邑諸色  
人等知悉凡民間嫁娶一經過門配合便執婦道斷不  
許卽返父母家或過後歸寧亦不許久延時日儻有仍  
前縱女久戀母室不至夫家者無論有無他故許夫之  
父母呈告本署縣立卽將女之父母先行杖責然後押  
女還壻聽其公姑再以家法懲治爾百姓務宜凜遵知  
儆父母誠其女子兄弟規其姊妹毋貽醜惡以罹法紀  
如或再干本署縣決不能爲爾等貸也凜之慎之

飭禁剷除毒草男女唱歌告示

爲特飭剷除毒草以重民命嚴禁男女唱歌以杜私奔  
事照得人命至重豈許毒戕婚姻以正難容苟合本署  
縣訪得天邑女子貞良及父母閨門嚴正者固不乏人

尚有一種失教之女往往年至十四五無論有夫無夫已嫁未嫁每以歌唱蠻詞爲由男女雜聚隨歌隨和至於情意相投假拜同年遂成野合迨乎出嫁新郎轉復眷戀舊好纔入壻門便返母舍念舊難忘棄夫不顧及至夫家理論翁姑逼促勢無可留清尤不捨則寧自戕其生採草服毒以殉此等惡習本署縣聞之實爲切齒然原其由來總因父母教訓無素約束不嚴以致相習成風若苟預禁於平日早嫻之聞中何至輒成敗類釀此澆風夫禮義廉恥盡人同具禮義或未能明廉恥宜

春雨樓初稿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不有今身爲人父而聽其女爲淫女爲人母而令人指告其閨幃之不謹苟有人心當無弗面赤汗下乃寧包羞於事後不思防過於未萌猶復任其假毒草以自戕性命甚且挾人命以仇脅夫家此其心直不復有人心而法網亦必無可宥矣但官此土者或亦未經詳加禁諭致愚民習焉不察其咎尙未可盡歸之爾民也本署縣合行出示通諭爲此示仰闔邑人等知悉凡鄉里中有產生毒草之處務必細爲搜刮斬絕根苗不使復萌儻自後仍有服草身死之案卽係該處剗削不盡該

地保頭人從重治罪至育女之家其父母嚴加教訓厚  
爲保護斷不許學唱詠詞親狎童冠一或有犯必懲不  
恕至從前已染此習者務令改過自新既經配嫁安心  
好合無許頻至母家絕其舊日之邪思諭以終身之大  
義儻有執迷不悟以至服草隕命者除自死不論外本  
署縣且將伊父母嚴加究治以爲治家不嚴之戒爾等  
務宜凜做勿視爲尋常告諭也特示

### 召生童肄業義學示

爲召報肄業事照得王化最重乎作人造士莫先於興  
學願庠序之設久已建官立學而文教之盛猶重賴有  
書院者蓋官司未免拘於職守考課亦第循爲成例不  
若鄉黨之閒賢士大夫自爲講習討論其造就人才尤  
切要也故自有宋以來如白鹿洞石鼓嶽麓所謂前後  
四大書院者其功倍深於官設之學校而儒林氣節功  
名文學之士半出於其中元明書院日盛本朝學宮官  
長之外省會郡城大抵皆立書院延山長天邑僻處山  
隘學校僅立訓導一人而書院竟缺然本署縣下車之  
始卽畱意於是所苦經費無出今勉捐薄俸敬卽延官

設之長爲書院之師擬於仲春就明倫堂開學合行諭  
召諸生來學爲此示仰闔屬生監儒童知悉凡有願肄  
業者赴本署縣報名先爲考校但文理稍明卽當取錄  
送學聽掌教授本署縣當於理政之餘月行一課略  
爲獎賞以示鼓勵各宜踴躍是所望切

### 開學告示

爲曉諭事照得天邑向無書院義學今本署縣勉捐薄  
俸恭延本學劉老先生掌教擇月之九日就明倫堂開  
學爲此示諭合邑生監儒童知悉先期一日詣本署縣

齊南樓初稿

卷十

三十四明報書

約圖刊本

報名臨期齊集堂前聽本署縣率領拜從受業是日也  
爲上丁釋菜之期遵古人鼓篋之義務期爭先入學擔  
囊負笈而來從努力攻文釋屬離疏而上達霄鐙雨笠  
爾諸生定知不負婆心麥飯蔥湯本署縣尙欲薄酬苦  
志特示

### 勸州民種豆麥示

爲勸種二麥豆菜以裕民食事竊照那地地方山多田  
少田禾所入有限故民間終歲惟食稀粥以致膚黃體  
瘠力作不勝遇有差徭任重行遠艱苦倍常殊堪憐憫

本州下車以來卽再三爲爾百姓思維以爲土地不能加闢而物產可以增多卽如江南浙江等處其田土之廣闊肥饒固十倍於粵西然其民居之茂密生齒之繁多亦十倍過之苟但資禾稼所入則民食亦未必能裕而江浙之閒多擁倉箱而食豐厚者蓋禾稼之外春有豆有菜夏有麥海濱有木棉山場有薯芋有麻有茶有桑皆得以資日用而供饗飧故其民皆豐衣足食坐享饒裕而無窮餓貧乏之虞今查那地自秋禾之外一無所有何怪收成之儉薄而食用之不給也哉然茶桑之

樹或風土不宜未必能遽收薯芋之種與禾稼同時非可以兼植若大麥小麥蠶豆油菜四者皆於九十月下種三四月收成與秋禾毫無干礙若值秋收之後卽廣種豆麥則四五月之閒別有可以得食而移此數月之糧資給冬春卽無庸薄糝粥若油菜以子取油現亦頗見但未能廣種種亦無法結子不多爲利有限若廣種而勤於灌溉使土力深厚結實繁密則見方十丈之地可以收油數十斤其利亦足供八口一月之食若蠶豆廣行於江浙閒前撫軍海寧陳大人莅粵曾攜其種

勸民栽插今省城大食其利謂之陳公豆此明效大驗也爾百姓盍做而行之合行詳細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閩屬農民及各頭目人等知悉現今收禾之後卽多種二麥及豆菜農民務必極力奉行頭目各宜隨方督率儻能如諭栽種俟明歲仲春本州當單騎親詣各哨石踏勘其有整段整片廣種者農民賞給花紅酒餅頭目註冊記功錄用如或一村全不種植或雖種而潦草塞責定將頭目及該處保甲頭人等懲責如或現在缺少豆麥籽種許該目等卽預行稟知本州當遣人於府城

省上採買許該目借領分給於明歲收成交還此係本州爲爾百姓日用飢餒起見爾等宜各踴躍爭先播種則數年之後地不增闢而民無菜色豈但官斯土者之至願不亦爾百姓之大願也哉爾等其勉之特示

勸加工本示

爲勸加工本以美土疆而培地力事昨本州出示勸令百姓廣種豆麥以裕食用旋據書役等言田土氣力有限若先種豆麥恐種禾之時土力已盡不能興發斯言也似有理而實非也夫使一歲之中地力只可一用則



江浙等處豈肯貪豆麥之利而反失禾稼之穫且江浙種禾必兼種早晚二禾早禾收於秋初卽先種晚禾於其中至冬初又得收割其所以不懼地力之盡者全賴工本工本最肥者莫如人糞其次則馬牛犬豕之糞羊糞入柴灰中尤有力其次則燒草爲灰其次則漬草爲汁其外或翦牛皮爲末或燒牛骨爲粉散入土中最爲肥美其近江海者霉爛之魚蝦近湖蕩者漂淨之萍藻有餘糧者撒細碎之雜豆勤人力者撈河底之胡泥要皆隨所宜而用之卽可以培瘠壤而成沃土故屢種屢

收而不墮也今爾那於種植之時並未見有肥土之物故一收之後卽不復有餘力無怪憂其難發也若能於種豆種麥之時卽勤加工本則豆麥旣易發生茂盛而收穫麥粒豆莢之後卽以其稈草或燒或爛填入土中地力必培有加且牛馬之糞其力遜於人糞爾等旣知收拾置之田內何獨人糞反棄而不用本州於省城見買糞者每一桶需錢百文於梧州見鄉人入城挑糞皆以瓜菜相易而去可知其有利於種植有力於土田在彼處已習有成效何爾等瘠土偏棄此肥物而徒憂地

力之難繼也至於草根草葉何地不有以根燒灰以葉腐汁何人不能爲此再諭爾等知悉有願遵前示種植者務必多收各色工本使地土肥饒生發暢茂則收穫豐多食用寬裕闔州均爲富足之家百姓永無瘠羸之狀豈不上下交歡人物康阜也哉本州其拭目以待特再示

### 禁放畜牧示

爲嚴禁縱放牛馬畜牧以杜踐傷種植事照得牛馬羊豕民間畜牧原宜隨時收管以杜作踐田園種植向因那地無栽插春花夏麥之例致民間於秋收之後卽縱放諸畜任其游行田野無忌今本州新勸爾等百姓種植二麥豆菜儻仍前縱放諸畜則秧苗必至傷害春夏安望收成台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闔屬居民保甲及大小頭目掌兵先鋒人等知悉自後各哨各石村中有能遵諭種植豆菜二麥者台村之人卽不許縱放牛馬等畜儻敢故違致妨種植許本人投鳴頭目罰令縱放之家賠償如或不遵該目卽帶赴本州衙門懲責至種植之家亦宜時爲防範不得藉端滋事總之爾百姓苟

能各各遵諭廣種則人各護其所種卽家各自收其所收與夏秋種植禾苗之時無異豈不各無踐踏傷害之事豈不大慰本州愨愨期望之心爾等其各勉毋怠特又示

判那地州招僑童應考示

爲招徠應試僑童以振興文教事照得作養斯文乃政教之首務隆重士子斯觀感有新機那屬僻處山陬有志讀書上進者本來寥落而土司舊例惟准官族及頭目之子弟赴考其餘百姓概不收送以致應試更加稀

審兩樓初刪稿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夫以堂堂數百里之州而秀才不滿十人童生現考者僅止三人豈惟爾本地士民之差官斯土者寧不深恥作養士子之無道而大懼負朝廷樂育人材之至意哉本州下車以來卽思力爲振作凡紳士來謁者必親爲延接委婉勸以讀書稽古之方爾各峭石生童應亦所聞見乃數月於今問字者殊寥寥而府試在卽投考者仍落落再三延訪始知以例有所限之故夫世祿之家必多佳子弟白屋之內豈乏新公卿況今聖天子文教覃敷薄海內外無弗喁喁向化至如山陝之樂戶江

浙之墮民久經禁錮者猶且許令自新收之庠序何獨  
爾那良善偏阻以登進之階隨卽面商之爾等州主予  
以寬典准令一體收考庶幾振興文教之一端也合行  
出示通諭爲此示仰爾等四哨各石士民知悉凡有願  
赴州考者無論官族目族以及土著百姓悉赴爾等州  
主衙署報名擇期考錄除實在文理不通虛應浮名之  
童仍不准收錄外其餘略諳理法粗曉文字者卽當錄  
案造冊申府應考此係今歲新行之曠典自後亦照例  
遵行爾等各宜踴躍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務必速爲報

春兩樓初稿 卷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勇於赴試以無虛本州勤勤屬望之苦心至赴考之  
童既有志於斯文之列卽宜稍異乎編戶之氓除伊父  
兄弟姪仍照常當差值役外本身准免一切雜差以示  
優獎若其始勤終惰進銳退速或但赴州考而不與府  
院兩試或一發不中卽不肯再三勇往則三年之外仍  
令充當差務以爲有初鮮終之戒爾等其勉之

勸開關口水道告示

爲水道宜通荒田可墾招募出貨興工以益公私事照  
得那地州治東南一帶山溪之水總匯於關口大山下

由石穴出注洪水河向因穴口洩水有限易至積潦於  
關口山界開鑿石街一道較石穴所注爲便意至美矣  
無如所鑿不深不闊所洩仍有限四五月雨驟水漲不  
能速下不但關口之田變爲巨浸卽州治東南各處之  
田無弗淹沒四五十年以來關口千有餘畝之膏腴遂  
成荒林茂草之區而州治東南各處亦復十年三四被  
災此誠爾那一要害之處所不可不亟爲疏通開鑿以  
救爾等數千百畝之禾稼以濟數千戶口之困窮者也  
本州莅任以來卽知其利病昨又親爲踏勘因商之爾  
等州主意見相同卽公同酌定章程合開列出示曉諭  
召募爲此示仰闔州各色人等知悉有願遵示應募者  
卽具呈漢土兩堂報名按期繳銀興工此係本州與爾  
等州主爲爾等田禾被淹起見甚切爾等之身家衣食  
各宜踴躍爭先從事毋怠毋忽特示

計開

一水道宜深闊也查舊開石街本屬淺狹水初漲時格  
不能出及旣盈溢出又無幾故多淹積今宜開闊一丈  
五尺深三丈又石街之外與老溪相接處皆成高地更

宜掘開五丈深三丈使與老溪之底略相等旱時不至於太洩雨時老溪漲半卽與新溪接連隨漲隨洩自不至於積滿又老溪迂曲流不迅速溪東近大山一帶仍不免淹沒當於新溪一直對上之平坡再開一道直接大石穴處則溪東亦永免淹浸而州治各處之水更無難消矣

一工費宜充足也約計此工除土夫外其石匠工價管工人食用及搭蓋公所丈量田畝開山祭土諸費非千餘金不可今議以現在關口被淹荒廢之田抵作今此

公用之費令爾等百姓現出銀一兩卽給田一畝明春開成水道明秋卽可墾田後歲卽可成熟旣便爾等謀利之計又得成此大工以免各處水淹之災爾等可勿踴躍也哉

查所廢之田原爲土官家丁之糧田其  
所納糧卽入土官俸薪故可隨宜辦理

一柱首宜分立也現在准爾等出銀一兩受田一畝必樂於從事矣但人眾則納銀分田必難齊一宜立十柱以統率之計此處荒田不下千二百畝將來擬作十二股分以二股歸爾州主以十股歸十柱每柱立一柱首出銀一百兩受田一百畝銀徵於柱首田亦受於柱首

聽柱首自行糾合繳銀自行照人受田則官不煩而事可濟矣

一費銀宜先納也此示旣出爾等願充柱首者各具呈兩堂報名批准之後限以明歲正月望前各先繳銀五十兩封固存於公所以便僱募石匠匠約二十人以上俟其旣至議定工價興工之日再各繳完五十兩此工一動務在多人速辦萬一爾等力不能繼致撓大工豈不可惜故預爲酌定如旣認而費不繼必當追比決不少貸爾等其慎之

一掘土築隄宜分任於各處受災之田戶也石谿必開於石匠而去谿口壅積之土及掘對過直出之溪與加舊溪溪岸之土石則責令州治東南受淹諸處田戶先查清各處田畝若干造冊註明佃戶田數大抵秧本一斗助工三日動工之日分班派定自備口糧鋤畚助工管事依冊點明填注

一應辦事宜宜酌定也經費旣立柱首十人則管事亦卽責之此十人矣宜立四人分班督理石匠四人分班督理土工二人分班管理日用錢物本州更時常單騎

來廠查閱如有懶惰不到及舞弊侵蝕者定卽重處更宜先搭草廠爲公所以便管事及巡查者停留歇宿管事每日約用三四人給與飯食其動工先令幫工人伐木堆積石街之內放火燒鍛使石工易於爲力石工既動土夫卽開掘前面積土挑往沿溪填作溪岸岸有受水衝擊處卽以開出亂石砌築亦用土夫之力樹木旣伐卽議丈量遵照大清律載丈尺每一百畝立一至界量完千二百畝卽編列號數集眾公同拈鬮拈得某處卽以某處出授之各聽天命毫無假借田旣分定聽憑開墾酌於三年成熟後每畝納銀八分於羅主納米二升於漢堂仍以柱首爲戶頭有分受者親列其名於戶頭之下每年的於十月完納立戶糧冊給收納票務使井井有條也

一善後事宜宜預謀也此道旣開此田旣墾卽將公所改造土地神祠豎立石碑刊刻始終情節及柱首姓名田畝四至以免侵欺冒佔至此處議墾之田聞爾等百姓先有願墾報明羅主給有執照者旣並未墾成應於今另行呈請充當柱首或自向柱首幫銀公辦事成一



體均分其從前所給之照卽行繳銷或畱存失檢他日作故紙不論毋得妄執藉口

以上諸條皆本州與爾等州主面商公定爾等卽速凜遵夫趨事急公原屬良百姓分所應有況此舉本爲爾等田土興利除害益宜鼓舞奮興本州其拭目以望再示

諭八打村頭人

諭嘉延哨歸零石八打上下村頭人知照得本州奉藩臬二憲委查邊境各村落有無藏匿奸匪等弊因地方

審刑樓初刑稿卷十

三十四別叢書  
約園刊本

遼闊未能處處親往是以諭委各哨目哨總等逐村分查庶幾哨目責成哨總責成掌兵掌兵可親至各村查明每村居民若干戶開列清單交哨總總交於目目則呈之本州遞具遵諭查明結狀並通哨共民戶若干數目則本州身所未歷之境自可灼然周知實與古人保甲之法及現在門牌之設理無少異本州自以爲此法必行則於民不擾而民戶之散處旣可數計奸匪之行蹤必無畱匿實緝匪安民之善術也無如爾嘉延一哨哨目某久經逃匿及本州臨哨哨總掌兵又並無

一人見而是以面諭爾頭人某某查明本村姑卽令爾等具結而昨日本州自思廉回至爾等村莊面問爾等又以各石俱未查明具結未便先具推託如此刁玩實爲可惡本宜卽時重責然本州於刑罰從不肯驟加且哨目哨總仍無一人見面自不應遽責頭人且恐目總等藉挨查之令爲箕斂之謀派累需索需索不遂任意遲延均未可定今本州以歲暮暫行歸署而爾嘉延一哨旣無哨目哨總見面應竟諭委爾等頭人其那何那暮等石已札委某人查辦八打上下村卽委爾等但本

州昨據思廉所呈村戶清數不滿二百因思思廉最稱遼闊何以居民僅有此數再三詰問始據目總供出煙竈原有五六百家因向來納糧老戶名只有此數故照舊開列此則甚爲可笑本州所查專欲清出戶口與納糧何涉乃借此搪塞則隱漏且不止一倍可惡已極當卽將原結擲還令其另爲開列今委爾等清查本村無論官族棒戶有糧無糧但見煙竈卽行開列毋得有意朦昧更毋許稍有需索滋擾查完一村卽將一村煙戶登記通石查畢爾三人同具一結註明各村煙竈若干

戶赴本州署中投遞如本署房差稍有需索准爾等即時喊稟此係奉憲委辦本州不敢不逐細清查以負委任之至意卽爾等斷不許蒙混搪塞以負本州諭委之苦心也慎之勉之

### 觀風告示

爲借觀人文以採驗風化事照得官司到任例許招集士子鐮戶校藝以羅一方之俊秀觀多士之文風蓋古人治化之行莫大於整飭風俗而風俗之盛衰類見之文人之習尙今之制藝雖大異古之風詩然其爲心聲則一耳然則觀風一節於吏治似屬浮文實良有司之切務古人所亟重宜爲下車新政必及也唯是沿之旣久習爲故套庸俗未必知文而狡黠者借博虛名撫拾山川掌故撰爲陳腐之四六以誇新矜博卽盛設供饌大給賞賚不過要結俗子豈嘗有風俗人文在其意中乎於是下之所以應之者率虛浮子弟昵暱後生勸說雷同之伎倆高雅之士多不屑就甚可歎也本縣初莅此卽有意斯舉而倥偬礮碌旣閱一季尙不暇及願延覽山川翻閱前輩胡可泉先生述作知此實文獻之邦

關隴靈淑所融積卽以近日言之陝甘分省以來文運  
初開登瀛洲者未克多見而秦安首與其選今歲仲冬  
學使者歲科之試童子背誦九經十三經者一門得三  
人而生員之領批前此亦以十三經獲雋東榮西序絃  
誦絡繹非所謂鄒魯之鄉與惜以予之荒落不足與乎  
衡文之柄也夫作文必根柢經傳而應世特尊重科目  
本縣困頓棘闈蓋十度其非入彀之文明矣雖然念自  
束髮授經弱冠操觚其始沈吟制藝繼而推擴於古文  
詞自國初以上溯明代由唐宋以力求兩漢復自詞章

而反之六經深悟文章一道惟以理爲主得其理而平  
奇濃淡無所不可無論乎啓正成弘無論乎歐蘇韓柳  
無論乎孟堅司馬又何有於區區科舉之文乎夫理具  
於心千萬人之心總得以吾之心衡之則千萬人之心  
之文亦總得以吾心之理斷之故雖如予之譚劣或足  
以備採風之微末而何敢遜也爰卜新正之某日集多  
士於本衙試之帖括繼以聲詩借觀一邑之人文考驗  
此邦之風化合先出示徧告爲此示仰闔邑貢監生童  
人等知悉至期務各素視拈毫而集本縣當薄具蔥湯

麥飯以需特示

書院啓館告示

爲諭召肄業書院事照得本縣下車之始卽知縣治本  
有書院因脩脯膏火之費無出竟至虛置遂查訪舊案  
有公項可撥入院中者及審理詞訟諄切勸開官荒已  
略有就緒嗣聞從前山左牛真谷先生莅此開設書院  
招生童肄業自後文風丕振科甲頻登心益羨慕願自  
到任後曾未親與考試無由灼知膠庠俊秀特出示借  
觀人文今閱卷已畢雖未盡閱中肆外之作然天資學

春兩樓初刪稿

卷十

墨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力已綽有可觀儻乘今歲鄉試之前集羣材於書院切  
磋磨厲何患不高飛疊中追蹤前日然自維謏劣未必  
足當諸英彥之求爰分微俸敬邀邑之賢者胡季常先  
生署爲山長擇來月初三開學合曉諭邑中同志諸君  
知悉自諭之後可赴禮房列名注冊至期本縣親率入  
院恭謁肄業是日也適逢上丁釋菜諸君其各鼓篋擔  
囊爭先齊集自後逢朔望本縣親爲諸君披閱佳卷出  
榜獎勵餘日聽山長評定諸君勉旃毋自阻怠特示

春兩樓初刪稿卷十

後序

道光紀年壬午文得從董三海之盡讀小鈍先生春雨樓文集回憶前壬午春末從吾父浮梁官舍送先生歸武林就試忽忽週甲文自年十四從先生受業開其愚蒙得稍知讀書法則迄今六十餘年讀先生之書而卒莫窺其涯涘深可媿歎獨念先生既不得志場屋宦西粵西秦亦不得盡其用其學問人品政績見於文集者班班可考而獨其生平所殷勤願望且竭其力以圖之卒未及身見其成乃今又二三十年而竟克有成以慰

春雨樓初稿

後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之志者其事有三先生紹雙韭山房之學鮎埼亭內外集手鈔互校積數十年之力舟車南北馳驅困頓之中未嘗不奉以自隨嘗欲壽之梨棗而將伯徒呼集資無術今越中好事家先後盡刻其內外集風馳霆走徧宇內家有其書而外集所校悉遵董本卽先生所定也可爲先生快心者此其一乾隆中葉頌前明殉節諸臣錄吾鄉自錢忠介張忠烈及六狂生五君子之徒皆贈諡許立祠先生從粵西聞之大喜亟貽書鄉友勸以十鑑建祠而未有應者今予歸自江南率同志羅欽哉

諸人以二千金建廟學宮右盡附同難諸公及滄桑遺  
老又闢其右爲謝山祠此亦可爲先生告者寧郡城東  
有三喉以洩水於江湮沒者幾五六百年先生營大聲  
疾呼爲書以告當事卒無任其事者其後雖開氣喉食  
喉而水喉故道未定水終不得通予鈔得寶慶志全圖  
始知水喉所在卽先生所稱東渡門城下者會觀察陳  
公邑侯孔公方極意興修水利於是數百年未集之功  
一旦盡復而城中之濁穢胥洩於江此又非先生先導  
之力不爲功也竊謂忠義之流傳文章之光氣雖開晦  
於一時必且勃發於後卽地氣之鬱而不發亦必有時  
而通先生雖不得志於時然其文章衍雙韭之薪傳如  
李習之皇甫持正之於昌黎其必有獨任其責以傳之  
無窮獨惜文以荒蕪餘年不能如先生之於雙韭爲可  
媿也爰復之海之以志媿受業黃定文序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